民國叢書

第三編

·63·

歷史·地理類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顧實編

春秋史　童書業著

春秋時代之世族　孫曜編

辯士與遊俠　陶希聖編

上海書店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顧 實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92113)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顧實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周蘧侯)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

自序

民國初元壬子，余在本省某師範學校，教授本國史，慨上古史之多闕，而注意於山海經穆天子傳二書，多所考證。癸丑之役，余走日本，甲寅乙卯暑假之暇，著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一書，原稿曾呈　先總理孫公披覽筆削，允爲題序行世，以發揚吾民族之光榮。時余猶以書未完成，不果請，迄今追思而不可復得也。丙辰，亡友許指嚴（英）先生得余稿，爲刻於北平之宣南譯社。辛酉，張慰西（相文）先生再刻於輿地學會之地學雜誌第十二年第六七合期，第八期，及第九期中。癸亥，余三刻於國立東南大學之國學叢刊第一卷第四期中。十七年，戊辰，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二載，余爲滬上某大學講授本國文化史，又增搜材料，改纂講疏，更名曰穆天子傳西征講疏。此余書命名之變遷也。

王充論衡謝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古今來能免於陸沉盲瞽之誚者，有幾人哉！余幼慕先宗人景范（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故究

心於古今地理沿革。其後習東西洋史，又探究西北地理，故余著今地考時，頗多切實之發見。玆更爲講疏，盡取穆天子傳前四卷字櫛句比而求之，爬梳剔刮，無微不至。夫然後盡量發見其內容果何如者？則卽發見上古我民族在人文上之尊嚴，與在地理上之廣遠，均極乎隆古人類國家之所未有，可不謂曰我民族無上光榮之歷史哉！

其他一切姑措勿論，卽周穆王西征，名爲遊行，而其實何如者？當西紀元前九百八十九年，穆王不徑自西周，直往西方，而必由宗周洛邑，踰黃河而北出雁門關，入河宗之邦。得河伯爲先導，相與偕行。乃遂踰昆侖而至西王母之邦，無非沿途撫輯華戎，所至賞賜無算。其徵供食於諸部落，殆無一不受周禮之支配。終乃取鳥羽於西北大曠原而還。西北大曠原者，位於中國西北，而卽今之歐洲大平原也。是中國文化之西流也。獵鳥而不獵人也。後六百餘年而有希臘（Hellas）亞歷山大（Alexandros）之東征，然亞歷山大破滅波斯（Persia）印度（India）巴比倫（Babylonia）埃及（Egypt）諸邦，是西方文化之東漸也，原始卽已獵人而不獵鳥也。然則東西文化最初之出發點，早已歧異不同如此。假定東方爲獵鳥主義，和平主義，而亦人道主義也。

西方為獵人主義，戰爭主義，而亦人權主義也。故今世學者之言曰：『東方倫理先仁而後義，西方倫理先義而後仁。』然而今世界大勢，東西文化之混合，不可掩之事實也。

繼今以往，吾中華民族將永抱其和平無爭主義，如老子所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乎？然無論如何，萬不可喪失者，卽我民族本來有至偉大活動之能力也。穆天子所見之西王母，卽穆天子之女，建邦於西方者，在今波斯之第希蘭（Teheran）附近。故穆天子也，西王母也，皆我民族上古男女有至偉大活動之能力者也。此能力之精神，千古萬古，不可磨滅。故穆天子傳一書，埋於汲冢而出於晉，晉後莫之識，及余而為之疏通證明，要所謂天幸者，豈非吾民族之精神，歷劫不磨，而終將復興之明徵哉？疇昔專制之世，一人為皇帝。今也國體鼎新，主權在民，則四百兆同胞皆皇帝也。其男者，人盡穆天子也。其女者，人盡西王母也。誠使四百兆男女同胞，人手一編穆天子傳，以激發其志氣，庶幾今後吾民族將恢張其本來活動之能力，以與世界共進於無窮之景運。豈不懿歟！邦人君子，倘亦有感於余之斯言。

中華民國二十年辛未孟夏武進顧實自序於新都南京之穆天寄廬

例言

一　自晉出汲冢，校理傳世以來之穆天子傳六卷，其前四卷記周穆王在距今約三千年前，卽西紀前九八九——九八八年，西征往還亞歐兩洲，實爲世界最古而空前絕後之大遊行日記。凡中國史之上古史，及世界史之上古史，皆爲最重要有價値之原料。尤爲吾東方民族中華民族復興之殷鑑。昔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而成春秋，此穆傳更在百二十國寶書之上。余書全爲疏通證明其偉大價値而作。

二　余最初著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一書，凡經三刻，玆俱作廢。重加編纂，凡分兩大部分。第一，高深之部，爲研究院之參考書，及專門大學之教本而作，總名曰穆天子傳西征講疏是也。第二，普通之部，爲中等學校以上之本國古史教本而作，名曰中英對照穆天子傳西征全解，因穆傳有上古亞歐兩洲國際之關係，故並用中英文字，爲適合於國際化之歷史，亦所以發揚吾民族無上之光榮也。

三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之內容，斟酌古今中外史志圖籍而纂成，覃研廿載，六通四

闕。因爲發表文字上之便利，不得不更分爲若干專件。

四　讀穆傳十論乃洞悉三古遺制，綜合當今羣言，融會貫通，而爲此透達一切之談。庶幾讀余講疏者，見繁重奧博之考據，容有難色，得此爲導言，將無不人手一編而津津有味矣。或慮爲大言炎炎，未免小儒咋舌。然而余書固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又未嘗不字字著實，語語謹嚴。世尙科學，必多識者。

五　穆傳西征年歷乃從古歷中推證而出，不同杜征南之春秋長歷，原不從古歷而出之所爲。明於六歷三統之歷元，以考古之年月日，誠所謂巧歷，至可驚人者也。雖孫仲容詒讓劉申叔師培諸公之不作，當今非無能者，欲辨穆傳之眞僞，尤可於此年歷而證其必不僞矣。

六　穆傳西征地圖既成，則可爲讀者之臥遊圖矣。古人左圖右史，史原有圖，正可補古圖之闕。然而非有歐化來耀，方今地圖地誌之精密，則山經穆傳悉等廢紙。吾安得不痛吾民族千年來文化之墮落，幾於萬劫不復哉？凡辨古書之眞僞，一年歷，二地理。天地古今，道途方向，無一可以虛造者。故此地圖，亦可證穆傳之必眞而不僞

矣。

七　新校定本穆天子傳者，匯合明清衆刻本抄本，及衆家校勘而成，乃與一切世行本不同者也。先揭此定本，以見余講疏所據者，可以一覽而瞭。穆傳前四卷，千古大文，自今科學之立場而觀之，六藝百家之書不如也。惜乎唐宋傳本早佚，今存最古者，不過明世刻本，抄本，未爲善本也。清世洪頤煊翟云升兩家校本最善，余更得洪翟二家未見之刊本抄本，及衆家校勘，而總集其大成，所據之出處，悉詳講疏之校語中。

八　穆天子傳目錄者，據唐司馬貞宋高續古所見，與明清傳抄適合也。世有疑荀序爲僞託者，自經余之疏通證明，則何僞之可疑焉。荀勖和嶠等爲此目錄，確與劉向校錄羣書，同一工作，識者寶之。

九　余書講疏，成之匪易，無不語語有來歷。但總分兩部，第一爲校語，第二爲案語。

十　校語之中，有兩種根據。第一種爲衆本，第二種爲衆校。

十一　所據衆本，但稱某本，以省煩累。茲爲說明，列表於左：

道藏本　明正統道藏本（山東省立圖書館收藏本）　今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九行本　明九行二十二字本　見黃丕烈校穆天子傳中

吳抄本　明吳寬抄本（黃曰吳本即黃丕烈所據吳抄本）　今東方圖書館藏本

楊抄本　明楊儀抄本　今昭文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

程本　明程榮本　程刻漢魏叢書本　今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范本　明范欽本　范刻二十種奇書本　今商務印書館印影四部叢刊本

吳本　明吳琯本　吳刻古今逸史本

邵本　明邵闇生編　蘉介古書本

何本　明何鏜本　何刻漢魏叢書本

說郛本　清刻說郛本

檀本　清檀萃疏本

汪本　清汪明際校本

鄭本　清鄭濂校本

周本　清周夢齡校本

陳本　清陳逢衡補注本

翟本　清翟云升校本

十二　所據衆校，但舉某姓，以省煩累。玆爲說明，列表於左：

馮校　明馮舒校楊儀抄本

檀曰　清檀萃疏

洪校洪曰　清洪頤煊校本

翟校翟曰　清翟云升校本

陳據陳作陳曰　清陳逢衡補注本

黃校黃曰　清黃丕烈校本

郝校郝曰　清郝懿行補注本

孫曰　清孫詒讓札迻

金曰　民國金蓉鏡集解

十三　校讎古書，大不易事。覆審衆家校勘所引書，間有不合，大概因所見本不同，故輒載明某校某據字樣，以明負責有人。洪翟二家校本，最爲通行，易取覆案。故但記洪據某書，翟據某書，而不著其篇名或卷數，以省煩累。惟陳逢衡郝懿行兩家書希見，金蓉鏡書未刊，故必詳言其出某書某編或某卷，以便檢稽。而余自下校語亦然焉。至於校改傳注之訛謬，洪翟陳郝諸家均有，余一一斟酌，更有修正。然終不能盡改者，又有當任讀者之自喻也。如用字有前後一律，有不一律，及明誤而不改者，皆是。

十四　案語最重考地，地理本爲專門之學；余既半生研習，尤以通古語而識古地，爲余之心得。凡一地名之下，必先釋今地所在，然後援引古今羣籍，語不離宗。數十字至數千字，多寡不等，絕不作游騎無歸之談也。在今本國境内之地名，國民應知，原不易誤。惟一至域外，譯名紛歧，除極普通者之外，俱易滋訛。故輒附西文，互相對照。偶有一二，猝檢不得其西文，則姑從蓋闕。域外人名亦從斯例。

十五　案語次重文化，三千年前之大地，黃人到處皆是，與今日爲白人世界，大可撫古而增慨。禹貢周官，規模宏遠；山經穆傳，相得益彰。他年考古家徧歷亞歐美三洲，

發掘地藏，更有證明，企予望之。

十六　穆傳文字正與堯典禹貢周官山經相伯仲，簡鍊精核，豈止惜墨如金，直使龍門失色，班范駭走。昔人以聚訟喻考據，豈不信然。余本法家，習於形名，故反覆鑽研，而興趣彌永。雖千年晦霾，山川能語，一旦洞明，日月常新。昔孟子輿氏有言：『不見子都之姣者，天下之無目者也。』余謂不見穆傳之真者，亦豈非天下之無目者哉！

十七　考證家法，悉注出處。余自著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初刊而後，乃陸續檢得丁謙孫詒讓劉師培諸家之書。民國十六年丁卯，見陳逢衡書。戊辰，見日本小川博士書。己巳，見郝懿行金蓉鏡書。辛未，得邵闇生黃丕烈書，並詳於余著穆傳知見書目中。然凡治學者，自己無心得，則見人書亦如盲目。卽檀萃疏，舊號紕繆，尙不無可採。故余改纂之際，採入衆家之說。雖與余同者，亦必指名摘錄，以示不沒人善，且慰前人著述之苦心。

十八　余自下己見，多所創解，約舉數事爲例：如據國語周語，而知周穆王當屬周世之政刑派。因陽紆之山而知陰山爲沒入胡中以後之名。辨再拜膜拜之禮，解將子

帝女之詁，而知西王母爲中國女子，且爲周穆王之女。明上古歐洲原爲草木叢生之荒洲，而知西北大曠原，卽今之歐洲。古昔未有主名之水澤陵衍，卽今之黑海及高加索山。南鄭斷從傳瓚說，可正班固鄭玄酈道元諸家之誤。凡此種種，皆余個人之特識。從來舊學家喜翻案，今之新學家尤甚，然余固非喜如是者，祇因衆證確實，不得不云然爾。每見西人述中國史，必舉穆王及西王母事，剌剌言之不休，甚至特設專章，雖不免郢書燕說，要可見西方歷史家之目光矣。獨吾國年來所用國史教本，輒抹殺此事而不論，豈今之歷史家更甚於司馬遷之受腐刑耶？自余此書出而可以正西史之謬，願吾國歷史家亦一雪從前之恥。

十九　考證羣籍，原是讀書人當家本領。獨至借檢明抄本刊本，清校本注本，及日英法德四國文書，多所仰賴於時賢諸公之協助。余既爲穆傳知見書目提要一篇，以留紀念而供考核。茲更永感諸公之賜於不朽，凡蒙一函一語爲介紹，或給與特別便利，得檢閱善本書者，均敬列芳名於左：（以姓之筆畫多寡爲先後）

卜舫濟（P. L. H. Pott）（前聖約翰大學校長）丁仲祜（福保）丁英桂（震雄）王岫廬

雲五 王獻唐 琯 汪頌閣 詒年 何柏丞 炳松 周夢坡 慶雲 高夢旦 鳳謙 馬夷初 敍倫 徐潤農 宗澤 徐寬甫 韋曼 柳翼謀 詒徵 陳乃乾 □□ 張菊生 元濟 傅緯平 運森 楊杏佛 銓 董授經 康 蔣穀孫 祖詒 蔣竹莊 維喬 蔡孑民 元培 潘聖一 利達 瞿良士 啓甲 瞿鳳起 熙邦 喬梓諸先生，尤以張菊生王獻唐兩先生賜函最多，宜特銘謝。

二十 余讀日本書，猶本國書也。習英法德三國文字，粗能檢讀，及門張曉峯 其昀 繆贊虞 鳳林 向覺民 達 倪小巽 文煥 尹葆餘 寶裕 諸君，俱嘗爲余借檢東西書，幷誌感謝。

二十一 余於西征地圖，屬稿既成，左臂幾成偏廢，自知中醫，療治方痊。蒙陳稼軒 鐸 沈堅公 祖康 陸震平 鈞 葛石卿 綏 諸先生繪成付印，永誌感謝。茲附一言者，余圖根據舊籍新書，信而有徵。然最感痛苦者，河套北岸諸山也。清一統志及圖，已不一致，後起之作益甚。百萬分一中國輿地圖最詳，但無說明。近人編蒙古志蒙古鑑二書，抄撮而成，益不足資考核。故余雖悉心鉤稽，粗足證古而已。深願今後之河套南北，有精密實測而能貫通古今之地圖地志也。

二十二　西漢焦延壽易林『坤之噬嗑曰：稷爲堯使，西見王母。拜請百福，賜我喜子。亦見明夷之萃。　訟之泰曰：弱水之右，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亦見臨之臨，旣濟之大畜。　訟之家人曰：載堯扶禹，松喬彭祖。西過王母，道路夷易，无敢難者。亦見師之離，離之剝，損之離，夬之夬，歸妹之升。　小畜之大有曰：金牙鐵齒，西王母子，无有患殃，涉道大利。亦見大有之蹇。　臨之履曰：駕龍騎虎，周徧天下，爲神人使，西見王母，不憂不殆。夬之旅曰：北登鬼邱，駕龍東游，王母御后，文武何憂。鼎之萃曰：西逢王母，慈我九子。相對歡喜，王孫萬戶，家蒙福祉。』此皆謳歌西王母，形諸卜筮之繇，漢之所以通西域也。故余書之作，將爲我民族復興也。清王懿榮漢石存目，有周穆王見西王母畫象。明王圻三才圖會，有西王母畫象。取得拓片，爲余書之封面，所以表揚數千年普遍民衆化之西王母，爲中國女子也。明刻本穆天子傳有『明新安程榮校』『明范欽訂』等字樣，獨清刻不然，我乃知之矣。故余書亦自署民國某某著，復我邦族，後以爲例，愛國之思，附著於此。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總目

穆傳西征年歷

穆傳西征地圖（插入講疏中）

新校定本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汲冢 周史古文
晉 荀勖和嶠隸寫
郭璞注
民國 顧實講疏

卷一

古文

實案：此二字，當爲荀勖等所加。已隸寫矣，而猶必標曰古文者，漢世六藝經傳之尙書毛詩左氏傳等，亦已易爲隸書，而仍稱之曰古文也。漢晉間人崇重古文之風尙，於此可見。蓋古文自有古遺之竹簡，可以目驗，壁中、冢中，皆有所出，是爲竹簡古文派。唐宋以來，竹簡朽絕不傳，而金石骨甲古文派代興，續出不窮矣。今人但信金石

骨甲古文，而不信竹簡古文，抑何所見之不廣，論古之不公哉？王隱晉書束晳傳曰：『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今晉書束晳傳曰：『以今文寫之，』此可知以古今對言之別矣。

㊀飲天子蠲。音涓山之上。

㊀檀曰：『此上有缺文。』

實案：蠲山，當在今山西澤州高平縣。日本小川琢治博士曰：『高平有泫水，出泫谷，』是也。蠲本訓馬蠲，亦名馬蚿。此蠲泫音通之證。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泫氏注，師古曰：『泫，音工玄反，』則泫讀同涓，正與蠲同音矣。水經沁水注云：『泫水導源泫氏縣西北泫谷。』此泫谷當卽泫山之谷，泫山卽蠲山。但古書罕有言泫山者耳。清一統志云：『泫水，源出高平縣西十二里原村。』亦不詳泫山。然原村之原，與蠲泫皆一語之轉，當卽蠲山也。此云『蠲山之上，』與卷四云『彘山之上，』皆小山也。自此北絕漳水，地望切合。惟其後穆王歸程，升太行而南，遂不復於此駐足焉。飲天子者，

當爲諸侯飲天子。卷六云：『天子飲許男於洧上，』則天子諸侯互稱飲也。凡華夏之禮曰飲，詳見下文之『觴天子』疏。

戊寅，天子北征。

實案：戊寅，周穆王十三年，閏二月初十日也。凡干支紀日，別詳西征年歷表中，後俱仿此。征者，今存穆傳稱曰征之開始也。穆傳本名曰周王遊行記，故皆巡狩征行之事，非戰爭征伐之事也。征行，征伐，二者不同；惟其統率六師而出，則又同耳。

乃㊀絕漳水。絕，猶截也。漳水，今在鄴縣？

㊀郝曰：『藝文類聚二十七引，絕上無乃字。』

實案：漳水，即源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東之濁漳水也。鷂山在今高平，從高平而北絕漳水，正入潞安府長子縣境內橫截濁漳水之上流而過，甚明也。漳水本分濁漳水及淸漳水，詳見尙書禹貢，山海經海內東經，周官職方氏，漢書地理志，

水經漳水注。檀萃曰『濁漳出長子縣發鳩山，過壺關縣北，屯留縣潞縣北，故世人亦謂濁漳為潞水。又東過武安縣東，縣屬鄴。清漳自涉縣東南來入之，所謂交漳口。又東過鄴縣西。』案晉時鄴縣，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惟卷四明言西征出發，自『宗周瀍水以西，』則郭注以臨漳縣之漳水當之，未免道迂。

庚辰，至于□。㊀

㊀翟曰『凡□以識缺文，字數不等。』余論今本缺文之空圍，已詳讀穆傳十論之第五節。

實案：庚辰，十二日也。至于□缺文當甚多，以自漳水至盤石之上，中經道途，可推而知也。特所缺地名，不可知耳。

觴天子于盤石之上。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

實案：盤石，當在今山西平定州。盤磐通用字。陳逢衡曰：『太平寰宇記，河東道，平定縣，磐石故關，在縣東北七十里。』清一統志曰：『山西平定州，盤石故關在州東。』

蓋曰獨山之上，曰盤石之上，曰滲澤之上，以文例求之，則盤石當是一著名之地方，故後世猶遺名蹟也。且以下文言：『載立不舍，至于鈃山之下，』而推證之，則必離鈃山不遠。今審盤石故關之地望，亦甚合也。凡穆傳記華戎交際曰觴，華夏則曰飲。說文云：『飲，歠也。』又云：『爵實曰觴。』蓋細細斟飲曰飲，吾華獨有之禮也。注酒滿杯，一口吞嚥而盡曰觴，亦曰痛飲，或卽夏桀時之牛飲。所以盡歡，華戎共之。故『天子觴西王母，』以在荒外也。然『犬戎胡觴天子，』則此觴天子者，當亦戎類也。卷四云：『逕絕翟道，』則此或卽在翟道中也。今印度歐西人飲酒，如稱觴上壽然，其皆沿自上古之遺俗而來歟？

天子乃奏廣樂，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寤㊀。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㊁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廣樂義見此。

㊀寤，道藏本范本同。程本作痦。㊁注於，程本作于。檢諸刻本用於于二字不一律。今本書，凡傳文一律作于，凡郭注一律作於，不再校記異同。

實案：廣樂一名詞，穆傳凡八見。昭十二年左氏傳言：『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招

蓋卽韶樂也。韓詩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禮記明堂位篇亦云『納四夷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蓋廣樂，當以廣合奏六代四夷之樂而得名。故趙簡子曰：『不類三代之樂也。』餘詳陳立白虎通疏證。

載立不舍，（言在車上，立不下也。）

實案：不舍者，言不爲舍以休止也。下文云：『舍於漆澤，』卷二云：『舍於鵛鳥之山』，『舍於珠澤，』卷三云：『舍於曠原，』皆可爲證。周官有掌舍，掌次，幕人，諸職。韋爾斯 (H. G. Wells) 世界史綱曰：『西方之北歐 (Northern Europe) 遊牧民族，與東方之蒙古(Mongolia) 遊牧民族，相遇錯居。此諸蠻夷之所居，與其所居地，關係極疏，其所居爲幕爲車而非屋。』（第二十三章二十七頁）然則車可爲舍，而載立不舍，則人不下車，故不舍也。蓋上古自黃帝四征不庭，堯舜五載巡狩以來，爲天子者，皆以居國而兼行國之生活，以維持中國之優勢，誠不可不重視也。

至于鈃山之下。（燕趙謂山脊爲鈃㊀，卽井㊁鈃山也㊂。今在常山石邑縣。鈃音邢。）

㊀注燕趙謂山脊爲鈃，原脫。洪校據太平御覽引補，下同。　㊁注井，原脫，洪校補。　㊂注也，原脫，洪校補。

實案：井鈃卽井陘山，在今直隸正定府井陘縣。鈃陘古韻同部字。錢大昕曰：『古讀鈃如陘，宋鈃卽宋牼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山』是也。惟郭注晉石邑縣，在今正定府獲鹿縣東南，亦恐道迂耳。凡言至於者，皆已到著其邊境，而尚未深入其內地也。卷四云：『至於長淡，』繼而又言『天子升於長淡，』卽其明例可證。

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㊀山之西阿，㊁阿，山陂也。于是得絕鈃山之隊，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

㊀鈃，北堂書鈔十四引作陘，當出竄改。　㊁阿，洪校據御覽引作河，形近訛字。陳曰：『藝文類聚天部引作阿，』不誤。

實案：癸未，十五日也。今傳有獵臺。陳逢衡曰：『直隸正定府，獵臺在井陘縣陘山之上，相傳周穆王獵鈃山時築，見一統志，』是也。卽清一統志也。阿，曲隅也。山之阿，則山之曲隅也。郭注云『山陂，』亦通。隊，卽今地理學家所名之峠道也。絕者，橫絕而

過，與絕漳水同也。蓋鈃山有東西通行之隧道，而穆王北征，故橫過之也。且其往也，走鈃山之西；其後東歸，見卷四末，則轉升於鈃山之東也。

北循虖沱之陽。虖沱河，今在雁門鹵城縣。陽，水北。沱㊀，音橐駝之駝。

㊀注沱，黃曰：「九行本作沲，道藏本同。」

實案：虖沱水，源出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泰戲山。東流至直隸天津，會白河桑乾諸水，東入海。詳見山海經北山經，周官職方氏，漢書地理志，墨子兼愛篇，及齊召南水道提綱。水北曰陽，在虖沱河之北岸也。承上文絕鈃山之隊，而北循虖沱之陽，則當自今井陘縣西境，而入平山縣境內也。郭注晉鹵城縣，在今繁峙縣東一百里。郝懿行曰：「雁門鹵城見後漢郡國志。」

乙酉，天子北升于□。

實案：乙酉，十七日也。穆傳凡云升者，多指登山而言也。承上文北循虖沱之陽，而又

北升于□，檢清一統志之正定府圖，則自井陘山西，而北踰虖沱河，又北而所升之山，當卽正定府平山縣西北之房山也。一統志云：『漢書地理志常山郡蒲吾縣有鐵山，卽房山。元和郡縣志，「房山在縣西北五十里，一名王母山。漢武帝於山上立祠。」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幸趙，祠房山於靈壽。」』蓋房山之爲名山，或自古而已然也。且房山之北，有銀洞山，滴水塘山等山，古或統謂之房山，而穆王所升，或在此諸山中也。

天子北征于犬戎。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㊀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紀年又曰，『取其五王以東』。

㊀注，祭各本及周語如是，洪校本作鄒，鄒本字，祭借用字。

實案：北征者，猶北行也，非奉辭伐罪曰征也。國語、紀年所載者，當別爲一事。郭注幷爲一談，由未深考故也。犬戎者，詩大雅緜篇作混夷，皇矣篇作串夷，周書武成序作昆夷，尙書大傳作畎夷，夷戎一也。凡混、串、昆、畎，皆當爲犬之同部，及同聲借用字。今人有自署曰生人者，著羌海雜談云：『蒙番牲畜貴於人，犬尤爲衆畜之主。』見地學雜誌第

十一年第一期 又云『番俗，犬爲貴，衆畜次之。人爲輕。』同上第十一年第三期 此蒙番，卽蒙藏也。蓋其俗猶自古相沿，至今未改者。是知古人命名，原本所謂『名，自命也；物，自定也。』因其物之自定自命者而名之而已。豈有成心於其間哉！嘗謂蠻夷戎狄之所由名，原各有其事實，可以考論。而曰犬戎，曰獯鬻，曰玁狁，皆多少帶有犬之關係。史記趙世家曰：『與我一翟犬，』此亦翟本字當作狄从犬之證也。或謂『犬戎之名，不見於詩書二經，及古鼎彝銘文，』豈知古文多用同聲通叚字，初不必盡用本字乎？

犬戎㊀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

㊀戎下原有口缺文，據卷四云『犬戎胡，』則不當有缺文甚明，今據删。

實案：當水卽今山西直隸之沙河及唐河，而下流曰豬龍河者，是也。洪頤煊、丁謙及日本小川博士皆謂『卽卷四之雷水，雷字形訛作當』者，大誤也。陳逢衡曰：『當卽澢，玉篇，都郎切，音當，水也。』然未審澢卽當水之當後起異文否也。惟當常同从尚得聲，荀子君子篇注云：『當或爲嘗，』此當常可通之證。古書又多以恆常二字

通用，如常山卽恒山，則此當水亦卽古之恒水也。禹貢云：『恒衞既從，』朱駿聲曰：『恒水源出恒山，今自直隸正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經大派山，曰沙河。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唐河，卽滱水也。』說文通訓定聲 王先謙曰：『酈道元謂恒水注滱，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卽禹貢所謂恒衞既從也。胡渭禹貢錐指謂恒卽滱，衞卽滹沱。蓋今恒水由唐縣入滱，衞水由鎭定縣入滹沱，源流甚近，不足當禹貢荒服。然則曲陽以下之滱，本名恒；靈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衞。』漢書補注 此王氏之說，可詮禹貢周官水名之沿革，而亦卽穆傳當水與滹沱相鄰之證也。水經滱水注，亦曰唐水，卽唐河 當因唐縣而得名。或因與當水同音而混稱。水北曰陽，沙河北岸有大派山，其東北有大茂山，卽古之恒山北岳也，犬戎胡觴天子於當水之陽，則已深居內地，據有北岳之險，非可等閑視也明矣。詩序言『周衰，四夷交侵，』正可於穆傳中竊見端倪。其後春秋戰國之世，齊晉諸國之霸者代興，而翦除戎患，豈非善述穆王之志者哉！

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㊀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七㊁與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爲士之爪牙也。

㊀戰，洪翟校據文選注引，無此字，或以爲衍文。　㊁注七，原脫，洪翟校據文選注引補。

實案：萃倅卒古字通用。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鄭注云：『故書倅爲卒。』孫詒讓曰：『倅當從故書爲卒，而讀爲萃。國語齊語，管子曰「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韋注云：「萃，集也。」萃卽聚集部隊之名。』是也。檀萃曰：『周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五萃。穆王或增二萃，故云七萃也。』然檀說增二萃者，非也。國語晉語曰：『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宣十二年左氏傳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楚僭王，故分左右廣，則五萃中之闕車廣車，各分左右，適合七萃之數。穆傳七萃，實仍卽周官之五萃而變言之，非有增也。古者士卒與師徒不同，故七萃之士，六師之人，各不相統屬。惟考戎路輕車廣車等，見於書傳者，乘數多寡不一，則七萃之士人數幾何？不能知耳。郭注引七輿大夫，見晉語及僖十年左氏傳。此乃春秋之世，晉獨有之制，非可以擬穆傳七萃之士者也。蓋郭於周官考之未審也。七萃之士，名見穆傳者，有高奔戎，葽豫二人。葽豫見卷六。

戰者，猶今言作戰也。蓋演習作戰之事，而以爲戲娛者。或曰戰借爲觶，謂賜飲也。

庚寅，北風雨雪，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霧』。㊀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令王之徒屬休息也。

㊀注霧，翟曰：『今詩經作雱。』

實案：庚寅，二十二日也。周正建子之閏二月，當夏正建寅之閏十二月，正値嚴寒；復加風雪，故命休也。卷六記盛姬之喪云：『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則王屬云者，當包該七萃之士在內也。

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隥，阪也。疑此㊀謂北陵西㊁隃。西隃，鴈㊂門山也。音俞。

㊀注此，原誤作北，洪翟校改。 ㊁注西下，原有己亥二字，洪翟校刪。 ㊂注鴈，翟校本作雁。

實案：甲午，二十六日也。隃之關，當在今山西代州雁門縣之雁門山上。今雁門關乃明初移築，非古也。爾雅釋地曰：『北陵西隃，』說文曰：『隃，北陵西隃，雁門是也。』郭注爾雅，及山海經北山經，並同。但西隃，史記趙世家作先俞。西先古韻同部通用，猶西施亦作先施也。神女賦 俞則隃之本字也。清一統志云：『雁門山在代州西北三

十五里，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勾注山與雁門山岡隴相接，故亦有雁門之稱。』是以說者又謂雁門卽句注也。蒼頡篇曰：『隥，小阪也。』案說文曰：『陂者曰阪，』則隥乃山陂險要之地也。

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疑皆國名？

實案：己亥，三月初二日也。焉居禺知之平，當在今山西朔平府平魯縣一帶之地。或卽在平魯縣之井坪間。郭注云疑皆國名，非也。日本小川博士謂『漢書地理志雲中郡之緣胡山卽焉居，西河郡之鯢是縣卽禺知，』更非也。說文曰：『焉，焉鳥也。』『禺，母猴屬。』則焉、禽、禺、獸也。居者，居其所也。知借爲伎，讀如詩萇楚篇曰：『樂子之無知』之知，謂相知也，伴侶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之烏氏縣，亦作焉氏，則焉烏又通用。水經汾水注，以漢鄗通用，亦可爲證。可見焉居禺知云者，猶言爲猿鳥之所蕃殖也。爾雅釋地云：『大野曰平。』檀萃曰：『平，坪也，』則謂借平爲坪。蓋古今山川形勢不改，故北方地名多稱曰平。如北平襄平之類是也。而此則爲烏焉居集，猿禺知侶之野而已。故

曰焉居禺知之平。卷二有鴻鷺，亦以鴻鳥鷺鳥所居而爲地名，正可比證。

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鄘㊀人。㊁鄘，國名。音回肯切。

㊀鄘，據路史國名紀，有鄘崩鄗三國，崩爲鄗之形訛字。集韻始有崩，爲鄘之重文。則漢書鄘成侯之鄘，史記訛作崩，當在唐以後矣。若說文邑部之鄗，又形變作崩，與鄘相混。於是一鄘字而有普肯切，普回切，苦懷切三讀。普肯切爲本音，普回切，苦懷切，則皆訛音之別耳。㊁郝曰：『廣韻引鄘下無人字。』

實案：辛丑，初四日也。鄘國當在今綏遠之歸化以西地。南跨圖爾根河，而西際博托河。下文云『鄘邦之南，滲澤之上』，卷四云『滲澤之上，斷多之汭』，俱可爲證。稱人者，猶殷人稱人曷□珠澤赤烏曹奴等亦俱稱人也。劉師培曰：『鄘馮古通，鄘伯之鄘，卽馮夷之馮。蓋鄘伯以先祖之名爲國名。漢書侯表鄘成制侯周緤，楚漢春秋作封爲憑城侯，此鄘與憑通之確證。』劉說是也。馮憑古今字，故馮夷亦作憑夷。大抵古人文字，隨從語言而出，往往以一語音之轉，而分爲數字，此馮轉而爲鄘，亦其一例也。且漢書地理志定襄郡武皐縣之荒干水，水經河水注作芒干水。芒干之合

音，與鄘甚近，則鄘又或轉而爲芒干也。

河宗之子孫鄘柏㊀綮，㊁伯爵，綮名。古伯字多从㊂木。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古者爲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㊃韋』㊄。天子使井利受之。井利，穆王之嬖臣。

㊀范本作栢，今一律作柏。㊁綮，原作絜，據路史國名紀，及姓纂，古今姓氏書辨正引，改。㊂注从，原作以，據吳抄本改。黃曰『吳本以校从』是也。㊃注乘，范本邵本俱誤作桒。㊄注先進乘韋，僖三十二年左氏傳作『以乘韋先』。

實案：智之□，當爲地名，在今托克托城西。下文云『西釣於河，以觀□智之□』，可證也。柏伯古字通。陳逢衡曰：『山海經海內經之柏高，即管子地數篇之伯高』是也。河宗之子孫封國者，此有鄘伯，卷四有𧰲溲之□，比於春秋時，晉之曲沃，魯之三家，及漢世分封諸侯王之子孫。蓋華夏分土建國之古制，而亦與近代蒙古部落相似。社會學家所目爲宗法社會(Patriarchal or Tribal Society)者也。且，將也。逆，迎也。言正在迎天子也。豹皮良馬，皆華夏之禮，則今河套之北，古爲華夏之文化區也。

郭注不以穆王征巡爲然，故謂井利爲穆王之嬖臣。實則井利梁固共將六師而西征，正是大將才，豈嬖臣之流耶？且卷五之井公，卽此井利，而郭注於彼疑爲『賢人而隱』者，尤進退失據矣。

癸酉，㈠天子舍于漆㈡澤。㈢一宿爲舍。乃西釣于河，以觀□。㈣智之□甲辰，天子獵于滲㈤澤。

㈠酉，當作卯，檀本正作卯。蓋古文卯作丣，酉作丣，丣丣形近而誤。㈡漆，當作滲，傳文一則曰「舍于漆澤」再則曰「獵于滲澤」，皆不離於河，明爲一澤而二事，可證。㈢澤，舊訛溞，翟校改。㈣□缺文，據上文云「逆天子于智之□」，疑此智字上，不當有缺文。㈤滲，翟校據諸本及他書所引，皆同。惟北堂書鈔初學記引作漆，可證上文漆澤之漆，卽滲之形訛字。翟又據經典釋文凡古書從參從枽之字，多相溷。更可證卷四之𣵀澤，其𣵀字亦爲滲之形近而訛也。

實案：癸酉當作癸卯，初六日也。甲辰，初七日也。漆爲滲之形訛字。卷四又訛作𣵀。今歸化城南之圖爾根河，亦名曰大黑河，流逕薩拉齊之南境，又西南而匯爲澤，曰山

黛湖者，卽滲澤也。滲山音近，澤古音如薢，亦與黛音近。則山黛卽滲澤，不過古今語音之變也。漢書地理志定襄郡武進縣，『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又武皋縣，『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屈南過沙陵西，白渠水注之。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於河。』蓋滲爲閉口音，讀如 Sam；沙陵爲開口音，讀如 Saring，則當亦由一音而延爲二音，仍是古今語音之變也。水道提綱曰：『大土爾根河卽黑河，自東北合諸水，至黃河自西來折而南流之處，匯爲黛山湖，卽古沙陵湖。』此黛山湖，當作山黛湖。淸一統志曰：『黑河在歸化城南二十里，蒙古名伊克土爾根，卽古白渠，荒干水也。合諸水西流而匯爲山黛湖。』正作山黛，可證也。穆王釣於河而『以觀□智之□』，所觀何事？不可詳知。惟卷四云：『滎澤之上，斵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則此一舍一獵，總不離於河。今山黛湖本距黃河甚近也。

于是得㈠白狐玄貉㈡焉，以祭于河宗。㈢以將有事於河，奇此獲，故用之。漢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爲祥瑞，亦將燎祭之類。

㈠郝曰：『御覽六十一，引作天子西狩獵，獲白狐玄貉，』蓋檃括傳文爲之。㈡貉，原作狢，翟校改。洪校據御覽引作貉。廣韻引作貈，貈爲本字，貉爲借字，古文多段借。㈢洪校據初學記引，『有河與江淮濟三水爲四瀆，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二十字，當是郭注而竄入傳文者。

實案：天子祭天子名山大川。然此但因獵而祭，與下文之專爲禮河而祭者不同。獵祭亦以崇德報功也。狐貉皆天產物，而用以祭，則爲華夏之禮。書緯帝命驗曰：『河爲水宗，』此北方人之觀念耳。若南方人則曰江漢朝宗於海矣。日本藤田春湖學士曾於吾民國十三年，（彼國大正十三年）遊歷吾國包頭鎮，尙有河神廟，謂『禹禱陽盱，千古不虛』云。蓋河宗爲神，河宗氏爲封國，二者原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故穆王禮河，必至河宗氏之邦而行之。

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㈠阿，水崖也。

㈠注崖，原作峯，洪翟校改。

實案：丙午，初九日也。河水之阿，當在山黛湖之西北，當黃河東南流之屈曲處。阿，曲

隅也。山水通稱曰阿，則凡黃河之曲流成隅處，皆可曰阿也。故下文云：『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卷四云：『至於巍𡾊，河水之北阿。』皆其證也。雖然，凡言山水之阿，其山其水，既已廣大。在當時可明，而後世殊不易測定。尤以河身之流行，多古今變遷，而欲鑿指之，更形困難也。

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鄘邦之南，滲澤之上。屬，猶會也。

實案：鄘邦之南，滲澤之上者，二合其地名，以示確鑿不可易也。鄘邦之南境，臨於滲澤。然滲澤之上者，猶言河上，汶上，汝上，潁上，洧上之類，自指其水北之地而言。上文云：『至於鄘人，』是尚未踰滲澤，而已至於鄘，則鄘邦南境，當跨有滲澤之南北兩岸也。天子行速而先，故六師追及而會之。詩大雅棫樸篇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足見周王勇智之家法，以身先士卒爲常也。二千五百人曰師，六師則萬五千人也。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則凡七萬五千人也。黃以周禮書通故曰：『天子國制六軍，其出征，祇用六師，不盡發正卒。不足，則徵諸諸侯。故詩述天子軍，皆曰六

師。常武爲宣王親征，亦惟曰整我六師。六師萬有五千人，其車五百乘。』是也。餘詳陳立白虎通疏證王先謙尙書孔傳參正。

戊寅，㊀天子西征，鶩㊁行至于陽紆之山。鶩，猶馳也。紆音嘔。

㊀寅當作申古文寅作𡩟申作𤰞形近而互訛。檀本正作申，然與上文癸酉之作癸卯，均出檀氏所改歟？

㊁鶩，各本多同。惟翟校本作鶩，黃校硃筆作鶩，注同。

實案：戊寅，當作戊申，十一日也。陽紆之山，當卽今綏遠烏喇特旗河套北岸諸山之總名。卷四云：『陽紆之東尾』可證。凡言至於者，皆已到著其邊境，而尙未深入其內地也。蓋河宗氏與鄘人二國，殆以博托河爲界。此時穆王已更西而踰昆都侖河，故下文云『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也。大抵總言之曰陽紆之山，分言之曰燕然之山，而燕然不過陽紆之支隴連麓也。陽紆，古書亦作楊紆，陽盱，陽華，陽陓，皆一語之變。別詳孫詒讓周禮正義。除山海經中山經有陽華之山，當別論外。若海內北經曰：『陽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凌龍一聲之轉，凌門卽龍門。

龍門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山西解州河津縣西北，夾河為險。故曰河出其中。陽紆之山當亦如是。況淮南子修務篇曰：『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阿，』尤可證禹於此施功之勤。今河套北岸諸山，顯分南北二列。其在西北黃河故道外之翁金朔龍山迤東諸山為北列，皆陽紆之山也。其在正北烏喇特旗之穆尼烏拉山迤東為南列，皆燕然之山也。此南北二列之間，今猶略具盆地之形式。必上古之世西北黃河故道，通過此盆地，東連坤都侖河，而南接黃河，故曰『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最初黃河故道。且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蒙恬傳，匈奴傳，略謂：『趙武靈王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秦始皇使蒙恬北擊胡，斥逐匈奴，略取河南地，自楡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今始皇本紀誤作陶山，據水經注引改。）第觀一則曰並陰山下，再則曰屬之陰山，三則曰渡河取陽山，非明明陰山不須渡河，而在河南；陽山必須渡河而在河北乎？故水經河水注云：『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東流逕石跡阜西，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中。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並引漢書音義云：『陽

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然則漢晉人作漢書音義，猶存舊說。陽山卽北列諸山，故曰在河北。陰山卽南列諸山，故曰在河南。不愈可推測周漢初世，必今之黃河故道，東通至今坤都侖河，所以山別南北乎？逮漢末而此河道漸湮，酈道元作水經注，不識河流變遷，故爲調停之說曰：『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豈知大謬不然哉！董祐誠曰：『陽山當卽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河外翁金碩隆，迤東達罕德爾諸山。』翁金碩隆卽翁金朔龍，達罕德爾卽大漢得兒。水道提綱曰：『黃河最北一派，東至噶札爾賀邵山之南，大漢得兒山之西南，始折東南流。』故淸一統志所謂『陽山，蒙古名洪戈爾；陰山，蒙古名噶札爾山。』在周初，當皆屬於陽紆之山。在秦亦均屬於陽山也。然何以一至後世，統名曰陰山？竊疑此當起於周季沒入胡中而後。今蒙古語正謂曰哈喇納拉鄂嶺。哈喇爲黑，納拉鄂爲日，義言黑日嶺。以其掩蔽陽光也。此自是漠北人語，居漠北者，以其掩蔽陽光，故謂之曰陰山也。若中國人居於漠南，則山南曰陽，正是陽光發舒之所，故謂之曰陽紆，曰陽華。紆爲紆迴舒長，華爲光華發外也。更證之水經注曰：『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高鎬古字通，

詩大雅六月篇云：『侵鎬及方，』鎬卽高闕也。假夏古字通。周書王會篇云：『正北大夏，』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瑯邪臺刻石辭云『北過大夏』，亦卽此。而謂之北假者，正以在中國之北而得名，猶之在唐國之北，則曰北唐也。抑或其地廣大，故又名之曰北假也歟！自趙武靈王胡服而後，宜亦并用胡語。但秦人猶以陰山陽山對言，仍中國舊名，水北曰陽，水南曰陰之例也。迨及漢人始言『陰山東西千餘里，』淸世更鑿指其地曰：『陰山，東西凡三四千里，起寧夏賀蘭山，至遼東而止。』嗟夫！吾華不競，而胡化橫流，不可於陰山一名而徵之哉？或曰：『周官爾雅皆有陽紆之藪，山藪相連，則當南連至今之鄂爾多斯高原，亦可爲河出其中之一解。』然以比於龍門之山，河出其中，則廣狹懸殊，大嫌費解矣。

河伯無夷之所都居，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是惟河宗氏。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㊀以爲氏。

㊀注因，范本誤目。

實案：無夷，蓋爲鄘伯綮及河宗柏夭之祖先也。河宗氏者，猶伏羲氏、陶唐氏等，爲一

大宗族也。海內北經曰：『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恆都焉。』郭注云：『冰夷，馮夷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蓋無、馮、冰，皆爲唇音，雙聲通用也。近世考文化者，謂上古原人，最初居於山穴，其後移居河中，又其後乃移居平原。若河伯者，其尙在居於河中之時代者歟？從極之淵，『一曰中極之淵，』（據水經注引今本山海經作忠極之淵。）當以中極爲本字。從極者，叚用字也。古分東方之極，南方之極，中央之極，西方之極，北方之極。簡言之，則卽東極南極中極西極北極也。黃河者，中國之國河也。尤以當今河套在中央之極，故有『中極之淵』。且北有陽紆之山，南有陽紆之藪，山淵相連，淵藪一物。或中極之淵，卽在陽紆之藪中也。古者山川之神，皆有司祭之封。河宗氏者，蓋卽封以司河宗之祭政者。史記趙世家云：『奄有河宗，』張守節正義曰：『河宗，蓋在龍門河之上游，嵐勝二州之地也。』唐嵐州，爲今山西太原府嵐縣地。勝州，爲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地。唐人猶知河宗故墟。然穆傳河宗之邦，實奄有今河套之北岸。古本竹書紀年云：『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鬭。』（水經洛水注引）此必河圖洛書之文明，從彼二國來。雖下迨穆王之世，河伯之子孫，猶爲守府之雄

長，誠不可不重視也。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意者洛國早亡，惟河宗至春秋之世尚在，故孔子獨希望河圖之出。降逮戰國，猶至趙武靈王而始奄有河宗，可證也。他若莊子大宗師篇，楚辭九歌篇，淮南子齊俗篇，均有述河伯語，無不合理者。惟淮南子高誘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史記滑稽傳，張守節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此皆流於委巷小說之類，（中國古事傳說，往往由國家社會而爲個人化者。此種消極之例，大可注意。）遂失古史之真。民之訛言，有如此哉！水經注謂『河水注於馮逸之山，』馮逸當亦卽馮夷，夷逸一聲之轉。然酈道元已不知陽紆之所在矣。

河宗柏㈠天逆天子燕然之山。㈡（柏夭，字也。）勞㈢用束帛加璧。（勞，郊勞也。五兩爲一束，兩今之二丈。）先白□天子使鄒㈣父受之。（鄒父，鄒公謀父，作祁招之詩者。）

㈠柏，范本作伯，邵本作栢，今一律作柏。　㈡山，洪曰：『僞說邪本訛作上。』　㈢勞，洪曰：『譌作力，』余檢諸本作勞，不誤。　㈣鄒，程本范本同。洪校凡作祭者，一律改作鄒。說文曰；『鄒，周邑也。』謂周畿內諸

侯也。

實案：燕然之山，當卽烏喇特旗之穆尼烏拉山。下文云：『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其山逼近黃河可證。穆王本以至於陽紆之山，河伯之所都居，爲目的地，而河伯已先遠迎於燕然之山，明燕然卽陽紆之屬山，其當在今謨爾根嶺（卽謨爾根達嶺）之南乎？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此馬陰山卽史記漢書之陰山，而實與清一統志之陰山不同。一統志之陽山陰山，皆卽秦之陽山也。丁謙曰：『陽山卽哈爾哈納山東北行之脈，陰山亦曰馬陰山，此山與陽山之脈不相連屬。山起於烏喇特旗境西北，』（水經注正誤）是也。水道提綱曰：『黃河最北一派，東至噶札爾賀邵山之南，大漢得兒山之西南，始折而東南流，至烏喇特旗西之墨爾楚克賀邵山北，始折而西南流。』此墨爾楚克賀邵山，正卽馬陰山，亦卽穆尼烏拉山也。馬陰，與墨爾，穆尼，蓋猶音相近也。或曰：『燕、匽、宴，古字通。陰類也。故驠从燕得聲，而訓「白馬州也」州卽尻竅之義。燕然義亦相近。故周季人名之曰陰山也。卷四云「陽紆之東尾」尾卽陰竅之所在也。』雖然，燕然者或取安然障流之義，未必取陰竅之義也。他若

古書有名曰燕然而實非此山者，其一見史記漢書匈奴傳，及後漢書竇憲傳。班固封燕然山銘所謂『考傳驗圖』而知爲燕然者，卽今外蒙古賽音諾顏之杭愛山，燕然與杭愛一聲之轉，蒙古語謂槖駝，以山形似之也。宜與穆傳無涉，而班固所驗者亦秦圖非周圖也。（漢書地理志兩引秦圖）又其一，則陳逢衡引太平寰宇記關西道振武軍之燕然，此本屬隋唐金河縣，在今歸化城，更與穆傳不涉矣。

癸丑，天子大朝于燕然㈠之山，河水之阿。（蓋朝會羣㈡官，告將禮㈢河也。）乃命井利梁固（梁固㈣，大夫。）聿將六師。（聿，猶曰也。）

㈠然，原作口，缺文。翟校本據上文補。　㈡注羣，原作郡，翟校改。　㈢注禮，檀本作祀。　㈣注固，原作門，洪校改。

實案：癸丑，十六日也。燕然之山，河水之阿者，二合地名，亦以示其確鑿不可易也。阿，曲隅也。揆其地望，當在穆尼烏拉山之南，烏喇特後旗之東，三虎河之西乎？卷四云：『河水之北阿，』似在此阿之北，故名曰北阿以別之也。尙書堯典載舜巡四岳，朝

覲諸侯，穆王當亦如之。故穆傳所載大朝者四，大饗者二。而大朝則三在西征途中，大饗二亦然。僅有一大朝在歸後入於宗周之廟行之而已。且大朝初二兩次，皆在河宗之邦，則此第一次大朝，尤必含有重大之意味。第觀其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正是命將遣師之大事，自非戰勝廟堂曷足以副西征之盛舉哉！厥後井梁皆扈侍隨從征行數萬里之外而歸，未有過誤，不能謂穆王無知人之明也。

天子命吉日戊午，詩曰『吉日庚午』。天子大服：冕褘，冕冠褘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褘音暉。帗帶，帗，韠㊀也。天子亦帗。音弗。搢曶，㊁曶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珽，謂之大圭。搢，猶帶也。曶音忽。夾佩，左右兩佩。奉璧南面㊂立于寒㊃下。㊄寒下未詳？

㊀注韠，原作韡，翟校據御覽引改。㊁曶，洪校據御覽引作笏，曶古笏字，古文多叚借也。㊂面，黃曰：『吳本作門，』即吳抄本。㊃寒，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引，作首，誤。㊄寒下注洪校增『受河宗也』四字，陳曰：『案御覽有「受河策也」四字，洪本作郭注、策作宗。』然此四字當係節截下文『天子授河宗璧』句而爲之，故不錄。

實案：戊午，二十一日也。褘，畫衣也。郭注以爲王后之上服，於義荒矣。孫詒讓曰：『此

冕韠，於周禮司服，當祀四望山川之毳冕。內司服先鄭注云：「褘衣，畫衣也。」王冕服皆衣畫而裳繡，故亦通謂之褘』是也。或曰『褘，蔽膝也。在祭服曰褘，曰韠，在戎服曰韐，而通名之則曰褘。』朱駿聲說然與帗重複，似不然也。帗借爲市，市韍同字，亦通作紱、芾、韍。郭注『帗，韠，天子赤帗』是也。今本注作韠，則當借爲韠，韠褘同字，今之褕襜褘也。此亦一義也。寒者，河宗之神也。昭四年左氏傳曰：『以享司寒，』杜注云：『司寒玄冥水神也。』此古謂水神曰寒之證。水神卽河神也。天子立於寒下者，殆將受命而立於河神之前，神在上，故曰寒下也。

曾祝佐之，曾，重也。傳曰「曾臣偃」㊀。官人陳牲全五□具。牛羊之品曰牲㊁，體完曰全。㊂或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㊃肥腯」。

㊀注曾臣偃，襄十八年左氏傳，作曾臣彪。　㊁注牲，程本作生，誤。　㊂全下有牲字，翟校據檀本刪。　㊃注全，見桓六年左氏傳，今本作牷。

實案：曾層古字通用，謂一重也。可層累而上，亦可層累而下，如祖上有曾祖，孫下有曾孫，是也。則曾祝者，或訓太祝，或訓陪祝，義皆可通也。官人者，荀子榮辱篇所謂

『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鄭玄注禮記王制篇，以爲『周官府史之屬。』孫詒讓撰官人義篇，（在籀高述林中）因謂『穆傳合於禮古經，』良不虛也。牲全曰牲牷，尚書微子篇作犧牷，周官牧人及左氏傳皆作牲牷。

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沈璧㊀于河，（河位載昆侖㊁）再拜稽首。（稽首，首至地也。）祝沈牛馬豕羊。

㊀璧，翟校據北堂書鈔引作珪。　㊁注昆侖，范本作崑崙，从山，今从洪校。

實案：『周官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此穆王沈璧，蓋所謂望祀，遙望河神而以璧爲禮。郭注『河位載昆侖』翟云升曰『載讀若戴，古字通用，值也。古者有事於山川，而非常祭，則爲位。河源出昆侖，在西，位與相值，故柏夭西向而沈璧也。』蓋在河中設位而沈之也。然此云『牛馬豕羊，』與卷二之鄄韓氏云『犬馬牛羊，』卷四之犬戎胡云『犬馬牛羊，』皆不同。是必華夏尚牛，彼俗尚犬，所以殊化也。故古之造字，物从牛，而云，『天地之數起於牽牛。』（說文牛部物下）亦所以與尚犬之俗爲自標

異者也。今社會學家言『動物與人類文明之關係，』洵不誣也。假定言之，則尚牛者，牛的文化也。尚犬者，犬的文化也。更據李思倫白萬國通史，則希臘羅馬人古皆食豕，（前編卷八第十六頁，卷十第十六頁。）惟哈米的（Hamitic）之埃及（Egypt）人不食豕，而塞米的（Semitic）之阿喇伯（Arabia）人蓋效之。（同上卷二第三十七頁，卷六第五十一頁。）則中國古俗又與希臘羅馬人相近矣。

河宗。㊀□命于皇天子，（加皇者，尊上之。）河伯號之（呼穆王。）帝曰：『穆滿！（以名應，謙也？言謚，蓋後記事者之辭？）女當永致用旹。㊁事。』（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㊂南向再拜。（穆王拜。）

㊀宗下，洪校據御覽引無□缺文，命于作孟乎。陳曰『孟蓋誤字，鮑刻正作命字，乎于形相近。』㊁旹，道藏本說郛本及檀本皆作旹，黃校九行本同，當卽旹之變體。㊂程本九行本也下衍哉字。

實案：其時穆王南面而立於寒下，故稱皇天子，亦稱帝，蓋以在神前而至極尊嚴也。當是河伯致河神之命於皇天子，尚書顧命篇記王册命，史記周本紀載尹佚筴祝，皆王受命之證。則傳文當以『河伯號之帝曰』爲句。『穆滿』亦河伯呼穆王之

名也。左氏傳載荀偃濟河而禱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彪爲晉平公名，荀偃在河神之前，得直稱君名，則河伯在河神之前，亦得徑呼穆王之名曰滿也。且周成王生前已稱成，（呂覽下賢篇曰『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史記魯世家載周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皆其證也。）則穆王亦何不可生前已稱穆。故穆滿云者，不必爲死後追記之辭可知也。凡此數端，皆可正郭注之疎也。古者君臣通稱爾汝，故河伯亦呼穆王曰女。女汝古今字。劉師培曰：『古鐘鼎銘文，恆言用莻，疑害卽莻字之訛。後又訛爲旹，釋言時事者，非也。』劉說未諦。時卽世也。郭注云『世事，』自是塙詁，不可易也。

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汝春山之珤。（山海經春字作鍾，音同耳。言此山多珍寶奇怪。）詔㊁女昆侖㊂□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說昆侖山上事物。）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春山之珤。（皆河伯與穆王詞語。）賜女晦。㊃』（月終爲晦。言賜㊄女受終福。）一天子受命，南向再拜。

㊀珤，洪校據程本一律改寶爲珤。　㊁詔，陳曰：『檀本作詔，誤。』　㊂昆侖，洪校據程本一律不从山。

㊃女，原作語，邵本作女，今據郭注及邵本改。黃曰：『語作女，』但不審據何本。　㊄注賜下，洪曰：『賜下

本有賜字，程本重一賜字，从道藏本刪。』翟校本賜上有蓋字，今悉依范本。

實案：示汝春山之珤，故有下文『天子之珤，』卷二『春山之珤，』及凡『珠玉』『采石，』皆是也。詔女昆侖以下，有缺文不可詳知。大野曰平平泉，或卽大野之泉。平泉七十者，卷二所謂『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或卽其一歟？賜女晦句，女字訛作語，則義難通。據郭注正作女女汝通用。故曰『賜女受終福』也。但晦爲受終福之義，古書少見耳。陳逢衡曰『晦謂賜語不明顯也。』則據誤本爲說，而與上文不貫矣。

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將禮河而去。

實案：己未二十二日也。黃之山當卽今綏遠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北套外之阿爾坦山。黃河自甘肅北轉，循賀蘭山東麓北行，爲阿爾坦山，哈那林烏拉山所阻，不得不折而東流，成爲河套之西北隅。水道提綱曰：『黃河東折處正當阿爾坦山之南。』蒙古語凡謂金黃色，輒曰阿爾坦。則黃之山，卽阿爾坦山，至今猶可目驗也。蓋其山

在今黃河故道從南來折而東旋之處。黃河以黃色而得名，而此「黃之山」與下言「黃之乘」亦皆以黃色而得名。惟河山歷千年而不改，故吾人至今猶可指黃色而為證也！史記水經注皆言高闕，高闕即鎬，前已詳之。董祐誠曰：「高闕，當即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北河外之阿爾坦山。」丁謙曰：「高闕者，即阿爾布坦山南，哈爾哈納山脈間南北之通道。其南口有兩山對峙，若門闕然，故名。」阿爾布坦山亦即阿爾坦山，均為近世之名。蓋古人以其色而名之，則曰黃之山。以其形而言之，則曰高闕也。雖然，統計穆王前所經陽紆之山，燕然之山，及黃之山，秦漢後之言國防者，皆以沒入陰山山脈中矣。漢書匈奴傳載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illegible]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清一統志曰：「陰山橫障北漠，起寧夏賀蘭山，蜿蜒而北，當河套正北，迤邐而東，綿亙烏喇特北，東至歸化城東北，土名隨地而異，計自套北至遼東，凡三四千里。侯應謂『東西千餘里』，約略言之耳。」豈知周初之文明，但以穆傳證之，於套北諸山，原各有其主名哉！且魏煥九邊考曰：「自陰山而北，皆大磧，磧東西數千里，

南北亦數千里，無草木，不可駐牧。中國得陰山，乘高一望，寇出沒蹤跡皆見。必踰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爲禦邊要地。陰山以南，既爲漠南。彼若得陰山，則易以飽其力而內犯。此秦、漢、唐都關中，必逾河而北守陰山也。』由此言之，則穆王西征，不從西都徑登昆侖，而必出雁門關，繞道經行今河套之北岸諸山，自當寓有籌邊之策略也，何疑哉！嘗考黃帝北逐葷粥，而合符釜山。釜山一作䤴山，漢書西域傳之䤴山，在五原塞外。李廣利傳云『將七萬騎，出五原。』匈奴傳亦云『出五原。』皆可爲證。釜䤴同字，而音亦轉曰夫羊句山。見匈奴傳。即今外蒙古土謝圖汗左翼中左旗北之轟郭爾山。陳漢章說黃帝之遠略如此。唐虞三代咸承遺謨，故河宗之邦，樹雄藩於漠南，而穆王猶征巡及之也。降迨穆王之孫懿王時，周室始衰，於是六月之詩，始苦玁狁之强。更下至春秋之際，則詩亡而春秋作，故『詩春秋學者，衰世之造也。』淮南子氾論篇語。末世儒生，覩周之衰，而不覩其盛時，是以春秋內外傳之誌穆王也，多致貶辭，一孔之儒，其能免於井底蛙之誚乎！

乃披圖視典，周㈠觀天子之瑤器。省河所出禮圖。㈡曰：『天子之瑤曰，河圖辭也。玉果，㈢石似美玉，所謂如㈣果者也。璿㈤珠，璿，玉類也。音旋。燭㈥銀，銀有精光如燭。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汋㈦也。』天子之瑤，萬金，□瑤百金，

士之琺五十金，庶㊇人之琺十金。自萬金以下，宜次言諸侯之琺千金，大夫之琲百金。此書殘缺㊈，集錄者不續，以見闕文耳。天子之弓射人，步劍㊉牛馬，犀□器千金。步劍，疑步光之劍也。犀似水牛，庳脚⑪，脚有三蹄，黑色。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言氣勢傑駭也。天子之狗走百里，執⑫虎豹。言筋力壯猛也。

㊀周，原作用，洪校據事類賦注引改。㊁注出，原作視，洪校據御覽引改。㊂玉果，水經河水注，御覽及事文類聚玉部引，均同。惟說文繫傳玉部引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寶，玉琄，』注曰：『琄，石似珠也。』傳注文俱不同蓋果琄一聲之轉，故通用。㊃注如，原作大，道藏本作女，洪校據御覽引改。㊄璿，水經河水注引同，惟說文繫傳，璿古文𤪌，引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寶璿珠，』作𤪌，不同。穆傳爲古文，或同說文之古文也。凡說文繫傳所引，或爲宋人所見穆傳異本之一班，而今不可考矣。㊅燭，御覽引同，洪校據文選注引作爓。㊆注汋，文選注引同，洪校據御覽引作液。㊇庶，翟校本如是。各本俱作鹿，檀曰：『鹿當爲庶字之誤，』是也。㊈郭注論缺文，余別有說，見讀穆傳十論之第五節。㊉步劍，翟曰：『步上劍下，似皆有缺文。注以步劍屬句，亦疑之也。』⑪注庳脚以下，洪校改正。⑫執，邵本作勢，誤。

實案：呂氏春秋觀表篇曰：『聖人上知千載，下知千載，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

幡薄，從此作矣。』綠籙古字通。綠圖卽籙圖也。賈子修政語上篇曰：『黃帝取綠圖，西濟積石。』墨子非攻下篇曰：『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顚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然則穆王所披之圖，所視之典，皆古聖王或周先王之遺也。大抵圖典必甚多，此或僅取其有關西征者。而同一珤也，有實物，有價値。故天子之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此指實物而言，不外金銀珠玉。珠玉取之於西方，金銀蓋出自中國。以穆傳但有賞賜金銀於西方之人，而未有取金銀於西方也。玉果亦作玉琨，琨爲玉佩，後漢書張衡傳云：『獻環琨與璪縭兮，』是其證也。璿珠與璿瑰蓋同物，璿瑰亦作瓊瑰，瓊琁同字。故說文云：『琁亦璿字。』文選注引。則璿珠卽旋珠也。釋詳卷二卷四之珠澤，及采石。燭銀，蓋卽以銀之光耀，能燭照人面，故名。卷二云：『白銀之麕，』則銀爲白金也。近人謂玉膏卽今之石油。亦曰煤油，曰火油，見王樹枏新疆圖志。而黃金之膏，未審何物，或卽金泥，蓋以純金爲之。用以塗飾器物者歟？李思倫白萬國通史曰：『金銀銅鐵錫五金屬，上古最先覓得者，厥惟黃金。以金雜沙中，湧現地面，燦然奪目，故人易見之也。古人初得黃金，尙未知鎔鑄之法。且所得無多，金質又太柔輭，故黃銅代(Bronze)始興之際，

僅略有生金鎚就之器耳，既知黃金可用，乃始尋覓而得黃銅，亦卽以生銅鎚成諸器」。（前編卷一第十六頁。）此論銅器時代之金銅問題頗詳。然中國古書凡言金者，皆銅也。（見博物志。）惟言黃金，乃真卽今之金耳。而穆傳所記黃金之環，黃金之鹿，黃金之嬰，不一，則用金已極多，決不在銅器初期。其文化之深，豈待言哉！至若「天子之珤萬金」云云，此正指價值而言中有缺文，當幷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之珤，必與西征途中賞賜諸國之等差有關，惜其體制，今不可得而詳也。天子之弓一段，缺文甚多，不可全曉。弓劍爲射獵之具，狗馬尤爲要需。天子之馬能勝他人之猛獸，（古多役使猛獸。）天子之狗能執虎豹。清初吳振臣寧古塔紀略云：「獵犬最猛，有能捉虎豹者。」此亦可徵穆傳之語爲不虛矣。然則西周狗馬之猛健，乃與未開社會之所產者相邇哉！惟下訖於戰國之世，又稱代馬胡犬，豈產生之地域已轉移耶！

柏夭曰：「征鳥使翼」曰：□烏鳶（鳶音緣，鵰(一)也。）鶤(二)鷄飛八百里。（鶤(三)卽鵾鷄，鴻(四)鵠屬也。）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五)。野馬走五百里，（狻猊，獅子也；(六)食虎豹。野馬(七)亦如馬而小。狻音俊。(八)猊音倪。）邛邛距虛走

百里，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蛩蛩⑩距虛，』並言之耳。麋⑪□二十里。自麋以上，似次第獸能走里數遠近。

㊀注鴟，原作彊，翟校改。㊁鶤，原作鸛，洪翟校據文選注，御覽引，改。㊂注鶤，原脫，郝校據文選注引，補。㊃注鴻，原脫，洪校據御覽引，補。㊄狻猊□，洪校據爾雅注，初學記，御覽引，皆作狻猊日走五百里。㊅注也，原作亦，陳據御覽八百八十九引，改。㊆注馬下亦字，疑衍。㊇注音俊，翟曰：爾雅釋獸釋文，狻，先官反，蓋音酸之譌。」㊈走百里，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作『日走五百里』。㊉注蛩蛩，范本作蛩蛩誤。⑪麋，程本作糜，注同。後凡麋，程本作糜，不再校出。

實案：名，大也。名獸，大獸也。野馬騊駼之屬。此柏夭補中鳥獸飛走里數，必與後至西北大曠原之翔畋有關係。卷三所謂『得獲無疆，鳥獸絕羣』或即預定於此時也。然則此河出圖典，不爲西征者之指導，或預定計畫書耶？

曰『柏夭既㊀致河典，』典，禮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圖所㊁載，河伯以爲禮，禮穆王也。乃乘㊂黃之乘，爲天子先，先驅導路也。㊃所乘馬盡黃色，爲先驅也。以極西土。極，竟。

㊀既，原作皆，洪校據御覽引，改。㊁注所，原作數，翟校改。㊂乘下原有渠字，今刪。洪校據御覽引無渠

字，是也。渠黃在八駿之列，此不當複見。渠字顯係後人妄加。況詩鄭風叔于田篇曰：「乘乘黃，」漢書禮樂志曰「出乘黃之乘，」此皆可為不當有渠字之證。⑭注所乘馬二句，洪校據御覽引補。

實案：墨子曰：「河出綠圖，地出乘黃。」（金樓子興王篇曰：「舜時，西王母使使獻乘黃之駟。」亦可證。）則不獨河圖由古，雖乘黃亦行古之禮也。說文曰「典五帝之書也。」莊都說典大冊也。」則此河典蓋出自黃帝綠圖，圖典異名同實也。且周易繫辭傳曰「行其典禮，」是又不過據成典以為合法之事，故典字引伸之義，亦訓法也。若水經河水注云「穆天子傳曰「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酈氏所見，與郭注同。大抵穆王欲西征，非依河伯之圖典不能行，是河伯實為交通西方之大負責人，而河即為西方交通之一大機關也。夷考太古人類交通之開始，必為山岳交通。其時山岳方陂陀而隆高，不如今日經數千年之風雨所剝蝕而尖削崎嶇不易行也。及其更進，必為河流交通，同時山岳河流並行交通。故禹貢載雍州貢道云「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敍。」此足明中國古代山岳河流並行之交通久矣。河宗氏當穆王之世，而行其典禮，不亦宜乎！雖然，今日東西文

化之不同，於此可得而徵論者，東方開化較早，其君長以仁孝臨天下，故不敢自暇自逸，多有踰葱嶺而西行者。西方不然，荒曠久遠，其豪酋自始卽石城金室而居，務以安富尊榮，縱恣自娛爲極，故罕有踰葱嶺而東來者。則其文化之根本不同，未可混視也。抑中國古代行於平地之大車多駕牛，惟行於山地之車曰輂，則駕馬。禹乘四載，已用輂矣。故東方由陸路，憑馬力而通西方，自古而已然。不待蒙古民族崛起，而始馳騁於歐亞兩洲也。今也西方由洋海，藉輪船及蒸汽之力而來東方，交通之方法，又根本不同。此則東方民族所宜急起效法而圖强，以勿陷於長爲被壓迫之民族者也西土解詳卷三。

乙丑，天子西濟于河。□

實案：乙丑，二十八日也。當云西南濟於河，而云西濟於河者，大略言之也。河下有缺文，證以卷四言『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一由中原而西北，一由西北而西南，兩相差較，地望正合。

則此缺文當卽記至於西夏氏之事，殆可推而知也。西夏氏之所以名，證以周書王會篇之北唐，以在唐國之北，故曰北唐，則西夏當亦以在大夏之西，故曰西夏。漢書地理志隴西郡大夏縣，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水經河水注云『洮水，左會大夏川，』今甘肅蘭州府河州有漢大夏故城，及大夏河。穆王西濟於河，而有溫谷樂都，正在大夏之西。此亦穆傳原文自明，而可證此時已至於西夏氏也。

爰有溫谷樂都，溫谷，言冬暖也？燕有寒谷，不生五穀㊀。**河宗氏之所遊居。**柏天之別州邑。

㊀注穀，程本作谷，俗字。

實案：溫谷樂都，當卽今甘肅西寧府之碾伯縣治。後漢書郡國志，浩亹縣有雒都谷，漢書趙充國傳作落都。雒落同音，皆樂之借用字。溫谷樂都，原本一地，卷二云『爰有樂野溫和，』與此句法相類。故漢志徑稱雒都谷，尤確為一地之證也。水經河水注云『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孫星衍曰：『穆天子傳「溫谷樂都」卽此，』是也。南涼禿髮烏孤曾大城樂都而居之。據地志諸書，卽今碾伯縣治。更考續漢書曰：

『羌無弋爰劍亡入河湟間，』後漢書西羌傳，作亡入三河間。三河間者，黃河賜支河湟河也。穆王此時西濟於河，正入河湟間矣。後世猶以河湟間為饒富之沃壤，宜乎上古目為溫谷樂都哉！或曰溫谷，即後漢書西羌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之允谷，允溫一聲之轉也。然漢書王莽傳云：『羌豪良願等獻鮮水海，允谷鹽池，為西海郡。』水經注亦云：『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允川當即出自允谷之水。是允谷在今青海境內之東南，未免過遠。無已，則惟清一統志云：『熱水泉在西寧歸德所西南三十里巴伽山。水自地湧出，如沸湯。』即今貴德廳之暖水河，以此當溫谷，或足備一說乎！或又據水經渭水注云『溫谷水導平襄縣南山溫溪。』即今甘肅鞏昌府之華川水，在通渭縣西南。然其地望更在偏東，愈不合矣。且據周書史記篇，則疑此時西夏氏已亡，僅留歷史上之故墟，而為河宗氏之所遊居者歟！河宗氏自鄘邦至此，實控制黃河之中樞，洵不愧河伯之鴻號，用能司西方之交通，而為周初西北惟一之屏藩哉！

丙寅，天子屬官效器。會官司所得之寶？

實案：丙寅，二十九日也。效，用也。器，謂珤器，下文之駿狗，是也。前云，周觀天子之珤器，而包有天子之珤也，弓也，馬也，狗也，可證。郭注未諦。

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謂三上㊀公；天子所取正者。郊父爲之。）受敕㊁憲，（憲，教令也。管子曰『皆受憲。』）用申㊂八駿之乘。（八駿名在下）

㊀注三上公，檀本作三王公。　㊁敕，范本作勅，程本作勑，皆古今字。　㊂申，原作仲□。洪校據御覽引改。洪又據臧鏞堂說宋板爾雅疏引作『用中』，然中亦當爲申字之誤。

實案：申，展也。和，調也。正政古字通。正公者，執政之上公也。後凡兩言『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正公在諸侯王之上，可證。郭注謂三上公，是也。古者天子出，必備官而行，故有三公也。郊父人名，亦猶造父謀父皆人名也。且正公郊父者，猶七萃之士高奔戎，皆於官名下而綴以人名者也。洪頤煊曰：『郊父，卽圻父也。古郊圻通用。』則謂卽圻父官名，詩小雅作祈父，尙書酒誥之圻父農父宏父，卽司馬司徒司空三公也。此則於上文爲正公官名，而下又綴以圻父官名者，亦足備一說。必至此而始申八駿之乘者，蓋自此而西，山路峻危，非駿馬之力不勝任也。

以飲于枝洔之中，水岐成洔。洔，小渚也。音沚。積石之南河。積石，山名。今在金城河關㊀縣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

㊀關，原作間，洪翟校改。

實案：積石即積石山，在今青海土爾扈特南前旗，黃河之南，阿里克土司之東。董祐誠說積石之南河者，黃河流經積石山南者，是也。古枝歧字通用，洔沚通用。枝洔者，水歧而成爲小渚者也。枝洔之中，當即在積石之南河中，今黃河流經此，猶受諸小水。水道提綱曰：『黃河又東南流，屈曲七百餘里，東逵阿木你厤纏母孫大雪山之南，受小水數十，大雪山即古積石山。』夫既受小水數十，則自必有枝洔可以登臨，其地狀正密合也。穆傳每言天子飲於某某，則此亦必爲天子飲於枝洔之中，或曰『飲馬於枝洔之中』，恐未確也。黃河有初源，有重源。初源出今新疆焉耆府。參照卷二黑水。山海經北山經曰：『敦薨之山，』故郭注曰：『河出北山，』即漢書西域傳之北山，今天山也。重源出於積石，山海經海內西經曰：『河水出崑崙東北隅，西南入渤海，又出海外，入禹所導積石。』大荒北經曰：『河濟通過也。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

禹所積石，』西山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水經河水注曰『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此皆黃河重源出於積石之古說也。故積石之南河，卽在此積石之山南，及其屈而繞積石山東北流，則爲析支，亦曰河曲，計穆王此時，早已逾析支河曲，而至於積石之南河也。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最爲明確。郭注之晉河關縣，自與漢河關縣同在今甘肅西寧府貴德廳西。或謂在蘭州府河州西者，非也。翟云升曰：『晉書地理志，金城隴西二郡，皆無河關。蓋東晉之初，曾復西漢之舊，而史失之。』翟說是也。自唐李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縣，今河州西北之小積石，爲禹貢積石，而杜佑通典踵其謬。宋蔡沈更援以作尙書集傳，遂相沿至淸世而始正其失。淸一統志云：『積石山卽今大雪山，在西寧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黃河北岸，緜亙三百餘里，上有九峯，爲靑海諸山之冠。河流其南，至山之東，乃折而北。』此河流其南，正卽是積石之南河，至山之東，乃折而北，則又是積石之北河，而爲河曲析支之地也。

且山海經言『積石之山，萬物無不有』可見富庶，或竟爲上古之市場也。故黃帝西濟積石，禹貢雍州貢道浮於積石，皆足證上古積石，實當東西交通孔道之衝要。豈若漢唐而還，遂爲西羌所遮遏而不通者哉！

天子之駿：駿者，馬之美稱。赤驥，世所謂騏驥。盜(一)驪，爲馬細頸。驪，黑色也。白義，(二)踰輪，(三)山子，渠黃，華騮，(四)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五)赤者爲棗騮。棗騮，赤也(六)。綠(七)耳。紀年(八)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九)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即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耳。案史記『造父爲穆王得盜驪華騮綠耳之馬，御以西巡遊，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皆與此同，若合符契。狗：重工，徹止，(十)雚猳，□黃南，□來白。皆駿狗之名，亦猶宋鵲之類。

(一)盜，洪校據史記秦本紀作溫，溫盜形近易誤。(二)義，黃校硃筆作쨭，出僞列子周穆王篇。(三)踰輪，洪校據秦本紀索隱引作騟輪。踰騟輪騟皆形近易誤。(四)騮，洪校據秦本紀集解引作駵，駵騮古今字。(五)注驃，原作標，洪校改。秦本紀集解亦作標。(六)棗騮赤也，洪校改作『騮赤馬也』，刪棗字不合，增馬字是也。(七)綠，黃校引索隱作騄。(八)注紀年，原作綠耳，洪校據秦本紀集解引改。(九)注驪，洪翟校據爾雅疏，及御覽引改。(十)止，洪校據道藏本，改作山。

實案：此補敘天子之駿及狗也。狗之出處不可詳知。駿則除古本竹書紀年，北唐驪

馬生綠耳，當別爲一馬之外。郭注又引史記，則史記趙世家云：『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騹騮綠耳，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書，趙高曰：『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遠行乎？』又水經河水注云：『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圓三百仞，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騹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此皆但言騹騮綠耳盜驪，而不具言八駿。陳逢衡曰：『博物志白義作白蟻，踰輪作騊駼，無山子，另有飛黃。』（案騊踰有誤。）蓋或傳聞有異也。惟八駿之中，既明有產於桃林之塞者，文十三年左氏傳言：『晉守桃林之塞。』其地在今陝西靈寶縣，凡靈寶以西，潼關以東，皆古桃林之塞也。然春秋之世，已言屈產之乘。而戰國之世，更言代馬，不聞桃林產馬，豈其地靈已洩哉！博物志云：『周穆王有犬名粍毛白，』疑卽此來白。

天子之御：造父，三㈥百（下云『三百爲伊』者。）耿翛，㈡芍及。（造父善御，穆王封之於趙城，餘未聞也。）曰：『天子是與出□入藪田獵釣弋。』（弋，繳射也。）

㈢洪校據卷四云「參百爲御」改作參，注並同，然三參古字通，則不必改。　㈡儵，黃曰：「吳本作脩」，卽吳抄本。

實案：天子之御四人，造父見史記秦本紀趙世家。三百卽參百，見卷四。劉師培曰：「耿翛，疑卽尙書之伯冏也。書序云「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尙書大傳史記周本紀，說文引周書，皆作伯臩，是冏字正文本作臩。尙書釋文「冏一作臦」漢書古今人表又作伯煛，「煛音居永反」，臦煛均係臩字傳寫之訛。居永反，則耿冏二字音近義通。穆傳叚耿爲臩，故知耿翛卽伯冏。又卷四云：窗茵，亦卽伯冏。」然劉氏說冏耿可通，而耿翛之名，終未全明也。餘詳卷四疏，芍及更不可考。

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猶充也。）而辨㈠于樂，（辨作遊樂之事？）後世亦追數吾過乎」！㈡（穆王遊放過度，行輒忘歸，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奉天時也。）㈢農工既得，（歲豐登也。）男女衣食。（無飢寒也。）百姓珤富，（富者安也。）官人執事。（各視職事。）故天有昔，㈣四時，民□氏響。（響音國？）何謀于樂？（言不規樂而樂自及？）何意之忘？（常愼德也。）與民共利，世㈤以爲常

也。』天子嘉之，善其有辭。賜以左佩玉(六)華。玉華之佩，佩之精者。乃再拜頓(七)首。

(一)辨僞列子周穆王篇作諸，乃晉人不達古義者所改。 (二)注天原作六，洪校改。邵本正作天。 (三)旹，道藏本程本檀本皆作旹，卽旹之變體。 (四)響下原有口缺文，今刪。翟曰：『氏是古通用，響則饗之譌，以上下四字韻語例之，民口氏響爲句。』孫曰：『口蓋誤衍，注音國，疑當作言，同。蓋郭本響正作饗，下亦無口，故注卽以言讀饗。今本正文既譌衍，幷以改注，遂不可通。』 (五)世，范本邵本無世字。 (六)玉，原脫，洪翟校據御覽引補。余檢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引亦有玉字。 (七)頓，當作䭬，䭬卽稽之本字，與頓形近而誤。卷三云『奔戎再拜䭬首，』可證。

實案：辨借爲槃，樂也。通作般盤字。尚書無逸曰：『盤于遊田』，孟子公孫丑篇曰：『般樂怠敖』皆是也。郭注讀如字，未諦。以後言『七萃之士高奔戎』句而例之，則此『七萃之士』下之缺文亦當爲人名也。其所言者，與莊子天下篇云：『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一段文正相脗合。可知上古社會之眞相如此。凡尚書周書及儒家道家法家書中之所謂常，皆卽此天常也。

天常者，社會自然日常行用之事也。無論何時何地之人間社會，必有政府及民間相維相繫，一日不可少者也。自非深玩先秦古書，鮮有能知「常」及「天常」爲何物者矣。且古本竹書紀年山海經及墨子非樂篇，皆言夏啓淫樂而不及穆王，此亦可證穆王非真荒於遊樂者。

卷二

古文

□柏夭曰：㊀ □封㊁ 膜晝㊂于河水之陽，膜晝，人名。膜㊃音莫。以爲殷人主。主，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

㊀曰，原作口缺文，洪校據道藏本程本改，范本亦有曰字。 ㊁封上當脫『天子乃』三字，後言『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可爲例證。 ㊂事物紀原誤讀『封膜』爲人名，又誤晝爲畫。 ㊃注膜音莫，原作『疑音莫』，翟校改。

實案：缺文在卷端，當所缺甚多，不可詳知。河水之陽，當卽積石之南河北岸，迤西北以至柴達木河北岸一帶，在今青海土爾扈特旗，及和碩特旗境內，是也。卷四云：『自西夏至於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容有變詞言之者。珠余氏當卽膜晝也。水北曰陽，必穆王自經積石之南河而後，卽依南河之北岸而西行。故中途封膜晝於河水之北岸也。膜晝爲人名，而膜字之意義不可曉。蓋不若膜拜之膜借爲拍，

西膜之膜借爲漠，皆可循文義而推知之也。或曰『膜晝猶番晝也，』然番義非古也。況以人名膜晝而比於膜稷卷四膜犬，山海經亦擬於不倫也。不若視同人名曰潛時，曰命懷之類，正不必過事深求也。商頌之詩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氐羌卽居於河水之陽者，商初，早已來臣服，必世通婚姻，如唐嫁文成公主於吐蕃故事。故穆王封膜晝以爲殷人主，主宔通用字。謂守宗廟神主也。後言『太王亶父封其璧臣長季綽於舂山之虱，妻以元女，以爲周室主，』可爲比證，郭注云『主其祭祀，言同姓也。』殊失之。今世社會學家言『古之母系，卽是舅系。』當卽一種甥承舅嗣之制，自古而已然。故劉淵本匈奴種，以漢甥而姓劉。此膜晝亦必非商胤，自當以先世通婚，遂爲殷人主也。秦本紀有『亳王號湯，』則在周末猶有戎王襲用湯名，並襲其都邑之號者，當亦此類也。而日本小川博士謂『膜卽亳薄之同音通用字，膜晝卽亳丑，殷人之後裔，』失之穿鑿甚矣。

附記　近人有謂殷商原本戎夷者，書康誥曰：『殪戎殷，』國語周語引太誓曰：『戎商必克，』周書世俘解曰：『謁戎殷於牧野，』商誓解曰：『肆我戎殷』此皆周人

稱殷商曰戎之證。昭二十四年左氏傳引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墨子非命下篇引太誓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非命上篇天志中篇兩引同，而字句略異。）周書明堂解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此皆周人稱紂曰夷之證。然此不過如南北朝之世，互詬交詈，謂南曰島夷，謂北曰索虜之類耳。非眞殷商爲夷狄也。不然，則億兆夷人皆中國之民也。此豈夷狄也哉！大抵世之盛治也，則夷狄亦中國也。世之衰亂也，則中國亦夷狄也。晉、楚、吳、越、秦、莒、杞、宋諸國，皆中國民族所建之國也。而春秋學者往往夷狄之，故曰『詩春秋學者，衰世之造也。』孟子離婁篇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此老尤喜古事今說，羼入後世之事情，如謂『禹治水而淮泗注江，』明明春秋以後之事也。故復以春秋法而說舜文王爲夷人，眞郢書燕說之喋舌也。今復有人據呂氏春秋長利篇曰：『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一語，因謂周亦戎夷，則不顧戎夷乃一人名，與周何與。尤眞心存詆古，而目不視書者矣。

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似㊀說古之賢聖所已居？）爰有大木碩草；（㊁碩，人也。）爰有野獸，可

以畋獵。

㊀注似，原作以，翟校改。邵本范本正作似。　㊁注所原作以，翟校改。　㊂草，范本道藏本作艸，後同，不再校出。

實案：丁巳，五月二十日也。西南升□，當卽升今青海之巴顏喀喇山。□缺文當甚多。金蓉鏡曰：『上文都居游居，與此主居同例。都居謂都會，游居謂遊牧，主居謂宗廟所在也。』然或說卽膜晝之所主居，未可定也。所謂西南，與卷四云：『河首襄山以西南』之文字符合。山海經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䍃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東望蟺淵。』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正卽所謂『爰有野獸，可以畋獵』者也。而在崇吾山之西，則正在河首襄山之西南也。崇吾山在黃河之南，則河首襄山必在黃河之北也。河首襄山，在今何地，則可以河首而求知之。河首當卽河源，渭水發源之山有渭首亭，及渭源城，則黃河發源之處有河首，正可爲例證也。隋置河源郡，在今青海南，然未足據也。後漢書段熲傳曰：『遂至河首積石山，』猶以河首積石混言之也。西羌傳曰：『羌地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緜地千

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今本無此接字，據通志增。鄯善車師諸國。』續漢書曰：『西羌自賜支以西，至河首左右居今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卽析支也。』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水經河水注引。此皆大抵言河首在析支之西，析支乃在積石之東北，則析支以西之河首，必在積石之西北也。而所謂『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緜地千里』者，與穆傳言『自西夏至於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除西夏而計之，正略符千里之譜。更玩西羌傳云：『南接蜀漢徼外蠻夷，』正承上文之析支而言其外所接界。又云：『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亦正承上文之河首而言其外所接界。則河首必在今青海北部，與新疆接界之間，可知也。又考山海經西山經曰：『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原渾渾泡泡，』北山經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泑澤，出於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海內西經曰：『昆侖之虛，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此乃記之甚爲詳明，並不徑以敦薨之水，卽今新疆焉耆府之開都河亦作海都河。爲河源。而泑澤卽今羅布泊，亦止認爲潛源。必

通過渤澤，再出昆侖之東北隅，夫然後而爲河源。此出東北隅者，必卽今達布遜淖爾也。以行其北者，必卽今爲那莫洪河，爲柴達木河，爲格德爾古河，爲札遜池，是也。古說河源最怪，不分水之通隔順逆，悉爲同流。此諸水猶祇其一端也。 西南又入勃海者，則卽入今鄂陵札陵二海也。水經云『河水出東北陬，屈從其東，流入渤海。』董祐誠已釋渤海卽鄂陵札陵二海矣。而楊守敬非之，殊爲不取也。 又出海外者，則卽積石之南河也。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者，則卽河曲從東南轉西北，而爲積石之北河，乃禹所導者也。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蓋禹導積石，施功於此，從其下流始也。 計穆王此時，行經河首襄山，若必遠至鄯善今甘肅敦煌西。 車師今新疆土魯番。 未免道迂。惟循今柴達木河流域，而亦不必至達布遜淖爾，當在南山叢嶺之西，有所謂烏蘭代克山等者，河首襄山其卽在此乎？治古書者不能不姑循古義，故不取漢後及近世河源諸說。 自此而西南，則卽巴顏喀喇山也。故曰西南升□，當卽升今之巴顏喀喇山也。清一統志曰：『巴顏喀喇山不極峻，而地勢甚高，自札陵鄂陵二海之西，以漸而高，登至三百里，始抵其下。山脈西自金沙江發源之犂石山，蜿蜒東來，結爲此山，山之前後，杳無人烟，其土石黑色，多野獸，饒水草。』是在今日，猶可與穆傳山經所謂『畋獵』『搏獸』者，相證而益明也。且山海經海內北經曰：『昆侖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

楚辭哀時命曰：『望閬風之板桐，』板桐卽氾林，則昆侖附近，本多林材。亦古時氣候，較今爲和暖。故有大木碩草，愈足爲野獸所依居而可以畋獵也。

戊午，𠷎□㊀之人居慮（𠷎，㊁古疇字；居慮，名。）獻酒百□于天子。（百下㊂脫盛酒器名。）

㊀𠷎□，陳作𠷎余，襲檀疏之誤；卷三有𠷎余之人，非卽此也。㊁注𠷎，原脫，從明抄本補。㊂注下，邵本作□，缺文，足證缺文有誤者。

實案：戊午，二十一日也。『𠷎□之人，』猶『珠澤之人，』『赤烏之人，』『曹奴之人』等，惜不可詳也。獻酒蓋戎禮，非華夏之禮也。自此而西，皆荒服之國，故不復見華夏之隆禮矣。

天子已飮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㊀赤水之陽。（『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

㊀阿，洪校據西山經注引作側，陳曰：『藝文類聚山部御覽三十八，俱引作阿。』

實案：昆侖之阿，赤水之陽，當在今巴顏哈喇山之西部，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之北

岸。昆侖之阿，與赤水之陽，亦二合地名，所以示其確鑿不移也。當時天子留宿，或有行宮，亦未可知。且下文言：『天子升于昆侖之丘，』則此地尙爲昆侖之阿，而非昆侖之丘也。蓋水之阿爲曲隅，山之阿亦爲曲隅，皆其山其水之邊外附近地，而尙非其山其水之本身也。山海經言『赤水出昆侖東南隅，』淮南子作東南陬，陬亦隅也。水北曰陽，故赤水之陽，卽赤水之北也。莊子天地篇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是必經行乎赤水之北，而後克登於昆侖之丘，與此穆傳所記先後遊登之次，全然同一也。遊赤水，登昆侖，觀天下之奇景勝蹟，古今人之心理，豈相遠哉！董祐誠曰：『金沙江上源三，曰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曰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曰喀齊烏蘭木倫河，蒙古語謂赤色曰烏蘭，蓋卽赤水，』是也。然經行此三烏蘭木倫河之北，於理宜在其最北一源，卽在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之北也。離騷曰：『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流沙，卽今蒙古大戈壁，通入甘肅青海境內。此亦足證古人西行之路程，必當在今金沙江上游，最北一源之北岸也。况淸一統志云：『三烏蘭木倫河，皆在金沙江源之北岸，甚深闊。』此又天然之形勢所阻，不得不

依其最北一源之北岸而行者也。然若後世所記，有梁書夷貊傳河南王所居之赤水，唐書西域傳李靖討吐谷渾之赤水源，皆卽今西寧大通河上源之烏蘭木倫河。又唐書地理志之赤河，卽今新疆喀什噶爾河上遊之烏蘭烏蘇河。此則俱與穆傳之赤水無關，又不可不一辨也。郭注言『昆侖有五色水，見山海經，』然今山海經僅見赤水青水黑水三色水而已。而河圖及博物志乃皆言昆侖出五色水，豈今本山海經多佚文耶？

爰有鶤鳥之山，（鶤音甄，一音栴㊀。）天子三日舍于鶤鳥之山。□

㊀音栴原作名栴；洪翟校改。黃曰：『道作旃，』謂道藏本也。

實案：鶤鳥之山，當卽今新疆于闐東境之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郝懿行謂『卽西山經之鳥山，』非也。西山經曰：『槐江之山，南望昆侖，西望大澤，北望諸毗，鷹鸇之所宅也。』亦尙非此鶤鳥之山。玉篇曰：『鶤同鸇，』是舊讀鶤卽鸇字。然鶤之造字从垔得聲，僊从䙴得聲，垔䙴皆从西得聲，則鶤僊或同字，特以其爲鳥，故从鳥作鶤

耳。僊字又作仙，西山經云：『欽䲹殺葆江於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𡾋崖。欽䲹化爲大鶚。』化卽仙化也。大鶚卽仙鳥也。而𡾋崖，卽仙鳥之山也。鍾山，卽春山。不曰昆侖之東，而曰春山之東者，則是舉𡾋崖以該昆侖也。不妨舉𡾋崖以該昆侖者，必𡾋崖爲昆侖之一部，而後可舉以該全體也。楚辭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昆侖兮食玉英。』瑤之圃，卽𡾋崖。先瑤之圃而後昆侖，與穆傳先鵄鳥之山而後昆侖之丘，正相脗合。愈足證『𡾋崖』『瑤之圃』卽鵄鳥之山也。且西山經言：『南望䍃之澤，』文選思玄賦曰：『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䍃𡾋瑤古字通。山有『𡾋崖，』『瑤之圃，』水亦自必有『䍃之澤，』『瑤谿之赤岸』也。穆傳後又言『瑤池，』合而觀之，則凡瑤之意義，一必含有鹽味，又一必帶有赤色也。今新疆和闐州之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清一統志作『硇什達爾烏蘭落布遜山，』水道提綱作『勒科爾烏藍達布蘇阿林山。』）亦曰硇什達爾烏蘭達布遜山，（一本地圖如此。）山形高大，石多赤色。回語謂硇砂曰硇什達爾，紅曰烏蘭，鹽曰達布遜，山產硇砂紅鹽，故名也。是與瑤之意義，無一不合，而安得不謂爲卽古之𡾋崖哉！欽䲹化爲大鶚，本古之神話，而案其事實，則鶚者，鵰鶚也。鵰鶚鷲鴒，

皆鷹之屬也。新疆本爲產鵰之地，近人著羌海雜談曰：『青海番地，樹林叢密，而枝上無鳥巢，以平野無層巒扞蔽，狂風四至，捲樹如束，震撼摧折，鳥不能安居。野獸毒蟲，充牣林箐，升樹捕雛而食，羣鳥不能禦。又無民居相倚，荒僻處所，竟無一枝可借。是以大小羽屬，多棲於斷崖荊棘之中，種類遂不見繁息焉。』（地學雜誌第十一年第二三期。）然則穆傳前言『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正即青海番地獸多鳥少之景象。而此忽言『爰有鵰鳥之山，』則必已出今青海境，而入今新疆境，有產鳥，且爲產鵰之區域矣。物以驟覩而見貴，遂從而名曰鵰鳥之山歟！特今之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產鳥之狀況如何？尙待目驗耳。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

實案：辛酉，二十四日也。昆侖之丘，卽今後藏新疆閒之昆侖山脈。漢書西域傳所謂于闐南山者，是也。古來言昆侖者，紛如聚訟。然古書俱在，可覆案也。山海經西山經海內西經，淮南子墬形篇，大都言昆侖四隅出水。而廣雅釋地，水經河水注，均沿襲

之。惟淮南蓋雜神仙之說，故謂『黃水三周復其原，』與今地望不合。何秋濤朔方備乘謂『黃水卽鄂畢（Obi）河。』不足據。而山海經亦有兩說焉：西山經云『昆侖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於大杅。』此與佛氏言『阿耨達池出四大水，注四大海』者，相似而實不同。因佛氏謂『東面者，斯陀河，出金剛獅子口。』卽今中國之塔利木河。『南面者恆伽河，出銀象口，』卽今印度之恆河（Ganges R.）亦曰殑伽河。『西面者，信度河，出金牛口。』卽今印度之印度河（Indus R.）亦曰辛頭河。『北面者，縛芻河，出琉璃馬口。』卽今中央亞細亞之阿母河（Amu R.）亦曰烏滸水。茲姑從華嚴音義而說述之，若長阿含經及玄奘西域記，則又復有異同也。而西山經之河水，卽黃河；赤水，卽金沙江；洋水亦作清水，卽印度河；黑水卽阿母河。蓋中印兩國古哲，各爲其國而記之，不必同也。此第一說也。海內西經云：『海內昆侖之虛，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遇

畢方鳥東。』此惟東北東南兩隅出水，與西山經全同。而西北西南兩隅，忽有四水，則全不同矣。此第二說也。大抵昆侖附近之地，出水甚多，爲便於記憶，故以四隅出水記之。然西山經以其爲西山而記之，則水之東西分流，所以見昆侖爲中央及西方兩極之分水嶺也。海內西經以其爲中國海內而記之，則赤水之東流海內，所以見昆侖爲中央之極，在西界之大高原也。二者各明一義，故不必同也。然今以海內西經與穆傳合，姑卽此而論之。東南隅之赤水，東北隅之河水，均詳前疏。但謂『赤水東行而南流入於南海，厭火東。』則古人地理之特別法，（參照卷二黑水。）以爲金沙江下流，接今富良江，卽紅河，入今越南之東京灣，而不顧其入岷江，與河有重源之說，蓋同一類例也。西北隅之洋水黑水，卽今葱嶺北河南河，分流東合而爲塔里木河，亦別詳後疏。惟西南隅之弱水青水，『東行又北，又西南，』梠並而行，與今西藏之鴉魯藏布江喀喇烏蘇江二水並行而東而北，又東折而西南流之方向，正相脗合。則弱水青水非卽此二江水而何哉？故此弱水與禹貢之弱水迴異。當卽今後藏札什倫布至阿里部之陸海，與今滿洲之窩集，古稱弱水者，正同一理。（參照附記。）而其下流，則爲

今鴉魯藏布江也。青水卽喀喇烏蘇江，而其下流則爲怒江，卽古之瀘水。怒瀘一音之轉，番語喀喇之義爲黑，瀘亦黑色，青黑色相近，因青水而轉名黑水，（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之三足青鳥，卽三足烏也。烏色黑而曰青鳥，此青黑古可相通之證。）故董祐誠謂『此卽禹貢梁州之黑水』也。然則昆侖四隅出水，當今何水，旣已一一明白，而昆侖可知也。凡言四隅者，猶皆爲附近之地，而非其本身也。故去其四隅附近之地，而後眞正之昆侖可得。此一法也。不僅唯是，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西海，卽今青海，及附近諸海。流沙卽今蒙古大戈壁，西連新疆東境，赤水卽金沙江，黑水卽葉爾羌河。用以定前後，猶今西藏之分前藏後藏，可爲正比例。弱水之淵環其下，則後藏陸海，及鴉魯藏布江附近環列之唐格攸賴木湖，騰格里湖，羊卓雍湖等皆是。炎火之山在其外，則今新疆自喀喇和卓，歷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之北，一帶火焰山，古亦謂之燭龍，或作逴龍，是也。凡西海，流沙，赤水，黑水，弱水之淵，及炎火之山，皆在昆侖之前後左右四方，然則去其四方附近之地，而眞正之昆侖亦可得。此又一法也。以上凡二法，旣去昆侖之四

隅四方，則無異將崑崙之四至八到，全數劃淸，而眞正崑崙之丘，自然赤裸裸一絲不掩而暴露，非卽今後藏新疆之交所謂崑崙山脈而何哉？故若魏源海國圖志，釋『崑崙爲卽葱嶺，』良有不合。而鄒代鈞西征紀程，以『西藏大平原當崑崙之丘，』亦爲未允。惟丁謙著漢書西域傳考證，指爲『卽于闐南山』則洵乎同符古今，大要不謬矣。于闐南山產玉，與崑崙產玉，原正密合。故穆王升崑崙之丘而後，西至春山，又復折而東還，至羣玉之山。蓋羣玉之山，卽崑崙之連麓也。然今崑崙山脈卽漢于闐南山，但領域頗廣，東西約千餘里，周圍約二千餘里，顯然與海內西經言『崑崙之虛方八百里』者，不合。豈知古人記里數，大抵疏而不密，如漢世稱『陰山千餘里，』由今計之，乃有三四千里，卽其例也。更何嫌於崑崙之丘，方八百里之數哉！若夫崑崙一名詞，與言混淪，言囫圇，聲近則義通，又似古人之命名，原含有神祕之意義矣。

附記　後漢書云：『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云：『挹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云：『貞觀二年，以奚國阿會部爲弱水州。』何秋濤朔方備乘推定爲『弱水

卽今吉黑二省之哈湯二省之地，東抵大海，北至俄羅斯一帶，皆叢林密樹，鱗次櫛比，號爲樹海。廣袤幾五六千里，人跡不至，陽景罕落。樹葉常積數尺許，雨水泉水皆不能流，盡爲泥滓，入者必陷，疑於不能載物，故古稱弱水，非別有一水謂之弱水也。』如何氏之說，則今西藏自札什倫布至阿里，入夏，四山氷雪融化下流，隨地皆水，夙有陸海之名，雖秋冬水涸風高，沙礫飛揚，蔽障天日。然在上古，或爲大木碩草，蕃蕪之區域。容與北滿之弱水相類似。故古稱弱水，其理正無二致也歟？乃若漢金城郡臨羌縣西，有弱水昆侖山祠，此不過是祠昆侖弱水之處，並非昆侖弱水之所在也。說者不察，因謂『今青海水不能浮舟，卽是弱水。』豈知案之山海經所記，萬不能合乎！

以觀黃㊀帝之宮。『黃帝巡遊四海，登昆侖山，起宮室於其上。』見新語。

㊀陳曰：『文選景福殿賦注引黃作皇，』古黃皇二字通用。

實案：黃帝之宮，當在今崑崙山脈之北，阿勒騰塔格嶺之上。昆侖之丘雖有方八百

里，而黃帝之宮，僅不過佔一隅之地而已。水經河水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卽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昆侖，觀黃帝之宮。」黃帝宮，卽阿耨達宮也。』河水注又云：『于闐南河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並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牢蘭海，卽今羅布泊，則阿耨達大水卽今車爾成河，亦曰卡牆河，古且末水也。本曰策爾滿，卽且末之音轉，近世訛曰車爾成，曰卡牆也。蓋車爾成河出今阿勒騰塔格嶺之西北，與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正相符合。故可斷定其卽阿耨達大水，而阿勒騰塔格嶺卽阿耨達大山。阿勒騰塔格，與阿耨達，本爲一語音之轉。（此佛說阿耨達山，與前引阿耨達池出四大水不盡同，尙當別論之。）其上有大淵水，則今車爾成河之上源，阿克塔克之東，尙有湖泊可尋。此皆酈氏說『黃帝宮卽阿耨達宮』，鑿鑿可證者也。大抵往古先代之遺宮故址，往往爲佛寺所佔有，曷勝今昔之慨。更考荀子彊國篇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楊倞注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爲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是也。』

準此以談，則黃帝之宮，必亦爲上古塞外之明堂也，何疑哉！山海經西次三經言：『昆侖之丘，是惟帝之下都。』郭注云『天帝都邑之在下者。』然例以中次三經言：『青要之山，是惟帝之密都，』『和山，實惟河之九都，』當皆帝卽黃帝，而尊爲天帝也。而何以於昆侖之丘，謂之下都，必亦以其爲塞外之明堂也。若夫海內西經曰：『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此卽釋西山經言『帝之下都』一語。又淮南子墬形篇曰：『昆侖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百四十四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閶闔之中。』此淮南言之，更明細矣。當是黃帝之宮，以在塞外，故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及珠樹玉井傾宮旋室，種種珍奇，必皆出於人工所爲。如今佛寺之塑像然，而非天產物也。然此不可徵中國古帝嘗出塞而接受西方之文物也哉！郭注

引陸賈新語，亦見僞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今檢新語無此文。或曰『卽賈子新書修政語上篇之文，』則新書亦名曰新語矣。

附記　羌海雜談曰『巴顏哈喇山之北，有大沙漠共三處：一爲黃河岸之大沙灘，二爲虎山北之戈壁，皆無足觀。惟三爲柴達木北部之大戈壁，東西橫亙二三百里，南北亦百數十里。其質爲最細之沙，中雜沙粒，與大漠同。漠中空氣乾燥，倘或風晴日暖，早晚遠望，沙中山岡矗起，結爲城郭宮室樓臺殿宇，中有旌旗，有刀劍，有寸馬豆人，各相馳驟，瞬息忽更，爲樹木，爲駱駝牛馬獅象虎豹，又爲中國人，塞外人，男女衣服，悉如其制。及迹至之，都歸於無有。古書稱崑崙之山，有五城十二樓，卽此種雲氣，謂之漠市。蒙番見者，詫謂佛國顯靈，羣焉膜拜而不忍去。』（中國地學會地學雜誌第十一年第六期）此說也，與蜃樓海市，可稱無獨有偶。阿剌伯（Arabia）沙漠中，亦有此景，出於日光反射之作用也。雖然，五城十二樓之說，原本僞十洲記，不足據也。若夫古代所認爲仙居者，必非指此漠市海市而言。於東有蓬萊，今之扶桑三島也。於西有昆侖，而淮南子言之，至較以步丈尺寸，是豈可以虛幻之漠市當之哉！

而封豐㊀隆之葬，㊁隆上字疑作豐㊂豐隆筮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高其上土也。以標顯之耳。以詔後世。詔，謂語之。

㊀封豐各本作豐口，洪翟校作封口，然洪翟據山海經注，水經注皆引作「封豐隆之葬」，雖郭酈二氏容有肊增，要可知當作封豐二字也。今據補。㊁葬，黃校硃筆作塟，俗葬字。㊂注隆上字疑作豐句，洪曰：「後人校者之文」，存參。

實案：豐隆之葬，當與黃帝之宮相近。河圖曰：「黃帝以雷精起」，春秋合誠圖曰：「軒轅主雷雨之神」，則豐隆疑即黃帝之別名，而墓在塞外，豈亦冠帶葬耶?文選思玄賦注曰：「黃帝葬於西海橋山」，應劭云：「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此蓋其真墓也。穆王之世周道方隆，中國猶强，是以先代之故宮遺墓並存無恙。自懿王以下，周室既衰，西方沒於戎狄，一切古蹟，以漸湮沒而無聞。然黃帝之宮，今猶可考，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也。郭注引豐隆御雲事，蓋出歸藏文。

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㊀昆侖之丘。䤩者潔也。潔㊀齊祭神曰禋。書「天子禋于六宗。」䤩音圭。

㊀□缺文，疑卽于字。 ㊁注第二潔字原脫，翟校增。

實案：癸亥二十六日也。前禮河水，官人陳牲全。玆禋昆侖，亦具牲全。則名山大川同也。全當作牷，已見前疏。說文云：『禋，潔祀也。』周官云：『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尙書洛誥云：『禋於文王武王，』蓋凡潔齊而祀，皆曰禋也。郭注引堯典之『禋於六宗，』猶爲舉例言之，伏生馬融皆謂『六宗者，天地四方』也。

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云㊀，今越巂平澤出青珠是？以釣于𣲖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㊂十里。』澤中有草者爲藪。爰有萑㊃葦莞蒲，莞，蔥㊄蒲。或曰莞蒲，齊名耳。關西曰莞。音丸。茅㊅萯，萯，今菩字，音倍。蒹葽。蒹，㊆蔽也。似萑㊇而細。音兼。葽，秀屬。詩曰『四月秀㊈葽。』

㊀注云，程本作曰，誤。 ㊁𣲖，原作流，洪校據御覽引改。𣲖，古流字。 ㊂三，洪校據御覽引作四。然亦有引作三者。 ㊃萑，原作藋，洪校據御覽引，改。 ㊄蔥，翟本如是，范本洪校皆作葱，俗字。 ㊅茅，范本如是，道藏本程本檀本皆作芧。 ㊆注蔽，原作荷，翟校據史記索隱引郭注改。 ㊇注萑，原作藋，洪翟校改。 ㊈秀，范本作莠，誤。

實案：甲子，二十七日也。珠澤，當在今和闐之玉瓏哈什河，哈喇哈什河合流處。卷一言滲澤，在今圖爾根河之下流；則此言珠澤，亦得在今玉瓏哈什河哈喇哈什河之下流也。更證以下文云：『珠澤之人獻白玉石，』卽珠澤出白玉石之證。今回語謂玉瓏爲白，哈喇爲黑，哈什爲玉。玉瓏哈什河，卽白玉河也。哈喇哈什河，卽黑玉河也。然後世分白玉河黑玉河，古但謂之珠澤，古今不必同也。蓋穆王下昆侖之丘而北征，當循今車爾成河之西端而北走，故適至於此也。卷一已言天子之琁璿珠，然古者珠之種類：有蚌珠，有玉珠，有石珠。尙書禹貢云：『淮夷蠙珠，』說文云：『珠，蚌之陰精，』此蚌珠也。周官云：『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爾雅釋地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蓋皆小玉如珠，故謂之曰珠玉，此玉珠也。又荀子賦篇曰：『琁玉瑤珠，不知佩也，』琁瑤皆美石，所謂石之次玉者，琁玉卽石玉，則瑤珠亦卽石珠，此石珠也。晉書輿服志云：『舊禮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白琁珠。』隋書禮儀志亦云：『後漢用白玉珠，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琁，』此後世以石珠代玉珠，不知其事亦起於古也。而石珠之中，且雜有瑠璃珠，古亦謂瑠璃曰采石，卷四

所云：『重譢氏之采石，』是也。故管子地數篇云：『珠起於赤野之末光』而廣雅釋珠云：『水精謂之石英，瑠璃，珊瑚，玫瑰，夜光，隨侯，虎魄，金精，磯，』則所包甚複雜，不必圓者爲珠，雖不圓而爲石之美者，亦謂之珠矣。抑且雍州之球琳琅玕，最爲有名，並見禹貢爾雅，而案之穆傳則球琳出於羣玉之山，詳見後疏 琅玕卽出此珠澤。乃真地理上之天造地設，無可移易者。故禹貢鄭注云：『琅玕，珠也。』爾雅釋地，山海經西山經海內西經，郭璞注云：『琅玕，狀如珠也。』又云：『琅玕，石似珠者。』又云：『琅玕子似珠。』急就篇顏師古注云：『琅玕，火齊珠也。一曰「石之次玉者」也。』本草經之『青琅玕，一名石珠，一名青珠，生蜀郡平澤。』陶云：『此蜀都賦所稱「青珠黃環」也。』唐本草注云：『琅玕乃有數稱，是瑠璃之類，火齊寶也。今出巂州以西，烏白蠻中，及于闐國也。』此尤可證穆傳珠澤，當在今和闐，唐人注本草，猶知于闐國出珠也。椿園西域聞見錄曰：『和闐屬城六，皆出玉子，多於葉爾羌，』此玉子，正卽古所謂珠矣。而古名珠澤，豈非至今猶可目驗哉！或據唐書西域傳言：『于闐東有媲摩川，度磧行二百里，得尼壤城，在大澤中。地墊洳，蘆葦荒茂。』乃與珠澤有

萑葦等物，情景相類。媿摩川，今克里雅河。尼壤城，今尼雅河邊之村，亦曰尼雅回莊。因謂『珠澤當在尼雅河中，』然非也。今塔利木河中有蘆葦不少，則玉瓏哈什河中，亦自有萑葦等物，決不讓於尼雅河也。郭注引平澤，亦見本草，非此珠澤也。晉越嶲縣，在今四川西昌縣治。

珠澤之人㊀乃獻白玉石，㊁□隻□角之一，□三可以□沐，乃進食□酒十，□姑劓九。□亣㊂味中糜㊃胃而滑。中，猶合也。因獻食馬㊄三百，可以供廚膳者。牛羊三千。

㊀珠澤之人，原脫，洪校據事物紀原引補。㊁石，原脫，亦洪校補。㊂亣，吳抄本道藏本范刻本如是，疑當作亓，爲丌之古文，與其通用。黃校九行本作六，檀本洪翟校本俱作亦，於文均難通。㊃糜，吳抄本檀本范本如是，洪翟校猶仍程本作麋之誤。㊄因獻食馬，洪校據事類賦注引作「其人獻食馬，」又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良馬，良當爲食字形近之誤。

實案：珠澤之人，當在今和闐州治。古今山川形勢不移，惟珠澤之人獻白玉石，故漢

書西域傳猶言『于闐多玉石』也。其餘文句多不可曉。凡穆傳記獻食馬及牛羊者，自此而後，有赤烏，曹奴，潛時，智氏，西膜，巨蒐，蓋皆一類之民族也。然當爲黃色民族耶？抑白色民族耶？是亦不難解決之問題也。據韋爾斯世界史綱曰：『新石器 Neolithie 初期，農業開始，而狩獵業尚占重要位置，然以陶器之製造與烹飪，馬已不作食品。』（第十章六二頁）又曰『古阿利安人不騎馬，亦不用馬，與馬幾無關係，馴鹿時代人用馬，新石器時代之阿利安人則用牛，食牛肉而不食馬肉。』（第二十章一九八頁）由此言之，則凡穆傳西征途中，有獻食馬者，皆黃色民族，而非阿利安民族也。以白色阿利安民族不食馬肉，可爲鐵證也。況中國當周季，秦穆公時之人，猶食馬肉，更可推而知也。

天子口昆侖（此以上，似說封人於昆侖山旁。）**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琉。**（欲以崇表聖德，因用顯其功迹。）

實案：尚書禹貢，周書王會，皆有昆侖國。此郭注所云『封人於昆侖山旁，』不能明

也。惟古今山川形勢不移，南司北守，和闐適扼其衝要，則昭然也。春山卽鍾山，穆傳春山在昆侖之北，與山海經昆侖在鍾山之南正合。「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瑤」，見中夾昆侖相接之密，亦可爲昆侖地面並不甚荒廣之證。然赤水實在昆侖之東南，而春山實在昆侖之西北，則所謂南北者，約舉言之耳。

天子乃賜㊀□之人□吾，黃金之環三五，空邊等爲環。朱㊁帶，貝㊂飾三十，淮南子曰「貝帶鵕鸃㊃」是也。」工布之四。□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㊄頭，稱南膜㊅拜者，卽此類也。膜㊆音模。

㊀賜，原脫，洪校據北堂書鈔引，補。　㊁朱，黃曰；「吳本作珠，」卽吳抄本。　㊂貝，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作具，具形訛字。　㊃注鸃，程本作䴊，范本作翿，洪校改爲鸃，翟校改爲鷬，余檢鵕鸃者，鷩雉也。卽華蟲也。惟淮南子主術篇作鵕鸃，則作鸃，是也。　㊄注加，北堂書鈔八十五引作過。　㊅注膜，黃校朱筆舊鈔本同。北堂書鈔八十五引亦同。淮道藏本程本范本俱作謨。　㊆注膜，原脫，翟校補。

實案：□之人□吾，當仍是珠澤之人，而□吾則爲其人名也。黃金之環及朱帶貝飾，蓋皆西方之服，特因其俗而製以賜之者也。環之造字，从玉得義，明中國本祇有玉

環也。曹植詩曰：『皓腕約金鐶，』此必後世女子之染胡風者，中國古蓋無有也。德國考古家在腓尼基 Phoenicia 之特羅亞 Troy 城，掘得金條脫數巨枝，金瓶金盌各若干，金指環八千七百餘枚。（萬國通史前編卷一第二六章。）此可證西方之風也。伏羲畫卦，重八而得六十四，禮記禮運篇曰：『三五盈而三五闕，』謂月以十五日盈而十五日闕也。故穆傳凡云『三五』云『二六』等，皆古人計數之恆語也。朱帶貝飾，後文亦簡名曰貝帶，必朱色之帶而以貝爲飾者也。禹貢曰：『厥篚織貝，』織貝，貝織，順言倒言皆同義。（從鄭玄說，僞孔誤解不足據。）謂織文如貝，故詩小雅巷伯篇言『貝錦，』亦謂錦文如貝，而並非以貝爲飾者也。惟魯頌閟宮篇曰：『貝胄朱綅，』當爲以貝飾胄，而名之曰貝胄，然尙止貝其胄而未貝其帶也。故淮南子主術篇曰：『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明人君御貝帶，始於趙武靈王之胡服也。抑或貝胄貝帶本皆中國之戎服，爲軍戎所用，而西方之人以爲君服，故亦遂謂西方之人曰戎也歟！工布未詳何義，或爲工巧之布也。自此西行，黃金朱帶工布之屬，穆王所賜與西方者，數見不鮮，皆爲東方文物之西流也。與後世蒙古民族猶以金帳汗國震撼於西方，抑

何西方民族拜金之心理，千年而如出一轍哉！膜拜之膜，當借爲挀。爾雅釋獸云：「貘，白豹，」後漢書西南夷傳，字作貊。山海經中山經郭注，字作狛。呂氏春秋離俗篇高注云：「募讀千伯之伯。」此皆从莫聲字，可與从百聲从白聲字通之證。說文云：「挀，拊也，」字亦作拍。廣雅釋詁曰：「扑，打，拍，挀，擊也。」明挀拍同義，卽同字也。周官大祝，釋文曰：「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則膜拜卽拍拜者，自是一種荒服民族之敬禮。當中國隋唐時，陸德明著經典釋文，猶目覩日本人之沿此遺風，而筆之於書也。然則凡穆傳中行膜拜禮之民族，皆同中國日本之黃色民族也。孫詒讓曰：「兩手相擊，古謂之扑。」（周禮正義）或者膜與拜爲兩事，既扑舞而又拜手。猶稽顙與拜，（禮記檀弓孔子曰「稽顙而後拜。」）亦爲兩事也。故其文曰「膜拜而受。」與記西王母曰「再拜受之。」二者文法亦似大有區別也。郭注云：「今之胡人南膜拜者，卽此類也，」則郭氏以音譯膜字偶同，而牽混爲一，不知佛經亦譯作南謨，作南無，本無一定之用字。原出珊悉克利多 Sanskritá 古梵語，乃屬阿利安族語系。是豈可併爲一談哉！故一字出入之微，而關係民族不同之大，有如此，稽古者可不慎歟！

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爲犧牲種。以三十□人于昆侖丘。

實案：郭注犧牲種，則爲祭祀之用也；然爲家畜之用，或游牧，或耕耘，亦所需也。□人於昆侖丘，有缺文不可知；且亦當作昆侖之丘，不當作昆侖丘也。

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㊀山之上，㊁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

㊀春，郝曰：『文選曲水詩序注，引作太，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泰，』並以形近，轉輾致訛。㊁御覽三十八引有注，『春音鍾也』四字，蓋即卷一郭注『春鍾音同』之異文。

實案：丁卯，六月初一日也。春山即葱嶺，今曰帕米爾 Pamir。山海經一書，同一山水而有數名者，不一其例；既見於此，而又復見於彼者，亦不一其例。故西山經有鍾山，北山經又有邊春之山。北山經曰：『邊春之山，多葱，』郭注云：『或作春山，』足徵邊春之山即春山矣。更觀穆傳，春山之領域頗廣，或以其在邊隅之一部，故名曰邊

春之山歟？其上生葱，顏師古漢書西域傳注，已引西河舊事以證明之。今人在新疆目驗著書，亦言其上多生野葱。是即此邊春之山多葱，與葱嶺之關合，已足證春山即今帕米爾，萬無可移易。故除帕米爾，實更無第二山可當春山。彼舍此而他求者，徒見其無一當也。至於春山之命名，考淮南子天文篇曰：『日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遷；至於悲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遷；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小遷大遷淵隅三名，皆從王念孫說改訂。）然則春山者，蓋因日薄西山而得名。故可認爲古代西方之山也。又名曰鍾山者，則春鍾同音通用字。漢後之書，數典忘祖，乃概名曰葱嶺，雖春葱亦同音，殆非出一語之變也。今世之名曰帕米爾，即唐書之波謎羅，則沒入於波斯之後而有此名。波斯古語曰帕米勒尼耶 Pamirenia。帕米者，平屋頂之謂，勒尼耶者世界之稱。猶言世界之屋頂，以喻其爲大地之最高處也。故穆王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不可徵古今東西人之心同理同，而所見亦無不同哉！

孳木華，㊀不畏雪，天子于是取孳木華之實，持歸種之。（㊀孳音滋。）

㊀搴木華句，原作『搴木□華畏雪』，洪校據御覽引改，御覽原作『蕃不畏霜』，蕃卽華之訛，霜卽雪之訛。㊁持歸種之句，原入注中，洪校據御覽引改。

實案：搴木華，未詳何物。今帕米爾境內，樹木難遇。但有草根似木者，（據戈登遊記。）或卽此物歟！周正六月，當夏正四月，其時帕米爾猶冰雪四封，未溶解也。若待至夏正六月，則冰雪溶溢而爲橫潦，不可登臨矣。故穆王越羣玉之山而徑登昆侖，良非無故。抑此亦足爲除帕米爾無可當春山之一證。

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烝條適也。）飛鳥百獸之所飮食，㊀先王之㊁所謂縣圃。』（淮南子曰㊂『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㊃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㊄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明明昆侖玄㊅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惟帝之平圃』也。）

㊀飮食，藝文類聚園圃類引無食字，㊁之，原脫，洪校據藝文類聚引補。㊂注節引淮南子墬形篇文。㊃注曾，范本邵本作層。㊄注謂，范本作爲。㊅注玄，原作京，洪翟校改，玄縣古字通。

實案：春山之澤，卽今新疆莎車（卽葉爾羌。）之大帕米爾湖也。帕米爾之形勢，北有阿爾泰山脈，東有天山山脈，南有興都庫士 Hindukush 山脈，惟西向稍傾陷耳。其疆域，則

自烏仔別里 Usbel Pass 以南，與都庫士以北，薩雷庫里 Sarikol（舊作色勒庫爾，即今新疆蒲犂廳之新化驛，漢爲蒲犂國，唐爲羯盤陀 Kharband，清代亦曰伊西庫洱淖爾。其地西爲大小帕米爾，西北爲郎庫里，西南爲哈喇闊魯穆嶺。自此赴坎巨提及西域各國，必經之孔道也。）以西，連山攢聚，幅員寥闊。故有所謂塔克敦巴什帕米爾 Taghdumbask Pamir，大帕米爾 Great Pamir，小帕米爾 Little Pamir，阿爾楚爾帕米爾 Olichil Pamir，郎庫里帕米爾 Rang-kul Pamir，薩雷茲帕米爾 Sarez Pamir，哈爾果什帕米爾 Khargab Pamir，帕米爾伊瓦罕 Pamir-i-Wakhan，凡分八部，皆出英國遊歷家之地圖所名也。今檢許景澄帕米爾圖說，胡祥鑅帕米爾輯略諸書，（皆在中華邊防輿地叢書中。）尤以英國楊哈思班 F. Younghusband 之帕米爾圖（地學雜誌第三年第一期。）最爲明白可據。知帕米爾中之湖泊不少，舉其最大者，在北有喀喇庫里 Kara Kul 湖，（亦作哈拉庫爾湖。）適值洋水，卽喀什噶爾河之上游者也。在南有賽雷庫里 Sare Kul 湖，適値黑水，卽葉爾羌河之上游者也。於是穆傳春山之澤，解者有二說。魏源海國圖志，蔣智由中國人種考，皆謂卽喀喇庫爾湖。丁謙穆天子傳考證謂卽賽雷庫里湖。今以穆傳原文證之，則穆王升春山，西至於赤烏氏春山，乃更截春山以北，濟於洋水，又東還至羣玉之山，是明明穆王所

升春山，在今帕米爾之南部，足徵丁氏之說不誣也。賽雷庫里湖以在葱嶺絕頂之大帕米爾中，故又名曰大帕米爾湖。英人又以其國女皇之名名之，曰維多利亞 Victoria 湖，又以英人戈登 Gordon 嘗遊歷至此，名曰戈登湖。戈登遊記曰：『大帕米爾湖水味不鹹，湖中有溫泉。』此與穆傳所謂『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亦正密合者也。大唐西域記曰『水乃澄清皎鏡。』亦爲符合。況王樹枏新疆圖志曰：『喀喇庫里湖中，風烈波高，銀濤雪浪，上函天光。』此更可爲春山之澤必不能當以喀喇庫里湖之反證也。然北魏僧惠生，唐僧元奘，元馬可波羅 Morco Polo 皆嘗經行此帕米爾湖。而釋辯機大唐西域記云：『波謎羅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贍部洲中，其地最高也。』今大帕米爾湖不過東西約十英里，南北約三英里，據戈登遊記 是何銳減之甚也。以當華里，東西纔二十里，減唐世十之九；南北纔九里，減唐世十之八。可知唐世此湖面之水線，較今遙爲闊大。況在西紀元前九八九年之周穆王時代，此湖面之水線當更益闊大。或者賽雷庫里湖與喀喇庫里湖等，原本通而爲一，如荊楚有雲夢之澤然，跨地甚廣，未可知也。然則春山之澤，即亦爲包

該之名詞，可不必細加區分者歟！至於先王何指？尙書呂刑曰：『禹主名山川，』孝經釋文引鄭玄云：『禹，三王最先者。』故穆傳凡兩言先王，當皆指禹而言。然山海經爲禹益之書，而曰縣圃，曰策府，二名俱不見箸錄。或曰『先王當指周先王，下文云「太王亶父始作西土，」卽其證也。』又若山海經西山經云：『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郭注云：『卽玄圃也。』蓋今本穆傳作縣，郭所見本作玄，玄縣古字通。槐江之山，南望昆侖，與舂山在昆侖之北合，則山海經於此舂山之澤所在者，又別名曰槐江之山。而畢沅校注山海經，據十六國春秋及太平御覽，以今甘肅甘州張掖縣北之雞山，當穆傳之縣圃，失考殊甚矣。不悟後起好事者之說，曷足據哉！

天子于是得玉榮㊀枝斯之英 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㊁山之玉榮㊂，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

㊀榮，范本作策，程本作筞，洪校據玉海引，改。㊁注密，今山海經西山經作峚。㊂注榮，范本程本與傳文同誤，亦洪校改。山海經原作榮，可證。

實案：凡玉之生，有榮，有英，有華。榮謂玉之始生，如草木之榮也。英謂一玉中之最美

者，如草木之英也。華，謂玉之方成，如草木之華也。桂馥說是玉榮爲一物，枝斯之英爲一物，凡二物也。穆傳枝斯之英，凡兩見，或即今之石英歟？枝斯二字之取義，或以其中外瑩澈，若可枝解而斯析之者歟？抑以音求之，即今之瑟瑟歟？見章鴻釗石雅山海經西次二經曰：『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鍾山即春山，山南曰陽，則此穆王得玉榮，亦可爲所升春山，當在今帕米爾南部之證。丁謙曰：『玉榮枝斯之英，即黃帝所投之物，以穆王有六師從行，故能搜山谷而得之。』然黃帝所投者玉榮一物，而穆王得玉榮枝斯之英二物，豈原本一物而語有詳略耶？

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麢，小頭大鼻。麢，羱是也。爰有赤豹㈠白虎，詩曰『赤豹黃羆。』熊羆豺㈡狼，㈢野馬野牛，山羊野豕。今華陰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鷂㈣青雕，執犬㈤羊，食豕鹿。今之雕，亦㈥能食鹿㈦。

㈠赤豹，陳曰：『御覽八百九十九引「爰有赤豹封牛，」今本有野牛而無封牛。』　㈡豺，范本作豺，誤。

㈢狠，邵本作貇，承上文之豻字，而偏旁誤从豕。㈣鵠，原作鳥，洪校據山海經注引改。鵠亦鵾也。然西山經注兩引作白鳥，蓋因習見詩大雅靈臺篇之白鳥而誤。不悟彼白鳥爲鷺，決不能執犬羊食豕鹿也。又洪校據一切經音義引作白梟，梟當亦鳥或隼之誤。㈤犬，范本作太，誤。㈥注亦，原作赤，洪翟校改。

㈦注麕，范本作獐，洪校據文選注引改，翟校作麞。

實案：此承上文而申言之，鵰鳥之山可爲瑤之圃。此春山爲飛鳥百獸之所飲食，亦可謂之玄圃。則圃之名義，殆含有動物園，或萬牲園之性質也。有獸能食虎豹，未詳何獸。惟狻猊及駮，皆食虎豹。然謂曰如麋而載骨，載戴古字通，或卽戴骨，則必非狻猊及駮也。殆春山特產之獸，爲他處所無者歟？大唐西域記曰：「波謎川中，有大龍池。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鮫螭魚龍，黿鼉龜鼈。浮遊乃鴛鴦鴻雁，駕鵝鷫鷞。諸鳥大卵，遺鶵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迨西歷一千八百三十八年，英國將士烏德氏歷險至此，遂證馬可保羅 Marco Polo 所言，謂：「帕米爾高原，高出海面一千五百六十丈，土人呼之爲地項。前有大湖，土人呼之爲草肥澤。其草食瘦馬，不至二十日，卽膘壯力健。而地理家考究此湖，居嶺頭一萬

三千百九十尺之高。雪山四繞，周圍凡二十七八里，中有大鳥，水含鹽氣，然少苦味，畜類好飲之。湖畔諸溪多草，爲土人之好牧地。水中有魚，又禽鳥衆多，環集湖邊。』自追西歷以下至此，節錄蔣智由中國人種考。此亦皆說大帕米爾湖之事，可補前疏之缺。然則春山以有澤之故，至今猶爲中亞天然之大動物園也。今西人亦以西藏爲動物園。

曰：『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爲銘迹于縣㊀圃之上，以詔後世。謂勒石銘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狩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類也。

㊀縣，洪校據山海經注及御覽引，皆作玄。

實案：銘迹比於秦皇漢武之勒石銘功德。莊子天運篇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蓋古者倉頡觀於鳥跡而知作書，故凡銘諸金石，書之竹帛，皆得稱之曰迹也。他年考古學者在中亞探險發掘，倘猶能掘得穆王銘迹之遺文，則中國史之價值，將益增發無上之光彩矣。謹誌以驗來者。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㊀赤烏之人其㊁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

九百，羊牛三千，穄㊂麥百載。穄，似黍而不黏㊃。天子使鄒父受之。

㊀赤烏，范本邵本俱重赤烏二字。洪曰『當脫赤烏氏三字』，由未見范邵二本故也。㊁其，洪校改作丌，黃校硃筆亦作丌，丌其通用字，不必改。下文之丌璧臣，即其璧臣可證。范本其上有□缺文，程本無之，是也。㊂穄，洪校據御覽引作稔，陳曰『鮑刻本作稔麥，稔字誤』。㊃注黏，范本作粘。

實案：壬申，初六日也。甲戌，初八日也。赤烏當在今興都庫士之西部，阿富汗 Afghanistan 境內。卷四云『自春山以西至於赤烏氏春山三百里』。可見春山與赤烏氏春山正相毗連。以赤烏氏尚居於春山之西部，故名曰赤烏氏春山，其意義原甚明瞭。今大帕米爾的是西連興都庫士，知上古統名曰春山也。獻酒千斛，則造酒甚發達矣。有食馬牛羊穄麥，蓋農業之初步，然皆戎禮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曰：『飯之美者，陽山之穄。』凡黍之不黏者，別名曰穄，色黃而飯用之。其黏者用以釀酒，及爲餌餈酏粥，則名曰黍。今燕魯之民，猶謂穄飯曰細米子飯。若麥可爲飯，則後世詩人亦詠之。是穄麥二者，蓋皆用以造飯者也。又考初民食穀，率始於黍。中國古禮，始

於燔黍捭豚。禮記禮運篇遠矣。山海經所載，獨多食黍之國。孟子告子篇言：『貉地五穀不生，惟黍生之。』後漢書烏桓傳，三國志烏桓傳，唐書北狄傳，並言『其國多穄。』美國人言：『歷史以前之野蠻時代下期，西半球始於種玉蜀黍。』蓋穄及玉蜀黍，在五穀之中，成長至速，辨識極易。故初民知種食之也。然則穆王西行諸部落，多獻穄麥二物，其較於單知食穄者，已爲更進一步。惟下文又言『□山，嘉穀生之』，則似赤烏氏農業在西方爲獨發達，且甚發達者。

曰：『赤烏㊀氏先出自周宗。㊁與周同始祖？太王亶父即古公。亶父，字也。之始作西土，言作興於岐山之下。今邑在扶風美陽，是也。封其元㊂子吳太㊃伯于東吳，太伯讓國入吳，因卽封之于吳。詔以金刃之刑，南金精利，故語㊄其刑法也。賄用周室之璧。賄，贈賄也。封丌璧㊅臣長季㊆綽于舂山之虱，㊇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昆侖山出美玉石處，故以語之。以爲周室主。』

㊀烏，黃校硃筆九行本作烏，誤。㊁周宗，洪曰：『藝文類聚引作宗周，』陳曰：『檀本作宗周，御覽六百九十六引亦作宗周，』但周宗，指周室宗系而言，宗周指洛邑王城而言，二者截然不同。當以作周宗爲

長。㊂元，程本作兄，黃校九行本同，俱誤。㊃太，翟校本如是，范本作大，洪校本同。㊄注語，范本作與，誤。㊅丌璧，丌其古通用。孫曰：『璧疑作孽，形近而訛。』然當承上文周室之璧而訛。㊆季，程本范本及各本皆有季字，獨洪校本無。㊇虱，翟曰：『虱俗蝨字，或蜀之譌。爾雅釋山「獨者蜀」，言山之孤獨者名蜀，舂山之蜀，謂舂山之獨出不相連者。』

實案：舂山之虱，當卽與都庫士山。虱非蝨俗字，當爲蜀之壞文。一名曰獨山。賈子修政語上篇曰：『堯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尋其文次，自流沙而獨山而西王母，正與穆傳西征所經行先後之次合。可證舂山之虱卽獨山矣。蓋流沙卽今蒙古接新疆之戈壁，而獨山在流沙之西，猶粗言之也。實則獨山更在舂山之西，別名曰舂山之蜀，亦卽舂山之獨，精言之也。蜀本訓大也，以其獨出不相連屬，故大也。是揆之地望，審之名義，無一不符，則非卽今之與都庫士山而何哉！山海經大荒西經曰：『有西周之國，姬姓，后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是有西周之國，與有赤國妻氏，兩相對舉，明非一國也。海內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爲國。』是始作耕，與始爲國，兩相對

舉，亦明非一事也。叔均一人而或言爲稷之侄，或言爲稷之孫，當由傳聞異詞。大比二字不可解，赤陰當卽赤烏，陰烏一聲之轉也。云『赤陰是始爲國』，當卽赤烏始立國，而以人名爲國名者也。然郭注云『與周同始祖』者，非也。陳逢衡曰：『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郭注引公羊傳曰：「蓋舅出。」劉熙釋名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于異姓而生之也。」左氏莊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僖七年傳「申侯，申出也。」文十四年傳，「齊出貜且長。」成十三年傳「康公我之自出」。襄二十五年傳，「則我周之自出。」又云「蔡人欲立其出。」襄三十一年傳：「莒去疾，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昭四年傳，「徐子，吳出也。」文十四年公羊傳，「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又穀梁文十四年傳，「貜且，齊出也。」周語泠州鳩曰：「我姬姓，出自天黿。」韋昭注「天黿卽玄枵，齊之分野也。王季之母太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蓋太伯爲元子，封於吳。其嫁於赤烏氏者爲元女，古公之女，而吳太伯之姊妹行，其後生子，則皆出自周宗者也。』此陳氏之說，舉證至爲確鑿。周自不窋竄於戎狄之間以來，自當諳於西荒事情。故太王亶父始作西土，與作也，猶言締造

經營也。蓋『其元子』與『丌璧臣』丌其通用字，皆非人名，乃代名詞，指太王而言也。其元子者，太王之元子也。丌璧臣者，太王之璧臣也。璧當爲嬖之形訛字也。太王封臣嫁女，乃遠至今之興都庫士山，洵不愧周太王之崇號，其經營西土之偉略，亦驚人矣哉！且東吳與舂山之虱，東西遙遙相對，故管子小匡篇曰：『流沙西虞，』虞吳古字通。由流沙而西吳，等於由流沙而獨山，愈足明西吳卽赤烏氏也。烏吳亦疊韻通用字。赤烏氏蓋卽因東吳而對言西吳耳。西吳又作西胡，吳胡亦疊韻通用字。海內經曰：『西胡在大夏東，流沙西。』西胡在流沙西，卽獨山在流沙西，又地望之可證明者。凡古人名地名，往往隨音流轉，故舂山之蜀，轉爲獨山。赤烏氏轉爲西吳，爲西胡。然後世孰知西胡之先出自周宗哉！意者東方女多而男少，故古公封其元子於東吳；西方男多而女少，故古公嫁其元女於西吳歟！郭注：『扶風美陽，』晉縣，在今陝西武功縣。金刃之刑，及玉石之刑，刑型古字通。謂範型法則也。卽鑄金刃，及製玉石之範型法則也。後世吳越利劍，及今日本人善鑄刀，皆東南長於金刃之法，至今猶未泯也。西方善鑄玉石，則其天產物亦至今未改也。郭注云『語其刑法』，

殊嫌未明。以爲周室主者，亦爲周室守也。上古母系之制，行於西方之象。本卷發端之『以爲殷人主，』可互證而益明。

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其。㊀墨乘四，（周禮，大夫乘墨車。）黃金四十鎰，㊁（二十兩爲鎰。）貝帶五十，㊂朱。㊃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裹音罪過之過。丌名㊄，赤烏人之名也。）

㊀其上原有口缺文，今删。洪曰『疑衍，』是也。丌其通用，其卽丌也。上文『赤烏之人其獻酒，』無缺文，下文『赤烏之人丌獻女，』無缺文，皆卽此亦不當有缺文之證。㊁鎰，黃校硃筆作溢，注同。㊂郝曰：『藝文類聚六十七引五十下有具字。』㊃朱，范本作珠，誤。後屢見，不再校出。㊄注丌名，翟云：『丌名云云當在前至于赤烏之人丌之下，名字疑衍。』然名字不衍亦通。當在前而在此，乃郭注體例未善處。

賓案：墨乘，郭注未諦。孫詒讓曰『赤烏氏蓋是荒服諸侯，不當賜以大夫墨車。此墨乘卽周禮巾車，「木路以封蕃國，」鄭注云：「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蓋木路髤漆色黑，故通謂之墨乘，』是也。陳逢衡曰『古者五貝爲朋，貝帶五十，與十朋之

錫同。』此亦一說也。朱絑古今字，說文云：『絑，純赤也。裹，纏也。』豳風七月之詩曰：『我朱孔揚，』毛傳云：『朱，深纁也。』然則朱三百裹者，猶言朱帛三百纏也。今人所謂三百包也。穆王賜以中國服物不少，而乃仍行其西膜之禮，膜拜以受，則不以出自周宗而頓改其禮俗也。大抵禮俗之爲物，出於地方之習慣，尤以未開之民族，最難改變。故禹入裸國而解衣，太伯仲雍斷髮文身以居吳。皆重視其地方之習慣，直等於天經地義，寧屈己以從之。是以古者懷柔遠人，中國自中國，四荒自四荒，各安其俗而不相擾，乃真中國和平主義，豈今之空言民族自決者，所可同論哉！

曰：『□山，是惟天下之良山也。琣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于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漢武帝取外國香草美菜，稱之中國。

實案：□山當即蜀山，上文言『春山之虱，虱即蜀之壞文。蓋在興都庫士山之西部，而其地北界巴達克山 Badakhshan 西境，南連阿富汗首都高附 Kabul 也。漢書西域傳云：『難兜國種五穀蒲陶諸果，與諸國同屬罽賓。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

雜草。奇木檀欀梓竹漆。種五穀蒲陶諸果。地下溼生稻。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烏弋山離國，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金珠，皆與罽賓同。』考難兜在今巴達克山西境。罽賓，今克什米爾 Kashmir，烏弋山離，則今之俾路芝 Baluchistan 也。然則赤烏氏春山乃正南接熱帶地，故有瑤玉嘉穀，及碩美之草木，而至今猶未變也。徐松曰：『罽賓，今痕都斯坦，其地鏤玉有鬼工。』然此痕都斯坦 Hindustan，亦譯作溫都斯坦，本爲印度平原 Plain of India 之總名。而罽賓尚不過在其西北境之一隅也。椿園西域聞見錄云：『溫都斯坦在葉爾羌西南，地極溽暑。以象耕，服重致遠，皆取給於象。有牛馬，無駝羊騾驢，不解遊牧之事。粳糯秔稻及瓜果蔬菜，靡不繁殖。檳榔，桄榔，椶櫚，橘柚，在在成林，冬不彫葉。人習技巧，金漆，雕鏤，制作精奇。所製玉器薄如蟬翼，文成如髮。抽金銀爲絲，織綢緞氈布，遍貨於西域各國，及各回城。』此與漢書西域傳所言略同。然而穆王所經赤烏氏，當尚在溫都斯坦之西北。故穆傳不記象及孔爵諸物也。大抵昆侖出玉石，尚不過原料。赤烏氏春山產玉，乃爲玉工精製之玉。故特稱曰瑤玉，

必玉而寶之，已非原料也。穀者，五穀也；而禾則穀之一種也。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故知爲稻屬，而非麥屬也。萬國通史曰：『古阿利安人能務農，能作工，田中已生五穀。能作食物，能紡織縫紉以爲衣服。考近世宗阿利安方言諸人，道及田獵之事，彼此各不相同；而道及耕稼之事，遠近斠若畫一。故家畜之名，今自英德諸國，以迄印度，無不合者。惟野獸之名，縱希臘拉丁二文，最爲相近，卽已互殊。則知古阿利安人久同居處，以力田爲恆業。迨後雲礽散處，或嫌胼手胝足之苦，始共從禽獵獸以爲食也。至於希臘拉丁諸文，及近世宗阿利安方言之人，道及武事，亦復不通謦欬，而於承平工藝之名曰，則又吻合無間也。』（前編卷三第四頁）雖然，赤烏氏食馬，則黃色民族也，一以務農，故嘉穀生之；又一以精工藝，故寶玉之所在。然則興都斯坦之印度阿利安 Indu-Aryan 民族所爲農業及工藝，必嘗習得於黃種人者也。不然，則非黃白原本一種，亦必混雜種也。今阿利安民族方自誇文明，豈知早有黃人導其先路哉！至於西征途中所見赤烏氏等，皆若未習於狩獵及兵事二者，蓋猶尚爲部落 Tribe，而未成爲國家 State 也。

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亓好獻㊀二㊁女于天子，所以結恩好也。女聽女列以㊂爲嬖人。一名聽名失㊃一女名？下文。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瑤玉之所在也。」

㊀好獻，程本如是，范本倒作獻好，則與郭注不合。㊁二，原脫，洪校據藝文類聚引補，翟據藝文類聚，郝據御覽均同。㊂以，洪校據藝文類聚引補。㊃注名失，翟曰：「注義不可曉，蓋有顛倒錯誤。」檀曰：「二女，一名聽，一名列，」陳曰：「郭以列字當備位之義，故云『失一女名』」檀說得之。

實案：□山，當仍即蜀山，已詳前疏。赤烏氏美人之地者，山海經亦謂之赤國妻氏。妻氏者，以其女子宜爲人妻而名之歟！后稷之葬在今新疆葉爾羌之地。畢沅校山海經海內經云：「西南黑水之閒，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風俗通引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之素女，當亦出此地。並據穆傳赤烏氏，美人之地，亦在今興都庫士，然則今帕米爾大山東西兩側之地，皆爲上古產美女子之名邦，八卦兌位西方爲少女，豈偶然哉！離騷「登閬風而緤馬，哀高丘之無女」一段文字，亦極言西方美

人，高丘卽昆侖之丘，故西方美人決非虛搆之誕詞矣。且大荒北經曰：『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與炎帝之妻曰『赤水之子聽訞』同出赤水。赤水出昆侖之麓，是必又西方美人之以產地特名者也。然上古中國娶女於西方，而亦嫁女於西方，故周之盛時，男女血胤所衍，區宇至廣。吳爲荆蠻，人盡知之。詩大雅奕奕梁山篇之韓侯，實後世三韓之權輿。而昆侖以西之赤烏氏，及西王母，則皆關係姬周之女胤。穆傳所記，弗可沒矣。雖然，自西紀元前三三一年，希臘 Graece or Hellas 亞歷山大 Alexandros 東征，波斯王大流士 Darius 兵敗而逸，亞歷山大納其女於宮中，封其子於巴達克山 Badakhashan。故凡今興都庫士印度河間之君長，莫不爭自認爲希臘波斯兩名王之後，而總稱之曰希臘派克的閼 Graece Bactiva 諸國。誰復識三千年前，有中國周太王封其嬖臣，而妻以元女之赤烏氏哉！

己卯，天子北征，趙行□舍。（趙，猶超騰。舍，三十里。）**庚㊀辰，濟于洋水。**（洋水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流。洋音詳。）

㊀庚，洪校據山海經注引作戊，乃誤字。

實案：己卯，十三日也。庚辰，十四日也。洋水卽今新疆疏勒府之喀什噶爾河，其上流爲烏蘭烏蘇河，爲瑪爾堪蘇河。徐松西域水道記所謂『蔥嶺北河』者是也。卷四云：『自赤烏氏春山東北還至於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是明明穆王從今輿都庫士山向東北折回，截帕米爾山北而東還，道經今新疆之蔥嶺，而至於喀什噶爾河，毫無可疑也。申言之，卽從漢通西域之北道，自蔥嶺而疏勒，再東還者也。山海經海內西經臚敘昆侖四隅出水，惟東南東北各止一水，河水赤水是已；而西南西北皆各二水並流爲特異。西南隅二水爲弱水青水，已詳前疏。其西北隅二水云：『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得穆傳互證，驗諸今地形而亦至確可信。惟所謂南入海者，洋水，水經作漾水，有重源之說，黑水當亦然，尙待別論也。餘則西域水道記甚爲明白：洋水卽蔥嶺北河，黑水卽蔥嶺南河，而與漢書西域傳言河源有二，曰蔥嶺河，曰于闐河者，微有不同。又與水經注根據漢書西域傳所敘北河南河之分流，自亦當源異而流同。竊謂古之洋水，當今之喀什噶爾河，而下流爲塔利木河，東入於羅布泊，卽水經注之北河。酈氏注敘北河云：『北河自疏勒，流逕

疏勒城下，又東逕莎車國南，又逕溫宿國南，又東逕姑墨南，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有二水俱東南流注於北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于泑澤，』是也。古之黑水，則自今之葉爾羌河，而東接水經注之南河。酈氏敍南河云：『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又東北逕扜彌國北，又東逕精絕國北，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其水北逕且末城西，且末河東北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爲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東注牢蘭海，』是也。曰泑澤，曰牢蘭海，皆卽今之羅布泊也。酈氏好奇炫博，特變化言之，其實非有二也。故洋水黑水殊途而同歸，此足徵海內西經言『洋水黑水出昆侖西北隅，』並行東流，與言『弱水青水出昆侖西南隅，』並行東流，皆至今而猶尙歷歷可稽者也。惟是弱水青水流經山地，至今水道無改其舊。而洋水黑水之下流，經行平地，不免以交錯穿互而有古今之變遷。古書記載亦多有舉此略彼之例，（楊守敬曰『互受通稱之例。』）故山海經已單言泑水，穆傳亦偏舉黑水，（見後重離氏黑水）當卽南河通入北河，不待漢世而已然。而南河之水流，必不若北河之浩大，不待今日南河盡淪於

沙磧而後知其然已。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丁謙水經注正誤，王樹枏新疆圖志，三書皆論南河北河，備矣！而獨不及山經穆傳，故茲略發其凡焉。

辛巳，入于曹奴。曹奴㈠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戲，國人名也。）乃獻食㈡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逢固，周大夫。）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黃金之鹿，白銀之麕，㈢（今所在地中，得玉肫㈣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夷狄之奇貨也。）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

㈠曹奴二字，各本多脫。惟邵本不脫，重曹奴二字。郝曰：『曹奴下脫曹奴字，見水經漾水注引，』是也。黃曰『曹奴二字重，』未審據何本。㈡食，洪郝校據水經注引作良，形誤字。㈢白銀之麕，原作銀□，洪陳翟校據御覽諸書引補。㈣注肫，郝曰：『當爲豘字之譌。』金曰：『雲仙散錄引作銀豘，可證爲豘字之誤。』

實案：辛巳，十五日也。曹奴當即疏勒。曹疏，奴勒，皆聲相近，足證曹奴疏勒一語之轉也。檀萃曰，『其君也，而總稱之爲人者，狄之也，』然非也。𨞪人殷人亦俱稱人，則非

狄之也明矣！今人多釋曹奴為卽匈奴，豈知案其地望，絕不相應哉！漢書西域傳之疏勒國，今新疆疏勒府之疏勒縣治。適在喀什噶爾河之上，故曹奴之人戲觴天子於洋水之上，愈可知洋水卽今之喀什噶爾河也。西山經昆侖之洋水，郭注云：『洋或作清。』水經注引山海經作漾水，淮南子墬形篇高誘注云『或作養水，』古人有以禹貢『嶓冢導漾，』為昆侖洋水之重源也。 此洋水本指今之印度河而言，然今烏蘭烏蘇河，雖水色紫赤，名與實符，而下流至為喀什噶爾河，則其水乃澄清見底，亦不負洋水卽清水之名義，至今猶可目驗也。更東流而為塔里木河，卽魏書唐書之達利水。達利水卽塔里木河之略語。是亦宜承洋水之名，然山海經別謂之泑水，而穆傳後言『至於重䣛氏黑水，』亦竟謂之黑水，豈以其水流深不見底，帶青黑色，遂名之曰泑水，曰黑水耶？餘詳下疏。黃金之鹿，白銀之麕等物，當亦皆依西方之俗而特製以賜之者。故郭注云：『賂夷狄之奇貨也。』然後世考古家轉不多見，豈東晉而還，地藏有窮耶？

壬午，天子北征，東還。從東頭而旋㈠歸。甲申，至于黑水，水亦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南流。西膜之所謂鴻鷺。西膜，沙

漠㊁之澤。以㊂言外域人名物，與中華不同。春秋叔弓敗莒師于濆水，穀梁傳㊃『狄人謂濆泉爲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之類也。

㊀注旋，范本邵本如是，程本九行本洪翟校皆作還。㊁注漠，范本作膜。㊂注以，范本作似，是也。㊃注失台號，原作失名號，以洪翟校改。

實案：壬午，十六日也。甲申，十八日也。黑水，即今新疆莎車府之澤普勒善河，其下流爲喇斯庫木河，爲葉爾羌河。西域水道記所謂『葱嶺南河』者也。穆王自洋水而至黑水，即自喀什噶爾河而至葉爾羌河，其行程極爲分明也。國語魯語曰：『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注云：『死於黑水之山。』蓋即本山海經也。山海經海內經曰：『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西次三經云：『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槐江之山，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峚山之峚亦作密，今葉爾羌西南二百餘里，有密爾岱山，即古密山，語音之發端猶同也。則知丹水即密爾岱泉，流入葉爾羌河西源之澤普勒善河。故澤普勒善河下至葉爾羌河，即稷澤所在，而爲周始祖后稷死於黑水葬身之地也。此黑水即葉爾羌河之證也。然山海經本有同一

山水而數名之例，如海內經云：『北海之內，有幽都之山，黑水出焉，』而北山經云：『錞於毋逢之山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黑浴二名一水，卽今北滿黑龍江之上源，是其一例也。故昆侖黑水亦有泑水之名，山海經不言泑水之所自出，而西次二經云『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於泑水。』郭注云：『泑，烏交反，又音黝，水色黑也。』是郭璞已知泑水色黑，故桂馥說文義證曰『泑，卽黑水也。』且孫星衍水經注校語曰：『山海經泑澤之水。有□泚水出長沙山北流。邱時出槐江山北流，逢水出單狐山西流，杠水邊春水受櫟水，櫟水又受邊水西流，匠韓水出灌題山西流，敦薨水出敦薨山西流，凡六水，皆注泑澤。澤卽蒲昌海也。山海經言敦薨水出於昆侖之東北隅，實維河源，其餘諸水，本各有名，後人妄生異說也。』孫氏此語，尤足破千古之惑。漢人蔥嶺河源之說，本出後起附會也。所舉六水，大抵在今塔里木河北岸，而流注於泑水者。泑水之下流爲泑澤，古亦曰蒲昌海，今羅布泊也。故塔里木河卽泑水也，亦卽黑水也。塔里木河正宜承洋水之下流，而反承黑水之下流者，前已略言其故。當以交互穿錯而易位，或古人往往舉此略彼，遂至黑水之名特著也。抑

尤異者，山海經所記，尙有一特別之例，卽水道能穿山踰海而行，是也。（參照前疏西南升□，及昆侖之丘。）如黃河上連敦薨之水，由敦薨之水注泑澤之後，出昆侖東北隅，爲河源，行昆侖北而西南入勃海，又出海外，入禹所導積石山。換言之，卽由今新疆焉耆府天山之裕勒都斯河，哈布齊哈河，開都河，三河合流而入羅布泊，更出於阿斯騰塔格山南之達布遜諾爾，而始爲河源。通流於鄂陵札陵二海，復出至禹所導積石山。夫經如是之穿山踰海而來，方成中國黃河，使今人言之，必爲不通。然古人旣有此成例，違之則古書亦必難通，故不能不姑從其說也。或曰『西喇木倫河，亦名曰潢河，卽古與黃河通流之證。後因火山隆起而中斷，則今日所視爲穿山踰海者，安知非古因火山隆起而中斷耶?』然非也。西次三經明云『東望泑澤，河水所潛，其原渾渾泡泡』，則決非因火山隆起而中斷也。以此推之，則洋水黑水並出東行，而下流合併，統名曰泑水，曰黑水，或卽水經注之所謂南河北河交互穿錯而易位，要皆比於穿山逾海之特例，尙爲近情而易諭也。郭注云：『西膜，沙漠之鄉，』甚塙。惟卷四云：『西膜之人，』則自有西膜之國，讓後論之。丁謙劉師培皆謂『西膜卽白色民族塞米的

Semitic之譯音』則非也。西膜之命名，與西夏西河同例，可證必非譯音也。穆傳凡曰『西膜之所謂鴻鷺』曰『西膜之所謂□』曰『西膜之所謂茂苑』曰『西膜之所謂木禾』曰『西膜之所謂□』除兩缺文不可曉解外，餘皆有文義，無一用爲譯音者，則中國謂之黑水，而西膜謂之鴻鷺，必以其爲鴻鳥鷺鳥之產地，遂因以名之，非有他義也。郭注引昭五年穀梁傳之『狄人謂濆泉失台』一語，今穀梁傳作賁，不作濆，狄語謂濆泉曰失台，失台乃譯音，與此鴻鷺之命名不類，未免擬不於其倫也。又太平御覽有鴻鷺山，太平寰宇記云：『隴西道酒泉縣有鴻鷺山，』卽穆天子傳之所謂鴻鷺』不知彼爲鴻鷺山而此爲黑水之別名曰鴻鷺，指山作水，李代桃僵，豈有此理哉？

于是降雨七日。天子留胥㊀六師之屬。穆王馬駿而御良，故行輒出從衆前。

㊀胥原作骨，翟校改。洪曰：『疑胥字之譌。』郝曰：『骨疑胥之譌，古胥字也。尙書大傳有胥餘。』則骨爲形誤字矣。黃校正作胥，下同。

實案：胥爲須之借用字。留胥者，留待也。郭注言穆王馬駿而御良，故行輒出於從衆之前，不獨與詩詠『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正相脗合，而與周易首乾，自强不息，亦認爲周人家法也。儒家從周，故爲政以身先民矣。

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即長臂人也。身如中人㊀，臂長三丈？魏時在海中㊁，得此人褶㊂也。長脚人國又在赤水㊃東，皆見山海經。是惟昆侖㊄鴻鷺之上，以爲周室主。是曰留胥㊅之邦。因以名之。

㊀注中人，原作中國，翟校據山海經注引，改。㊁注海中，原作赤海中，同翟校改。㊂注褶，原作裾，同翟校改。㊃注赤水，原作赤海，同翟校改。㊄昆侖原脫，今補，洪校據山海經注引有此二字。㊅胥，同翟校改。范本又誤作國。

實案：黑水之西河，當在今葉爾羌河之西。蓋黑水之有西河，猶河水之有西河，可比證而自明也。或曰『河當爲阿之誤』，然似不必改讀也。山海經大荒南經曰：『有張弘之國，在海上捕魚。』海外南經亦云：『長臂國捕魚水中。』弘肱同從厶得聲，張長通用字。張弘卽長肱，長肱長臂同義。魏書東夷傳亦記長臂人，今美洲夏威夷

土人日坐獨木舟中，捕魚爲生，以致兩臂特別發達而甚長，卽此民族。然穆傳之長肱，當捕魚於黑水之中，而與今北歐之食魚民族爲同類也。又大荒西經云：『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海外西經云：『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一曰長腳。』穆傳本止言長肱，而郭注兼論及長腳，或以肱長者股亦必長，故牽連及之。猶憶乾隆府州廳縣志云：『荷蘭，俗稱紅毛夷，其人深目長鼻，鬚髮皆赤，足長尺二寸，頎偉倍常。』彼長股者，度亦不過此類形狀，特希見多怪，遂以爲異耳。世界史綱曰：『卽就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之骨格觀之，猶可見北歐民族之血胤。』第二十八章四〇八頁此北歐民族卽屬阿利安語系，而非黃色民族也。或曰『長肱者，人名也，猶春秋時人有名曰黑肱黑臀者，而此特以長肱名者也。』要無論其爲黃族白族，必嘗與周締姻，如赤烏氏者，故封長肱以爲周室主。況周始祖后稷嘗葬身黑水之山乎？主者，宗廟神室也。已詳前膜晝疏。是曰留胥之邦者，本不名曰留胥之邦，而特錫之以名也。以此例彼，則西王母之邦，當亦本不名西王母之邦，而中國名之曰西王母之邦也。

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㊀卽山海經㊀『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容成

㊂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㊃平無險，㊄言邊無險阻也。四徹㊅中繩，言皆平直。先王之所謂策㊆府。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寡草木而無鳥獸。言純玉石也。爰有□木，西膜之所謂□。』

㊀羣，太平寰宇記隴西酒泉縣引作璧，誤。北堂書鈔一百一，引作王屋之山，更誤。然一百四引作羣玉之山，則不誤也。㊁注卽山海經云云，原誤，洪校改。㊂成，原作□缺文，洪翟郝校據御覽引補，路史引作庸成氏，容庸古字通。㊃阿，洪校據山海經注引作河，北堂書鈔引亦作河，當皆形誤字。㊄險，洪校據御覽引作隘。㊅徹，邵本作轍，北堂書鈔引亦作轍，洪校據山海經注引作轍，黃亦曰『徹作轍』，但未審據何本。㊆策，洪郝校據文選注引作册，册策古字通。

實案：辛卯，二十五日也，癸巳，二十七日也。羣玉之山，當在今葉爾羌，及其西南之密爾岱山。所謂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者，卽沿葉爾羌河之下流，而溯洄以上至葉爾羌，及密爾岱山也。有自署滿洲七十一者，著新疆紀略曰：『葉爾羌者，葉爾謂地，羌乃寬廣之謂。土地平曠，東接烏什，西界巴達克善 Badakhashan，南控和闐，北鄰喀

什噶爾，西南與外藩接壤。土產米穀瓜果，甲於回地。其地有玉河，產玉石子，大者如盤如斗，小者如拳如栗，有重三四百斤者。各色不同，如雪之白，翠之青，蠟之黃，丹之赤，墨之黑者，皆上品。一種羊脂朱斑，一種碧如波斯菜而金邊溼透者，尤難得。河底以小石錯落平鋪，玉子雜生其間。去葉爾羌二百三十里有山，曰米爾臺搭班，偏山皆玉，五色不同。然石夾玉，玉夾石，欲求純玉無瑕，大至千萬斤者，則在絕高峻峯之上，人不能到，土產犛牛，慣於登陟，回子攜具乘牛，攀援椎鑿，任其自落而收取焉。俗謂之察子石，又曰山石。』然則穆傳所謂『羣玉田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者，明當在今葉爾羌境內，卽見諸葉爾羌命名之意義，與其交通四達，至今猶可目驗不誣也。密爾岱山，又作米爾臺搭班者；一語音之變，回語謂山曰搭班，一作達坂，則皆譯文之異也。祁韻士西域釋地曰：『密爾岱山在葉爾羌城西南二百餘里，一名米勒台，又名闢勒山，極高峻，偏山皆玉，備五色，俗呼礫子石。玉河在城西南百六十里，自密爾岱山中流出，水勢極駛，中產雜色玉子，故俗呼爲玉河。』此祁氏所釋，亦與前說略同。穆傳阿字或作河，然蓋形近之誤。本謂山阿平而無險，葉爾羌是也。而其

山則固未嘗不高峻也。至於寡草木而無鳥獸，殆因徧山皆玉，遂少生草木而鳥獸不居之，郭注或不誤也。且名曰羣玉之山者，必以其山產玉備五色也。江淹遂古篇曰：『五色玉石，出西偏兮，』是江氏早已言之也。然其實以所產青玉爲最上品。尙書禹貢之球琳，卽堯典之鳴球，亦卽顧命之天球，鄭玄曰：『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謂天青色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玫瑰碧琳，』班固西都賦曰：『琳瑉青熒，』亦皆指琳爲青色也。漢書西域傳曰：『莎車有鐵山，出青玉。』徐松補注曰：『今葉爾羌河所經之密爾岱山出青玉，』是也。故清世葉爾羌貢磬材，新疆圖志載『嘉慶四年，採進密爾岱山玉三宗，首者青重萬觔，次者葱白重八千觔，小青白重八千餘觔，』此足徵古今通例，以所產青玉爲最上品，禹定貢物以來，歷四千餘年而未有改也。且山海經有崟山有玉山，崟音密，崟山卽密爾岱山，除崟山無足當羣玉之山者。郭注謂卽玉山者誤也。他若漢書西域傳，梁書西南夷傳，大唐西域記，文獻通考等書，多言于闐產玉石；然于闐者，梵語曰瞿薩旦那之略，文義言地乳，作突起狀，與穆傳云『阿平無險，四徹中繩』之地形不合，故未可以于闐當之也。其地爲容

成氏之所守，莊子胠篋篇言容成氏在伏羲氏前，則上古帝王之胤裔，至周猶有在西方者，或可爲吾民族西來之一證乎？然列仙傳之容成公，則出於漢末人之附會，不足據也。古用玉策，故羣玉之山爲先王之策府。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司馬貞索隱引此穆傳『先王之所謂策府』句，及郭注，是也。梁昭明太子謝敕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曰：『周王策府，』是則先梁人訓先王爲周先王也。然舊地志以今甘肅肅州之嘉峪山，當羣玉之山，則失考甚矣。

天子于是攻其玉石，㈠取玉版㈡三乘，㈢玉器服物，（環珮之屬。）載㈣玉萬隻，㈤（『雙玉爲瑴，』㈥見左氏傳。）天子四日休，㈦羣玉之山，（休，息也。）乃命邢侯待攻玉者。（留待㈧之也。邢，今廣平襄國㈨縣。）

㈠攻其玉石，原脫，洪校據山海經注，御覽引，補。　㈡版，原脫，亦洪校補。　㈢乘，黃校硃筆作桑。當出誤本。　㈣載上原有于是二字，亦洪校據山海經注，御覽引，刪。　㈤隻，黃校有惠云『隻當作雙，』是也。　㈥注瑴，范本道藏本如是，程本誤作殼，洪校於此下又誤增『半瑴爲隻』句，陳曰：『檢左傳及杜注，俱無此四字，』是也。　㈦休下當脫于字，後言『天子三月休于玄池之上，』可爲例證。　㈧注留待，原作待留，

洪校改。 ㊈襄國，范本作裹邑，誤。

實案：隻，借爲雙，猶屮借爲艸，古文通也。檀萃曰：『按注，則萬隻作萬雙。』陳逢衡曰：『萬隻之隻，卽古省雙字。玉必以雙獻，故賜予納賄禱祀皆用瑴，無用隻玉之理。徧閱左國史漢諸書，不曰「白璧一雙」卽曰「白玉一雙」可證也。下文卷二「天子賜奔戎佩玉一隻，」卷三「賜重䚋之人銀烏一隻，」「巨蒐之人獻珌佩百隻，」「天子賜柏夭佩玉一隻，」凡隻字俱當作雙。』是也。卷四云：『四馬之乘，則一乘爲四馬之名，而三乘猶今言十二匹馬力也。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論其數量，當不止萬斤之譜。玉材至於如此之豐，自非密爾岱山，萬不能供給，此愈可爲羣玉之山卽密爾岱山之證也。且穆傳記西征所取二大物品，一曰玉，二曰羽，此爲其第一次大取玉石也。郭注晉『廣平郡襄國縣，』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潛時㊀潛時，名也。，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㊁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重慎其費㊂，牢，牲禮也。柏夭曰：『□氏檻□之

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嬰㊃三六，即盂也。徐州謂之嬰。朱三百裹。㊄潛時乃膜拜㊅而受。

㊀時，洪校作旹。㊁良，以前珠澤，赤烏，曹奴，皆獻食馬爲比證，則此亦當作食。㊂注其費，原作費其，翟校改。㊃嬰，原作罌，洪校據山海經注，玉海引改。並以下一律改作嬰。嬰借爲罌，古文多叚借也。㊄裹，程本作裹，誤。㊅拜，范本邵本有，程本九行本無。陳曰：『吳本有拜字，』謂吳琯本也。

實案：丁酉，七月初一日也。北征當仍在葉爾羌境內，以其邦之攻玉石可證。丁謙曰：『穆王蓋自玉山直北行，至今英吉沙爾地，』則羽陵當在今英吉沙爾。惟穆傳言羽陵凡四見，則不獨一地有羽陵之名。況卷五所謂『蠹書於羽陵，』其地更在今河南平！元耶律楚材西遊錄曰：『翰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李文田注云：『此海子在今巴里坤，漢之蒲類海也。』以此推之，則羽陵亦必爲丘陵，而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故名之曰羽陵耳。蓋上古地曠人稀，鳥獸繁殖，甚有鳥類特別發育之區，前言『鴻鷺之上』可證。故鳥羽墮地，隨地易形，其小者有

羽陵，其大者且有『積羽千里』，淮南子所謂『委羽之山』者，非歟！獻馬牛羊而天子不受其牢，則凡獻馬牛羊者，皆供天子之牢也。是古者天子出行，雖荒服之邦，亦有牢禮之供也。春秋時，吳徵百牢於魯，而魯拒之，宜矣。

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剞音倚(一)。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二)，六師之人天子六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于鐵(三)山之下。

(一)翟校本有此三字，程本止有音倚二字，洪校本同。 (二)食，陳曰：『御覽五十引作養』 (三)鐵，原作鐵，俗字，洪校據北堂書鈔御覽引改。

實案：戊戌，初二日也。辛丑，初五日也。剞閭氏，當在帕米爾西之達爾瓦茲 Darwarz。鐵山在完治 Wanj 河邊。楚辭屈原遠遊篇云『朝發軔於大儀兮夕始臨於微閭』。微閭，或卽剞閭一語之轉。適當西方交通之孔道，蓋卽漢書西域傳之南道，所謂『踰葱嶺出大月氏安息』者也。丁謙曰：『穆王至今英吉沙爾，由是折而西行，至達爾瓦茲部，卽剞閭氏所居。鐵山在其東北之完治河上遊』是也。魏書西域傳曰：

『者至拔國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山卽鐵山，今完治河邊之薩阿賴山 Alai Mts. 也。英人戈登遊記曰：『完治河旁多鐵，瓦罕不產鐵，販自巴達克山等處。』俄人康穆才甫斯基遊記曰『完治河有鐵鑛，質精純，比戶有冶鑪，不但售於布哈爾東境，卽各帕米爾人亦售之。』此亦皆足證鐵山者，以產鐵而得名，自古至今而未有變也。若漢書西域傳之鐵山，出青玉，卽密爾岱山，則名鐵山而實不產鐵。況與穆傳道里事實，萬不能合。太平御覽以爲卽穆傳鐵山，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從其說，失考甚矣。又劉師培說鐵山卽唐書西域傳之鐵門山。然鐵門山亦單稱曰鐵門，並非產鐵之山，在今中央亞細亞之達爾般的，Derbent 適值薩馬爾干 Samarkand 之南，當布哈爾 Bokhara 東南。按其地望，亦萬不能合也。郭注云：『天子六軍，』則誤解六師爲六軍也。六師不過萬五千人，已詳卷一疏。

壬寅，天子祭⊖于鐵山，祀于郊門，⊖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以祭餘胙賜之。溫歸乃膜拜而受。溫歸，名也。

㊀祭，原作登，洪翟校據北堂書鈔引改。㊁祀于郊門，原脫，亦洪翟校據北堂書鈔引補。

實案：壬寅，初六日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則鐵山至今猶產鐵者，可不謂曰西方之名山哉！郊門者，蓋猶言郊關也。孟子書所謂『郊關之內』也。漢世之士，長征西域，以生入玉門關爲幸。是直以玉門爲郊門也。豈知周之郊門，復在帕米爾之西，比漢之玉門陽關，更遠多多，則周之王跡，亦遠矣哉！萬國通史曰『古阿利安人已知鐵之爲用，』（卷三第四頁）然剞劂氏行膜拜禮，當非阿利安族也。

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鄄㊀韓氏。（鄄，之然切㊁。）爰有樂野溫和，穄麥之所草，（㊂此字作艸㊃下阜，疑古茂字㊄？）犬馬牛羊之所昌，（昌，猶盛也。）瑤玉之所口。

㊀鄄，原作鷃，御覽九百四引，及引注，並同，洪校據事類賦注引改，並以下一律改作鄄，不再校出。㊁注鄄之然切，原脫，亦洪校補。㊂草，洪翟校改作草从艸下阜，然草亦變作阜，則改與不改有何異耶？據郭注，則疑當作草，非作草也。㊃注艸，洪翟校如是，范本作草。㊄注疑艸下阜，爲古茂字，當本作艸下阜，阜訛爲阜，遂不可通。蓋阜訓大也盛也，阜而从艸，故郭氏疑爲古茂字耳。

實案：丙午，初十日也。鄄鶪同從垔聲，古音與僊同，鄄韓當卽今中央亞細亞之撒馬爾干 Samarkand。急言之曰鄄韓，緩言之曰撒馬爾干，古今東西語有緩急不同也。後世譯音異文甚多，曰颯末建，曰薩末鞬，曰尋思干，皆卽此地也。薩末之謂肥，建之謂城，義言肥城也。且說文曰『韓，井垣也』先秦古書，無訓韓爲城者。是鄄韓一語，眞西方語之譯音。然例以周官鞮韉氏，鞮韉卽印度語曰兜勒之對音，則鄄韓爲西方語之譯音，固無足怪也。（爾雅釋天篇之甲曰閼逢，寅曰攝提格等，卽古撒馬利亞 Samaria 語，是亦古人用西方語之證。）劉師培曰：『中亞之地，城名語尾恆稱曰干，如撒馬爾干，塔石干，是也。滿洲源流考言「三韓由三干得名」，鄄韓之韓，殆與城名稱干者同例，疑卽撒馬爾干。』劉氏不必疑也。惟語涉三韓，當別論也。賈誼惜誓曰『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丹水卽今密爾岱泉，則從今葉爾羌而右轉，卽向北更西轉以入大夏 Bactria 也。漢通西域南道，正從莎車踰葱嶺，出大月氏安息。大月氏本大夏之地，安息又波斯故地也。此皆可與穆王西行之故道參證而益明者也。撒馬爾干者，大夏之故都也。穆傳『樂野溫和』云云，山海經海內東經郭注曰：『大夏城方二三百里，地溫和，宜五穀。』尤可證合無

間也。且樂野卽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大荒西經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名曰夏后開，此大遺之野高二千仞。』郭注引竹書紀年亦云：『大穆之陽，』則穆王之前，夏后啓已曾至此也。其地正當今西人名曰西土耳其斯坦 Western-Turkistan 之東南高坡地，阿母河 Amu Daria 之上下游，土脈肥沃，河道暢達，亦有遊牧草地，實爲中亞精華之所萃，而上游聯溫都庫士 Hindukush 山之北面，故山海經之大運山，殆卽溫都庫士山，運溫亦對音也。稼麥及犬馬牛羊云云，蓋皆遊牧發達，遠過他處之狀况也。

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衍，墳之下者，見周禮。』**乃命六師之屬休。**

實案：丁未十一日也。平衍者，阿母河 Amu D. or Oxus R. 之下游，爲撒馬爾干，爲布哈爾，爲土蘭平原 Turan Plain 皆是也。而穆王此時當仍在撒馬爾干也。爾雅釋地曰『大野曰平，』而衍則有二義；周禮大司徒，鄭玄注云：『下平曰衍，』一也。

史記封禪書，李奇注云：『山阪曰衍，』二也。撒馬爾干在阿母河之下游，又上承溫都庫士山脈之北麓，帶有所謂山阪之餘勢，則謂之曰平衍者，蓋當兼有大野及山阪之意味也。今世地質學家多言『最近一萬年前，歐亞兩洲之間，有一大海，其海岸線之長，東北或有支流入北冰洋 Arctic Ocean，蓋自今鄂畢 Obi 河流域以南，接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及阿富汗斯坦 Afganistan，西至巴爾幹 Balkan 半島，今多腦 Donau 河正東流入此大海。凡今東南俄羅斯之窩爾加 Volga 河流域，及裏海 Caspian Sea，黑海 Black Sea，鹹海 Aral Sea，皆在其內。西北則爲低濕多湖沼之地，以達於波羅的海 Baltic Sea。一萬年來，地球此部分，逐漸乾涸，陸地逐漸高起。』參照世界史綱第十三章九七頁，二十一章二二一頁，二十三章二七七頁。遂至構成數千年來歐亞兩洲間之形勢。故穆傳此云平衍，與卷三云沙衍，皆原來卽海底也。且前在河宗之邦，曾經兩次大朝，乃入西方而後，有兩大都會，僅在此一大朝者，蓋其地已繁昌而可以成朝也。迨後入西北大曠原，則旣曠無居人，宜不成朝，故不復有大朝之隆禮也歟！

己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㊀七萃之士于平衍㊁之中。

㈠吏郝曰：『疑當爲勤，卷三有此句可證，』是也。㈡衍，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作衛，誤。

實案：己酉，十三日也。大饗禮，見周官大行人掌客。卷三言『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據老子及史記漢書中多言『侯王，』則侯王二字相連，爲古成語，明當於侯王斷句。吏亦勤字之誤，不能以郭氏於此無註，而於卷三之勤字有注，遂謂此不誤也。蓋郭注原有可議之處不少也。此及卷三兩言『大饗正公諸侯王，』則是王之班，尚在公侯之下，乃降於公侯，而並非高於公侯者也。古本竹書紀年亦言穆王『取其五王以東，』則西方之王，何其多也。正不必至周季而後，西戎及吳楚越俱稱王也。大抵中國上古懷柔遠人，荒服之稱王者，則亦遂因其號而不改。王字又變作皇，故楚辭有『東皇』『西皇』之名，可見必非以西戎之強，而仍其稱號曰王也。惟其班在諸侯之下，正所以示區別。故春秋學者說之曰：『王者不臣夷狄，』殆寓言，非事實也。且大朝而又繼以大饗，昔夏后啓早已先穆王而到此，故墨子非樂上篇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野于飲食者，卽言飲食于野也。然而獨不識穆王者，豈以其事當別論耶！世界史綱曰：『試一覽中亞地圖，可見亞洲南

西東三面之人民，各爲高山峻嶺所隔絕。自其主脈分三大支東行，希馬拉亞山 Himalaya M.t.s. 東南行於西藏之南，崑崙東行於西藏北境，天山東北行與阿爾太山 Altai M.t.s. 合，再北則爲大平原，天氣寒而乾燥。天山崑崙之間，則爲塔里木河盆地 Tarim Basin，所謂西域東部，河流多而無入於海者，率流於沼澤，或斷續湖澤之中。昔日此盆地，較今日者爲肥沃。盆地西邊有高山，然可逾之。有數通行道路，下達西域西部，可沿崑崙之北山麓，或由塔里木河流域西行，以至喀什噶爾各路總滙處。逾山以達浩罕 Kokand，撒馬爾罕，及布哈爾等大城。此處遂成歷史上之阿利安人及蒙古人天然相聚之所矣。』第二十八章四〇七頁 斯言也，吾人更試掩卷思之，古今山川形勢不移，不適可爲穆傳作鐵板注脚耶！惟是穆王所饗正公諸侯王，果得蒙古人幾分，阿利安人幾分，實不明白。無已，就穆傳而證之，則或恐黃白未分，或恐雖分而白人尚未露頭角耳。

鄄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服㊀牛三百，服㊁，可服用者。良犬七十，㊂良㊃，調習者。牥牛二

㊄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穄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罌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裹，變口雕官。無鳧上下乃膜拜而受。疑古上下字，今夷狄官多復名？

㊀服，原作用，洪翟校據北堂書鈔引改。㊁注服，原脫，洪校據北堂書鈔引補。㊂十，原作千，翟校據御覽諸書引改。㊃注良，原脫，亦洪校補。㊄二，洪校據御覽引作三。

實案：此鄄韓獻良馬，服牛，良犬，牥牛，野馬，牛羊等；與卷三之智氏勞用白駿，野馬，野牛，守犬；及卷四之文山獻良馬，用牛，守狗，牥牛；犬戎胡獻良馬等；蓋皆似為一類之民族。然智氏既勞用白駿，野馬，野牛，守犬，而又獻食馬及牛羊，則是與珠澤赤烏曹奴潛時西膜巨蒐，但獻食馬及牛羊者，又非有異也。故殆皆可類推為黃色民族也。

世界史綱曰：『阿利安語發源於多腦河流域，及南俄中間之一區域內，由是而分布於黑海之南北兩岸，迨諸海乾縮之後，再分佈於裏海之東北，遂開始與烏拉阿爾泰 Ural-Altai 語羣中之蒙古種人，互相衝突，互相混合。蒙古民族本亞洲中部草原中之牧馬民族，阿利安民族之用馬為騎，及用馬作戰，殆傳自蒙古種。歐亞兩

洲之馬，在未有紀載以前，凡有三四種。唯生長於草原上，及半沙漠地上之馬，其體格之效用，不僅以資人肉食爲限。』第二十章一九三頁，一九六頁。 由此言之，則未有紀載以前，馬有三四種，而穆傳有食馬，良馬，野馬，豪馬，已具四種。此穆傳之古可見也。又謂用馬爲騎，及用馬作戰，出於蒙古種，而阿利安人效之，則穆傳中之鄄韓智氏文山及犬戎胡，獨知良馬與駿馬，尤可證其當俱爲黃色民族也。郝懿行曰：『玉篇云「牥，良牛名，日行二百里。又䭾駝。」』蓋牥牛有二解，一卽爾雅釋獸之犦牛，亦曰㹀牛，牥犦一聲之轉。牥㹀則同音字也。又一卽䭾駝，據卷四云『牥牛以行流沙』則非卽䭾駝而何物哉！雕官凡再見，此與重䍃氏，是也。蓋賜以雕工之官，專司刻鏤之事者。上下，當卽指無鳧及其從屬而言，郭注未諦。

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㈠三日㈡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因改名爲樂㈢池，猶漢武改桐㈣鄉爲聞喜之類。 天子乃樹之竹，種竹池邊。 是曰竹林。竹木盛者爲林。

㈠北堂書鈔百五引無『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句，藝文類聚水部，御覽六十七引同，當係删落。

㈠三日，洪校據事類賦注，玉海引，删，未當。㈡注樂，上原有廣字，翟校删。㈢注桐，原作祠，洪翟校改。

實案：庚戌，十四日也。玄池，丁謙曰：『今布哈爾西南之登吉斯湖，』是也。今錫爾河 Syr Daria 阿母河之間，有乍拉福山 Zarafshan 河。（在俄屬之賽拉佛山 Zarafshan 省。）其支叉最多，下流所入之登吉斯湖，亦曰哈喇庫勒 Karakul 湖，土人語謂黑湖之義，即此玄池，玄亦黑色也。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曰：『明季以前，阿母河實入裏海，泰西古書，從未言及鹹海。近德國人考紀行之書，因疑昔時西爾河 Syr Daria 亦合於阿母河，以入裏海。而鹹海巨浸，爲最近數百年所渟潴而成也。』然此阿母河末流之變遷，當與此玄池無關也。中央亞細亞產竹有名，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大夏之西，印度語曰覩貨邏簻奢，覩貨邏者，大夏也，簻奢者，竹也。（章炳麟說）故穆王種竹池邊，且以人衆栽多而成林，殆留作紀念歟？然若太平寰宇記曰：『司竹園在盩厔縣東一十二里，穆王西征至玄池，乃植之竹，是此。故史記云「渭川千畝竹，」漢謂鄠杜竹林，』此全出後人附會之詞，失實甚矣。

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于是休獵，于

是食苦。苦，㊀艸名。可食。

㊀注艸，九行本程本如是，范本作草，艸卽艸之古文也。

實案：癸丑，十七日也。丙辰，二十日也。苦山當在今波斯東北境之馬什特 Meshed。或曰『苦山卽呼羅珊 Khorashan 之對音也。』苦謂苦茶，詩經云『采苦采苦』儀禮特牲禮記云：『鉶芼用苦若薇，』禮記內則篇云『濡豚包苦實蓼，』皆謂茶菜也，亦名曰苦茶。蓋因生苦茶，故名之曰苦山歟！西膜謂之茂苑，可以休獵，則必指爲草木暢茂之林苑也。考西紀前四八〇年，波斯壽齊 Xerxes 第一王，嘗分全國爲二十道，第十四道爲東部荒地，在今呼羅珊之東及東南，則當西紀元前九八九年之時，中國周穆王西征至其地，當更荒蕪可知。而所謂茂苑者，正卽此荒地，無可疑義。是亦天造地設，不謀而合之左證也。洪頤煊曰：『晉書東晳傳言：「穆天子傳記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山海經中山經有苦山，與帝臺相近，疑卽此山。』然洪氏見晉書連言帝臺西王母，而不知帝臺西王母，所在不同地。更不知中山經之

苦山，亦與西方之苦山，杳不相涉也。顏延之赭白馬賦曰：『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崑崙在西方，宣嶽卽宣山，見中次十一經。『高前之山有水，帝臺之漿也。』亦見中次十一經。又『休與之山有石，名曰帝臺之棋，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俱見中次七經。據此，則帝臺當在中國江河之間。疑穆傳之卷五，嘗記其事。但今郭注本無之耳。參照讀穆傳十論第五節，及穆傳知見書目提要論郭注本。

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㊀□

㊀西下，程本范本九行本俱無膜字，黃校硃筆添膜字，不知何據。

實案：丁巳，二十一日也。己未，二十三日也。黃鼠之山，當在今波斯之大撒耳特鹽漠 Great Salt deserd。外國史略曰：『白西亞國出馬，驢，駝，羊，鼠，各多異種。』白西亞卽波斯，則波斯產異色之鼠，亦有名也。然黃鼠當產沙磧之中，毛色與沙色類似，生物之保護色使然。故意度黃鼠之山，當在大撒耳特鹽漠附近。因產黃鼠，故名曰黃

鼠之山。惟古蓋止產於此山，後世蕃衍東來，唐書于闐傳曰：『西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卽今人遊歷帕米爾一帶，亦多見有此金色之鼠也。

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實案：癸亥，二十七日也。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第希蘭 Teheran 附近。郭注引竹書云『穆王西征至昆侖丘，見西王母。』於文甚略，不如穆傳之詳也。今西人熱心研究中國古史，以西王母爲一要件，蓋欲藉以知我國古代與西方之交通也。此非羅列古書以證明之，無以釋吾人自任之天職。然考西王母舊居，當在今中國新疆，不與穆傳同也。今人謂『古書言西王母，必兼言玉，故當以玉之產地，考定西王母所在之地。』不悟以此法考之，尙祇能得其舊居而已。世本曰：『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環玉玦。』金樓子興王篇曰：『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西王母使使來獻白環之玦，益地之圖。』（兪正燮癸巳類稿有晝地論，謂益當作晝，非也。）尙書大傳曰：『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琯。』大戴禮少閒篇曰：『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漢書律歷志，風俗通聲音篇，晉

書律歷志，宋書音樂志，符瑞志，亦均言『西王母獻白玉琯』之事。而說文云『管如篪，六孔，從竹，官聲。琯，古者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前零陵文學姓奚，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玉管。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論衡別通篇曰：『禹益作山海經，』無形篇曰：『禹益見西王母，』故西山經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玉山蓋不過昆侖之連麓，海內東經曰：『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白玉山卽玉山，而在大夏東可證。故大荒西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虎齒豹尾，疏詳卷三。河圖玉版曰：『西王母居昆侖之山，』淮南子墬形篇曰：『西王母在流沙之瀕，』覽冥篇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惟有不死之藥，而後有不死之邦。屈原遠遊曰：『仍羽人於丹丘兮，還不死之舊邦。』丹丘卽丹水之山，丹水卽密爾岱泉。海內經所謂『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者也。以此轉輾推證，則知西王母之邦，必有所謂舊邦者，在今新疆；而更有所謂新邦者，宜遠在其西也。賈子修政語上篇言：『堯身涉流沙，封獨山，西見王母，』已遠在今新疆之西，則新舊二邦溯始於何

時，不能不謂遠在唐虞之世也。惟是證之穆傳，有留胥之邦，而其本名爲長肱，爲鴻鷺。故此西王母之邦，宜亦自有其本名，曰沃民之國，曰三危之國也。何以言之？呂氏春秋本味篇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高誘注，丸，古卵字。）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求人篇曰：『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淮南子墬形篇曰：『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時則篇曰：『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如此呂氏淮南兩家之說，則沃民三危，皆在昆侖弱水之西，卽在今新疆西藏之西也。故不死之山，亦進而爲不死之野也。三危決非今甘肅肅州之三危。巫山決非今四川夔州府之巫山。尙有曰積金之山，曰石城金室，則沃民之國多銀鐵矣。曰飲氣之民，曰飲露吸氣之民，則一部山海經，止有一沃民之國，特甘露是飲矣。大荒西經曰：『有西王母之山，（此句從郝懿行校正。）壑山，海山。沃民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鶖，一名曰少鵹，一名曰青

鳥。』此記沃民之國一段文字，尤爲明白可據。有西王母之山，有三青鳥。西次三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注云：『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別自棲息於此山。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故郭又讚曰：『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昆侖，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蓋穆傳西征至於西王母之邦，卽竹書紀年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然則西王母也，沃民也，三危也，非皆明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乎？而安得不推定西王母之邦，當本名曰沃民之國，曰三危之國耶？大抵謂曰沃民之國者，以其民族而名之也。謂曰三危之國者，以其都居而名之也。謂曰西王母之邦者，則以一婦人爲主權者而名之也。然一婦人之傳統有絕時，而一民族之緜延無窮期。况民族與地理亦復不可分離，則沃民之民族明，而三危之都居亦自明也。故不可不急先知沃民果爲西方之何民族也。據淮南子墬形篇曰：『西方金丘，曰沃野。』高誘注云：『沃，白色也』。說文曰『鋈，白金也』。詩秦風毛傳同。鋈本从沃得聲，聲亦有義，則知沃民者，必爲西方之白色民族也。更以西方語言之意義及聲音而求之，則世界史綱言『伊蘭 Iran or Eran 民族衍爲馬太 Media 人，波斯

Persia 人，印度 India 人，』第二十章一九六頁 故古代波斯人自稱曰伊蘭，而謂其北方諸國，卽中央亞細亞之黃種人曰土蘭 Turan。伊蘭者，義言光明也。土蘭者，義言黑暗也。惟白色者光明，此伊蘭一語，已與沃爲白色之義合矣。況其聲音，則伊蘭之伊，西方爲I或E，皆可轉爲沃，如日本語之イイ卽ヨイ，古塞米的 Semitic 語之 Ireb or Erob 轉而爲 Europe，皆其證也。然則沃民之沃，確卽西方伊蘭之伊，西方爲多節語，中國爲單節語，故中文往往存西方之一語音也。其或取發端，或取中間，或取末尾，當別論之。今既考知沃民卽伊蘭民族，則三危卽伊蘭高原也。故可斷定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也。試更爲詳證之，第觀一部山海經，止有一沃民之國出白木。郭注云：『樹色正白，今南方有文木，亦黑色也。』是郭璞以文木釋白木也。蓋文木有白黑兩種，古書或止言白色者，或止言黑色者，皆偏舉以互該也。文選吳都賦注云：『文木，材密緻無理，色黑如水牛角。』周書王會篇云：『夷用闖木，』何秋濤箋曰：『夷卽波斯，方以智通雅曰：「闖木，卽烏文木也。」古今注：「烏文木出波斯國。」』何氏之說是也。楚辭屈原九章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比壽兮與日月齊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湘江。』其云遊瑤圃，登昆侖，俱已見前疏。必經瑤圃昆侖，然後及於南夷，足證南夷卽王會篇之夷。且唐以前古籍記西域輸來文木之國，止一波斯。與一部山海經記出白木者，止一沃民之國亦合。今雖知南斐洲產白木，然古蓋未通中國。故僅據文木一物，而已可推定沃民之國卽波斯矣。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證，一也。更觀沃民之國有海山壑山，則波斯南有阿剌伯海 Arabian Sea，故有海山。北有裏海 Caspian Sea，本不通外海，實一大壑，故有壑山。沃民之國有璇瑰，瑤碧，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產鳳卵。隋書西域傳亦列舉波斯產真珠，頗黎，珊瑚，瑪瑙，水精，火齊，金銀，銅鐵諸物。並產大鳥卵。大鳥卵卽今駝鳥之卵，或古人以駝鳥爲鳳之一種。是據種種產物，亦可推定沃民之國卽波斯矣。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證，二也。至如單言曰飲露，曰吸氣，具言曰飲露吸氣，其實一也。楚辭屈原遠遊云：『軒轅不可攀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此壹氣亦卽吸氣之事也。故賈誼惜誓曰：『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乎昆侖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

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乃至少原之埜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據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蓋屈子所言之南巢，卽賈生所言之少原，非放桀之南巢也。說者謂爲南方巢鳳之地也。赤松爲帝嚳師，王喬卽周靈王之太子晉。梁玉繩漢書人表考。列仙傳云：『赤松子至昆侖，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蓋不足據。惟莊子大宗師篇曰：『西王母坐乎少廣，』少廣亦當卽少原。賈生明敘少原在大夏之西，則非卽波斯而何？舊大夏西境，與波斯接壤。故海內經曰：『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必今帕米爾高原左右，卽古都廣之地；而其西之波斯高原，卽古少廣之地。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證，三也。又若中國但有曰金城者，如管子度地篇，韓非子守道篇所言，皆是也。而漢書司馬相如傳云：『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張揖曰：『陰山在昆侖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暠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烏，三足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墟之北。』此張揖所記，語皆有本，則西王母之石城金室而穴居，必依山爲城，金碧輝煌其室，當爲西方式之房屋，斷非窟土而

處之穴居也。（東方築屋，多用竹木，故爲巢居。西方築屋，多用土石，故爲穴居。）三足青鳥卽烏。與西王母自歌『烏鵲與處』之文亦合。其謂陰山距昆侖之里數二千七百里，則卽本山海經西山經自昆侖之丘，至陰山之里數以爲言。與穆傳後言：『自羣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之數，所差無多。是司馬相如生於西漢初世，未見晉發汲冢之穆傳，（司馬相如與賈誼，皆西漢人，所言皆合山經穆傳，蓋皆有本。）張揖據山海經而作解，亦未必根據穆傳，乃兩皆不謀而合，不彌見穆傳之確鑿可信乎！然陰山者，昆侖之陰之山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曰：『黃帝令伶倫作爲律，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漢書律歷志，說苑修文篇，風俗通聲音篇，皆言『崑崙之陰，』不作『阮隃之陰，』則阮崑同部通用字，隃崙形近易誤字，故阮隃卽崑崙也。而在大夏之西，又非卽波斯而何？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證，四也。以上四證之外，尚有崐崙三危二山，亟待解釋者，上旣述漢書說苑諸書，言大夏之西有崑崙矣。而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御覽地部引。案鄭玄曰『三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接。』岐山卽汶山，亦作崏山。）水經江水注引山海經云：『三危在燉煌南，與崏山相接，山南帶黑水。』（今本山海經無此文。楊守敬曰『酈氏蓋採郭璞張揖爲文。』或是也。黑水卽西藏之喀喇烏蘇江。）此又皆明言三危在

中國岷山（即嶓山。）以西，準此而推，必南爲三危，北爲昆侖，並行之山脈也。意者古人以西方廣遠，往往推一隅之地名以名之，猶今西人以安息即亞細亞（或說安息即亞細亞之對音。）一隅之地名，而爲轉被於亞細亞全洲之地名也。是以古蓋有狹義名稱之昆侖，不過西藏新疆間一隅之山而廣義名稱之昆侖則不然，實橫亙於今東方中央兩亞細亞。（或曰，昆侖之合音爲橫，今蒙古語猶謂橫曰昆都侖。殆昆侖本即橫山之義。）自今崑崙山脈西逾帕米爾及印度庫士山脈 Hindu-kush Mts.，直通至裏海南岸之厄耳布爾士山脈 Elburz Mts. 原本一氣相連。水經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博物志云：『崑崙縱廣萬一千里，』（御覽引）傳說不一，而其廣遠可知也。此昆侖之解也。古蓋有狹義名稱之三危，不過岷山以西一隅之山而廣義名稱之三危，則自西藏高原以西，直走撒里茫山脈 Sulaiman Mts.，通至伊蘭高原 Plateau of Iran，包有今印度，阿富汗，俾路芝，波斯之山，皆是也。古人本以三爲多數，其地既多高危之山，宜乎名之曰三危也。後世知有昆侖，而不知有三危，并忘西王母之邦亦名曰三危之國，豈非稽古之疏哉！此三危之解也。然又何以知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第希蘭附近也。則『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至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與穆傳自大夏故都之鄄韓氏而西征，經歷玄池苦山，及黃鼠之山，而後至於西王母之邦，其道里正相暗合。此卽可以看破之一大關鍵也。爾雅云『小山別，大山解，』吳都賦云：『嶰谷弗能連，』劉逵注謂『嶰谷，昆侖北谷也。』蓋解、嶰、澥、古今字。解之爲言判也。山有嶰谷，水有渤澥，則皆後起字也。古人名西方之地，往往與東方相似。中國山西，古曰大夏，而有解州鹽池。故西方大夏之西，亦有嶰谷，卽嶰溪之谷，今謂阿拉爾 Aral 海爲鹹海。然西人考驗裏海水味之鹹，過於鹹海。（見元史譯文證補。）則嶰谷之卽裏海無疑矣。裏海在厄耳布爾士山脈之北，故曰『昆侖之陰，嶰溪之谷』也。解之爲言中分，與裏海之名裏義正相符。東方有勃海，名曰勃澥，而西方有嶰谷，亦正遙遙相對。且西名曰開斯賓海 Capian Sea，其發端第一音之開，與解當本同一語根也。以此轉輾證明西王母居陰山，卽可知西王母之邦當在今厄耳布爾士山脈中矣。雖然，今之波斯非古也。今裏海南岸，原本古米塔 Media 之地，故波斯壽齊第一王分全國二十道之地圖，其第十道爲米塔 Media Atropane，第十一道爲大米塔 Media Magna，猶仍其舊也。更檢英文百

科全書，則古米塔疆域，有今波斯西北部之亞賽爾拜然 Azebaijan，亞爾的蘭 Ardelan，伊拉亞日米耳 Irak Ajemi，義蘭 Ghilan 四省之地。尚有古爾提斯丹 Kurdistan，魯利斯丹 Luristan 兩省，則各得一部分，故米塔西北有烏爾米亞 Urumiah or Urmia 湖，東南當伊蘭盆地 Basin of Iran 大沙漠 Great Salt desert（亦曰大鹽漠，曰大鹽野。）之中心，北連厄耳佈爾士山脈。然最初米塔疆域未必如是之廣也。萬國通史曰：『考上世古跡，杳不見波斯二字之名，直至西紀元前一千年間，亞述 Assur or Assyrian 古碑偶道及之，然仍若格羅 Zagros 山旁聚族而居之村落，其一酋長之權力，祇能加於本村內外，及環村四近之人。大抵其立國在西紀元前六百六十年間耳。』（卷四第十七頁）又曰：『米塔（萬國史記等書譯作馬太。）Media 古人之入其地，究在何年，今已不能詳考，惟確知爲古世未有文字之先，已入其地，即逐去土著之蠻類，遂墾荒而奠厥居。然博考古書，仍未見米塔之名字也。西紀元前九百餘年，亞述國薩馬穀思 Shalmaneser 第一王在位，始聞米塔之富庶，遂記於石文中。特屈指而計其時，不過區區部落之民，似無威力可稱也。』（卷四第四頁）此可明波斯及米塔最初部落時代之情狀。

波斯在南，米塔在北，而米塔則後爲波斯所併者也。惟米塔當紀元前九百餘年，與穆王西征之時約略相當，則米塔先由他方而入其地，與西王母之自東徂西符合，一也。米塔最初尙分許多部落，而卽以富庶著聞，與山海經記沃民之國頗合，二也。下文云：『西王母還歸丌口』，當卽還歸其邦，尤可爲西王母之邦不出米塔境內之鑿證。惜今西史不詳，故西王母與米塔之關係，究竟如何，不能明也。米塔又分國爲二，有南北兩大城，皆曰曷不他那 Ecbtana，今不全可考。然其一當卽今哈馬頓 Hamadan，亦波斯古都也。距第希蘭百六十英里，與西王母居陰山地望相準，而揆諸穆傳原文，自苦山而黃鼠之山，而西王母之邦，亦無不合。故又可斷定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之第希蘭附近也。第希蘭者，波斯語義言淸街，亦歷史上有名之都會也。其位置在厄耳布爾士山脈之南，則所謂『飮露吸氣』之仙居生涯，非不可有之事也。况僊仙古今字，仙之造字，从人从山，本爲山人之義。僊字从䙴，䙴者升舉也，登山亦爲升舉也。升山必大呼吸，故吸氣著焉。山地鮮水，夜涼露生，故飮露著焉。山居者多壽，故又以長生稱焉。音樂宗教二者原有切密之關係，故音樂又爲神仙

之武器也。然今歷史學家言『吸風飲露，本為初民未開之生活，』意者中國上古開化既久，轉以遊於蠻荒，解除世網，欣慕為神仙之鄉也。赤松子事不可詳知。若王子喬者，棄太子之尊榮，復殊佛陀 Buddha 之出家，詭言『上賓於帝所，』而既西遊乎波斯，終東老於日本。（見章炳麟文錄王子晉神仙辯）豈再開東極仙居，以代西極仙居而崛興者歟！故博物志有西王母仙桃，（今民間口碑猶然。）今西人謂，『桃為波斯果，』亦正脗合矣。或曰『西王母既嘗西徙，則何不可更徙而之他。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皆載「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條支者，與大食 Tazi 對音，卽今阿剌伯，故德儒福爾凞 A. Forke 據此，遂謂『西王母卽阿剌伯之示波女王 Königin von Saba 也。』殊不知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魏書西域傳，均載『大秦國西有弱水西王母，』大秦與拉丁 Latin 對音，（大可讀拉，猶獺從賴得聲之比。）卽今意大利 Italy，則其說又變矣。是必漢魏間人神經過敏，一聞西方有女王，卽以習聞之弱水西王母當之。豈知西方女王數見不鮮，而西王母自西王母，烏可幷為一談哉！最近丁謙謂『西王母之邦卽亞西利亞 Assyria 國，』劉師培謂『穆王賓於西王母，卽至亞西里亞國都之尼尼微

Nineveh or Ninua 城』（蔣智由中國人種考引劉說。）皆幷古之傳說而亦無徵者。然如漢書地理志載『金城臨羌縣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臨羌在今青海境內，仙海卽今青海，鹽池卽今達布遜淖爾。此自與山經穆傳不合。而十六國春秋載『張駿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有石室，西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此山。」』酒泉，今甘肅肅州治。南山，今甘肅青海間之祁連山。此當是仍本班固漢書之說而申言之者。蓋或爲西王母舊居行宮遺址之所在，而不能卽指爲西王母之邦所在也。日本依田雄甫著歷史地圖，遽據班固馬岌之言，注西王母於甘肅青海之間，失考甚矣。小川博士又據史記衛霍傳有『得王、王母、各一人』語，因肊造『大宛爲西宛，卽西王母，』彌失之矣。要之，西王母爲上古中國在西方之一大事件，故留有種種傳說。惜今所可確據者，僅穆傳一書耳。

卷三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㊀。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至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宮㊂。』

㊀注嘯，道藏本作笑誤。㊁注至，原脫，翟校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㊂注宮，原作公，洪校據山海經注御覽引，改。

實案：甲子，二十八日也。稱賓者，尚書堯典曰：『賓於四門，』古本竹書紀年曰：『諸夷賓於王門，』則內外相見皆稱賓，故周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明以賓禮親之也。爾雅釋地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或取諧音，北戶以其居屋而名，日下則猶寒下之類也。惟西王母者乃以人名而變爲地名也。山海經西山經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夫謂曰如人，則神而非人也。然山海經本爲夏

禹之書，虞夏之世，羣后亦稱羣神，尙在神權時代，故西王母雖神之而實人也。至云『豹尾虎齒，』當爲古時一種儀式，今謂之曰假面具，是也。證以造字，鬼从由，由象鬼頭，卽假面具，故古稱西方曰鬼方，曰巫山，（天文學上之鬼宿在西南，而世界大教主亦皆生於西南。）良有以也。今歐西諸國每歲猶有鬼節日，而吾國西藏喇嘛會之假面具尤極滑稽。（見日本刊世界歷史地圖之照片，有牛頭馬面種種怪狀。）則此風至今猶未泯也。更證諸楚辭有東皇西皇，皇王古字通。東皇爲春而主生，西皇爲秋而主殺，故西王母司天之厲及五殘歟！抑且西王母一名詞，可省言曰王母，亦可省言曰西母。賈子修政語上篇曰：『堯西見王母，』易林明夷之萃曰，『稷爲堯使，西見王母，』文選思玄賦曰：『聘王母於銀臺，』此皆可省言曰王母之證也。淮南子覽冥篇云：『西姥折勝，』西姥卽西母也。故傅休奕賦曰：『西母使三足之靈禽，』此皆可省言曰西母之證也。西王母自歌曰『我惟帝女，』則是曰女曰母曰姥，同異相證，而意義如一。故漢書五行志曰：『西王母，婦人之稱。』兪樾曰：『漢世相承，皆以西王母爲女仙人，』（第一樓叢書九之四）蓋西王母不獨爲古代之女性，且爲壽考之女性。是以後世祝女性之嘏者，必曰西王母也。易晉之六二曰：『受茲介福，於其王

母，』王母正指坤，則以坤爲老母也。爾雅釋親有王母，外王母，曾祖王母，外曾王母諸稱，則凡稱王母者，皆有祖母之意義也。是西王母一名詞，其義亦若曰西方之王母，與言西方之大母無異。以今英語譯之，正當曰 Western-Great-Mother，而今歐西學者乃遽譯之曰 Western-King-Mother，以爲西王之母者，大誤也。蓋謂曰西方之王母，則得爲西方之主權者，以其爲西方女性之長老，同時得爲代表西方之長老也。而謂曰西王之母，則不得爲西方之主權者，不過主權者西王之一尊親屬而已。此其有主權無主權二者懸殊，豈可混視而不別哉！古來文人多以西王母與東王公兩相對舉，雖涉神話，未失本也。雖然，穆傳西王母，實卽穆王之女。穆王十三年西征，其女未必已老，而遽稱西王母者，是必尊大其稱號，將以鎭撫西荒也。更卽此以推唐虞之西王母，當亦如是也。嘗考八卦之方位，乾在西北爲老父，坤在西南爲老母，兌爲少女，在西方，殆卽暗示中國民族之來源，故中文古音多有與英語古音同者。嚴復著英文漢詁言之必父與西北，而與西南爲婚媾，少女之兌，則又所以與西方通婚者歟！不然，何以上古西王母不一其人耶！若夫西王亦爲姓氏，荀子大略篇曰：『禹學

於西王國，』（新序雜事，韓詩外傳五，同。路史疏仡紀引作西王悝，國名紀又作西王惺，蓋有誤字。）自與西王母無涉。而胡應麟謂『西王母不過女真，彡姐，八百媳婦之類，』甚矣詞人滑稽之爛腐化，可哀也哉！郭注引紀年，別詳年歷表中。

乃執㈠玄㈡圭㈢白璧，以見西王母。（執贄者，致敬也。）好獻錦組㈣百純，□組三百純。（純，匹端名也。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組，綬屬。音祖。）

㈠北堂書鈔八十一引，執下有玉字，衍文。　㈡原作白圭玄璧，郝曰：『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玄圭白璧』，證以禹錫玄圭，則作玄圭爲長，今據改。　㈢圭，洪校據御覽引作珪，古文圭字。　㈣錦組云云，洪校據山海經注引作『錦組百縷，金玉百斤，』陳曰：『金玉百斤，添設。』然或傳文有異同也。

實案：周官典瑞，小行人，考工記玉人，有『天子執圭以朝諸侯。』而幷用圭璧，希見明文。惟詩衞風淇澳篇曰：『如圭如璧，』此以喻人君之德也。又尚書金縢曰：『周公告於三王，植璧秉圭。』而管子形勢篇，墨子明鬼篇，尙同篇，皆言『圭璧琮璜，幣帛犧牲以饗鬼神。』然則古猶在神權時代，故賓諸侯，與賓神同耶！禹貢曰：『禹錫

玄圭。』世界史綱曰：『新石器人於礦物最初應用者，爲黃金，次則黑玉與琥珀。』第十章六三頁是穆傳有黃金與黑玉矣。西征所至，無言見者。此西王母獨言見，卷五云：『天子見許男於洧上，』卷六云：『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則是西王母雖身居西荒，而視同畿甸之伯叔甥舅諸邦也。不第此也，天子猶命許男以玉帛見，而此乃天子親執玄圭白璧以見西王母，則且禮之有加於畿甸諸邦也，是何隆禮優遇之至於此極也。及觀西王母謠辭，與吟辭，而始知其爲穆王之女，且銜有使命於西荒者耳。千年來讀穆傳者，將此最隆重之記事，輕忽函胡看過，眞是魯莽已極，顧黠者亦止附會爲神仙聚合，而今歐西東瀛之學者，或誣爲有婚事，尤野鄙之言哉！前赤烏氏嘗獻女於天子，而此天子亦云獻者，周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鄭注曰：『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是則此一獻字，亦爲穆傳與周官合之證也。純借爲稇，或借爲纏。詩召南所謂『白茅純束，』是其義也。百純三百純，比於史記蘇秦傳言『錦繡千純，』張儀傳言『文繡千純，』則奢儉懸殊，故世有指穆傳爲戰國時人作者，眞妄見矣。

西王母再拜受之。□

實案：穆傳凡見天子之拜有三種：一曰再拜稽首，二曰再拜，皆中國禮也。三曰膜拜，則西膜禮也。自過積石以西，無非行膜拜禮者，而此西王母獨再拜，則本爲穆王之女也。穆王但執玄圭白璧，不拜可知，洵乎天子之尊嚴也。陳逢衡曰：『再拜者，臣下之禮。』陳氏猶有未明也。周官大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皆爲男子而設。說者謂女子亦有九拜，則此西王母之再拜，卽所以當男子之再拜稽首也。古禮男女有別，弄璋弄瓦，自生而已然。男子再拜稽首，如穆傳之柏夭高奔戎，皆行此禮也。天子亦有稽首者，如尙書洛誥曰：『王拜手稽首，』則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若穆王見西王母不過見自己之女，非見尊親屬，宜不拜也。然經傳多載男子爲人臣，而希見女子爲人臣者，此西王母以女子爲諸侯，止於再拜，正可補禮經之闕。古者席地而坐，故說文曰『跪，拜也。』黃以周禮書通故曰『非跪不足以言拜』是也。而凌廷堪禮經釋例以爲『婦人之拜不屈膝』者，非也。不意昧者猶以爲異族之君長，豈知穆傳中之

異俗，莫著於膜拜，假令西王母果爲異族之君長，何以不膜拜而必再拜哉！換言之，卽何爲不行西方之膜拜禮，而必行中國之再拜禮哉！藉曰西方男子行膜拜禮，而其女子固行再拜禮，同於中國也，此又豈可通之說哉！故山海經海內北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郭注云：『梯，憑也。勝，玉勝也。』後漢書輿服志云：『簪以瑇瑁爲擿，端爲華勝，』則憑几也，戴玉以爲華勝也，虞夏之世，西王母之居處服裝，明明一中國貴婦人也。況穆傳西王母本卽穆王之女哉！惟是中國古禮，女子無爵稱，詳見白虎通故但稱曰西王母。意謂是西方之王母也。瑞應圖言『黃帝時，西王母獻白環』恐不足據；賈子新書，尚書大傳所記堯舜之西王母，宜自可信。殷商不見西王母，而周時又見。豈稷爲堯使，西見王母；及周有天下，而規復舊制耶？史記秦本紀載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故和睦。』此酈山之女者，申國之女也。故申侯曰『我先酈山之女，』必申侯娶於酈山氏而生此女，故名曰酈山之女，古多有此命名之例也。詳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漢書歷律志曰：『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酈驪通用字。必酈山女既爲戎胥軒妻，而又以

周室肺腑之親，遂得稱王於西方也。後世口碑流傳，婦豎皆知有驪山老母，及西王母。然而酈山女爲戎胥軒妻，自有明文。獨西王母雖稱母，而無爲人妻之明文可據也。前考定西王母之邦當在古米塔之地。萬國通史曰：『西紀元前六百七十年之際，米塔人猶各分族，嘗自聽其酋長之指揮，同類不關休戚。』（卷四第四頁）更檢英文百科全書，則『米塔原有若干部落，及北米塔沿裏海諸部落，皆非阿利安民族。』然此皆穆王西征後之事也。而當穆王西征之時，西王母與米塔有無關係，不能明也。後世中國專以扶陽抑陰，爲名教綱常，更不知上古有建邦於西方之西王母。今歐西學者有比擬西王母爲聖女 Holy Virgin，爲觀音 Kuan yin 者，益滑稽可笑矣。

附記　中國人種考曰：『愛台爾 E. J. Eitel 氏英譯穆天子傳，或據波斯詩人富爾達伊 Firdoüsee，引波斯古傳襄西陀 Jamshid 王與馬眞 Machin 王馬亨 Mahang or Mahenk（原作摩訶晉王穆罕，易於誤解，故據西文改之。）通婚，因以馬眞爲大秦，卽支那，（案大秦卽羅馬，或以爲卽支那。）馬亨爲穆王，襄西陀爲西王母。（愛氏英譯原文無此事，參照後附知見書目。）又拉克伯里 Terrian de La Coupere 以爲西王母卽烏孫民族稱其君爲昆靡之古譯。中國古讀王音近昆，西王母蓋卽

烏孫之君。最近學者復以爲西王母卽圖伯特 Tibet 語又濃坡 Tso-ngobo（疑卽寶音）之音譯。』此舉諸說，皆誤之甚者也。更有德國學者福爾濺 A. Forke 力言『西王母卽示波 Sheba or Saba 女王。』或且謂『示波之音爲 Sheba，Saba，爲 Siba，均與西母之音協。』然此女王見瑣羅門 Solomon 王事，嘗一見舊約 Old Bible 中。而萬國通史曰『古記言示波女王聞瑣羅門王之賢，親駕香車寶馬，詣耶路撒冷 Jerusalem，修兩君相見禮，聖殿中敬拜上帝，得親與覲禮之列。而示波一國之方輿，或謂在阿刺伯之迤南，或謂在印度之旁境，古記迄無定址。』（前編卷五第二十七頁）然檢英文百科全書，則阿刺伯人之古稱曰示波 Saba or Sheba，亦曰沙賓 Sabaens，在阿刺伯之北部，有此名稱。而在西南之也門 Yemen，昔有女王示波 The Queen of Sheba，嘗訪瑣羅門王。瑣羅門王在西紀前一〇一五年，至九七七年，正當穆王西征，在西紀前九八九年時期。然其後阿刺伯在西紀前七四五年至七〇五年，有一女王；在西紀前六八一年至六六八年，又有兩女王。則阿刺伯有女王，數見不鮮，豈能一一皆指爲卽西王母哉！況示波一名詞，與西王母之音義，杳不

相涉。而舊約中言示波女王，有駱駝載香料事，亦不能於山經穆傳之西王母，發見有所謂香料也。穆傳西王母本卽周穆王之女，而建邦之疆域，確在裏海南部，更烏能踰波斯灣 Persian Gulf 及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omia，而伸展至於阿剌伯者！然則謂西王母卽示波女王，又非全無是處耶？

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㊀池之上。

㊀瑤，北堂書鈔百十一引同，但十六又引作淫。

實案：乙丑，二十九日也。瑤池，當在第希蘭之南，有一湖，波斯語曰 Daria-i-namak 義言王之海也。蓋卽觴西王母之瑤池也。或曰『當在波斯西北之塔不黎士 Tabriz，有湖曰烏爾米亞 Urumia，（鄒刻地圖作務魯木湖）土耳其語亦言王之海也。』然羣玉山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若瑤池在塔不黎士，未免太遠，故不取也。天子觴西王母，與觴重䣖之人鰥鼠同例。觀下文之西王母吟辭，則西王母實負有一種使命，故不自西王母觴天子，而自天子觴西王母者，蓋勞之也。凡山產鹽，則曰瑤崖；水帶鹹味，則曰瑤

池。史記大宛傳引禹本紀言『崑崙上有醴泉瑤池，』西山經曰『槐江之山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淫卽瑤之壞文，呂氏春秋本味篇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搖亦卽瑤字。大抵純鹽湖，及略帶鹽味之湖，皆可名曰瑤池。瑤寶聲同義通。凡農業國最需食鹽，中國以農立國，固宜見西方之鹽山鹽湖，而一概寶之曰瑤崖曰瑤池也哉！（瑤谿義亦當同）

西王母爲天子謠（徒歌曰謠。）曰：『白雲在天，丘㊀[陵]（陵字）。自出；道里㊁悠㊂遠，山川諫㊃之，（諫音間。）將子無死，（將，請也。）尙能復來。』（尙，庶幾也。）

㊀丘，原作山，洪校據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作丘，今改。郝曰：『文選謝朓拜中書記室辭隋王牋注引，仍作山。』然下言山川，則此當言丘陵，山莫大於崑崙，猶尙稱崑崙之丘也。㊁里，洪校據御覽引作理，亦作路。㊂悠，郝曰：『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攸。』㊃諫，原作間，顏氏家訓書證篇云：『穆天子傳音諫爲間。』段玉裁曰：『案顏語，知本作山川諫之，郭讀諫爲間。』今據改，注同。

實案：此謠辭與下吟辭，皆周人純粹之四言詩也。是亦西王母必爲中國女子之證

也。道里悠遠者，周官司儀鄭注云『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然此非其倫也。此當論者，第一卽首二句，是也。波斯一名詞，本爲乘馬人國之義。正值今波斯新京第希蘭之南，有古京曰伊斯巴亨 Ispahan 者，波斯語謂廄也。其地風景絕勝，四時常如秋季七八月之間，天色晴藍，間有纖雲，如草際微雪。棄置金鐵之器於路側，經月不鏽，蓋爽朗清和之氣，地球各國所無也。（見續瀛寰全志。）故古稱『積金之山，飲氣之民，壹氣和德之鄉，』誠舍此莫屬也。而附近山谷之地，亦沃壤連雲，稻麥之富，溢出各境。殆真可謂沃野仙居，於今尙存者矣。然在西紀前九八九年，歐亞氣候，較今爲溫和，則今日伊斯巴亨之風景，古時或尙在第希蘭，未可知也。此謠辭云『白雲在天，丘陵自出，』不能不認爲有地理上之徵象者也。第二卽末二句，是也。管子小匡篇云：『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跡，以成其名。』是穆王西征，當卽秉承昭王之遺志。古本竹書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於昭宮。』不曰來朝，（古本竹書紀年曰『周王季歷來朝。』）『來賓，』（古本竹書紀年曰『于夷來賓，方夷來賓。』）而曰來見者，蓋卽示殊禮質家親親之意也。（孟子萬章篇引書曰『祇載見瞽瞍。』士冠禮曰『子見于母。』皆可比證。）以春秋之世，周有平宮（左昭二十二年傳）莊宮（同上）襄宮，（昭二十六年）魯有武

宮（成六年）煬宮（定元年）桓宮僖宮（哀三年）等而例之，則昭宮者，必周昭王之宮也。是親之而賓西王母於昭王之宮也。且一部詩經十五國風所詠，泛稱男女曰子。泛稱在上者亦曰子，獨二雅斥及王政，往往曰天子，曰王。今西王母爲天子謠，遽面斥穆王曰子，則非泛泛之稱可比。據尙書洛誥曰：『朕復子明辟，』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周公以叔父之親，而稱成王曰子也。然猶未也，桓十五年左氏傳，載祭仲女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則女稱其父，亦得面斥之曰子也。證以西王母又吟曰『我惟帝女』冰釋無間。然則穆傳西王母者，塙卽穆王之女也。此謠辭曰『將子無死，尙能復來，』不能不認爲有親屬上之意味者也。

天子答之曰：『予歸㊀東土，和治㊁諸夏。萬民平均，吾顧㊂見㊃汝。（顧，還也。）比及三年，將復㊄而㊅野。』（復反㊆此野而㊇見汝也。）

㊀歸，洪校據山海經注引作還。㊁治，洪校據山海經注引作理，唐人避諱改字。御覽引作洽，形誤字。

㊂顧，洪校據御覽引作願，形誤字。㊃顧見二字，程本誤作夾注。㊄復，范本道藏本如是，程本作後，誤。

㊅而，檀本陳本均作爾，郝曰：『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于。』 ㊆注反，范作返。 ㊇注而，洪校補。

實案：穆王自稱曰予，稱西王母曰汝，西王母雖爲己女，而建邦於西方，則諸侯也。證以尙書文侯之命篇，亦有稱予稱汝者，可知周天子之出辭有體也。前封赤烏氏曰『太王亶父始作西土，』與此曰『予歸東土，』明明東土西土二名詞，皆出自穆王之口，則西周以前之西土，實踰葱嶺以西，而其東土乃直指中國而言也。抑且於此可見上古東西一家，中外一人，自有區分東土西土而各爲其治之必要也。古書所載，如尙書堯典篇言『宅嵎夷曰暘谷，宅南交曰明都，（此三字，據鄭玄注增補。）宅西土（土字據史記五帝本紀增補。）曰昧谷，宅朔方曰幽都。』而墨子節用篇云：『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非子十過篇同。）大戴禮少間篇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淮南子主術篇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修務篇曰：『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阯。』賈子修政語上篇云：『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狗國，與人身鳥

面，及焦僥。』大抵稱神農堯舜之世，南北所至地名，無甚異文。南至交趾，今安南（亦作南越）地也。北至幽都，今外蒙古肯特山也。惟東西所至，殊多異文。或虛言之曰至日月之所出入，或實言之，則東之所至曰暘谷，曰黑齒，曰鳥面，（卽鳥夷）今美洲地也。西之所至曰三危，曰沃民，曰西王母，今波斯地也。然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曰：『穆王游西海忘歸，』則東土西土又可一轉而曰東海西海也。蓋太古不論何民族，皆知東西兩方之地，廣於南北，所以東西文明亦比南北爲特殊發達也。東方人之屋形，東西長而南北短，卽不啻暗示此事實也。今中國俗語猶謂物事曰東西，不曰南北，此正含有歷史上之經驗者也。歐洲語謂東西線之緯度曰 Latitude，卽原出於拉丁語之 Latus，亦義言廣也。不僅唯是，古腓尼基 Phoenicia 人以商業之發達，遂謂東方爲日出之地，西方爲日入之地。塞米的 Semitic〔Assyria and Hebrew〕人謂日出曰 Azu，因轉而有 Asia 一語。謂日入曰 Ereb，因轉而有 Europe 一語。此卽亞細亞歐羅巴二洲名之所由來也。故亞細亞者，原有日出國，或朝日，及鮮豔之義。歐羅巴者，原有日沒國，或地獄，及黑闇之義。而與中國古代謂出日曰暘谷，入日曰

昧谷，正無二致者也。然則濫觴於原始東西分界之觀念，迄今而歐人五洲之局開，中國五方之位破，抑何有幸何不幸哉！答辭曰『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則穆王又所以有十七年之西征也。

㊀西王母又爲天子㊁吟曰：『徂彼㊂西土，（徂，往也。）爰居其野。㊃虎豹爲羣，於㊄鵲與處。（於，讀曰烏。）嘉命不遷，（言守此一方。）我惟帝女。（㊅帝，天帝也。）彼何世民，㊆又將去子；吹笙鼓簧，（簧在笙中。）中㊇心翺翔。（㊈憂無薄也？）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所瞻望也。）

㊀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引穆傳，自吉日甲子而乙丑而西王母爲天子謠，而天子答之，而西王母又爲天子吟，而天子遂驅升於弇山，其文次不與今本全同。今本在天子答辭之下，直接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云云。洪曰：『今本多譌舛，不可句讀，或是後人傳寫之誤。山海經注文義明順，又同爲郭氏所注，所引當得其眞。』翟曰：『藝文類聚四十四，太平御覽五百八十一，亦以「吹笙鼓簧」二語爲西王母吟；而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八作「西母還歸世民謠噎，以吟曰徂彼西土」云云，則與今本略同。』余謂御覽一書，本集前朝之修文御覽諸書而成，故所引穆傳來本不一。據御覽已引西母還歸世民謠噎云云，則今本

穆傳當出宋世流傳之別本，而又經元明人竄亂者，故茲從洪校本，悉依西山經郭注引古本。㈡又為天子，原作『世民作憂，』更與翟校據御覽引作『世民謠嘎』者不同。㈢徂彼，原作北徂，亦與翟校據御覽引作徂彼，不同。㈣野，西山經注作所。㈤於，西山經注作烏，蓋郭以今字易之。㈥女原脫，洪校據西山經注，事類賦注，引補御覽引作惟我惟女，雖誤，然可證宋人所見本俱不同今本，而今本有出於元明人所竄亂者矣。㈦彼何世民二句，原作『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十七字，文旨不倫，當出元明人竄亂無疑。㈧中心，御覽五百八十一引作衷。㈨翺翔，檀本同西山經注。黃曰：『吳本翺翔，』謂吳寬鈔本也。原作翔翔，誤。北堂書鈔百一引作『無傷，』或是古本之別本。

實案：吟辭凡十二句，當以前六句為一截，後六句為一截，共分兩截而解之，自明也。前六句顯係西王母自陳職守，以身為帝女，負一種使命，從東土往西土，與虎豹烏鵲共處，萬里投荒，實以嘉命難遷。嘉命者，帝命也。前河伯稱穆王曰帝，則此帝卽穆王甚明也。郭注訓帝為天帝者，非也。我惟帝女者，西王母自陳為穆王之女也。其是否以和親保西垂，不能明也。古稱四荒，亦曰荒服，良不誣也。萬國通史曰：『大米塔南境，長林豐草，最宜牧馬。』卷四第三頁 可見荒野景象。惟其荒野，故穆王能遊行自如而

至。惟其虎豹爲羣，故西王母有豹尾虎齒之儀式。亦惟中國已非遊牧民族，故不以牧馬，而使一婦人坐鎭於其間。然不可見周王經營西荒之鴻規，而王室女子亦能不辱使命哉？後六句，又爲西王母自陳撫輯世民之成效，世民者，世爲天子之民也。周官大行人言：『蕃國世一見，』故謂之世民也。然天子者天也，無所不在，故不可言穆王去世民，而止可言世民去穆王也。故曰『彼何世民，又將去子。』此子亦與前謠同指穆王而言也。詩齊風載驅篇，毛傳曰：『翺翔，猶彷徉也。』鄭風羔裘篇，鄭箋曰：『翺翔，猶逍遙也。』蓋翺翔爲形容詞，憂樂皆可。故郭注亦訓憂無薄也。吹笙鼓簧，中心翺翔，是固不能無憂樂也。世民之子者，此子又別有所指，易林小畜之大有曰：『金牙鐵齒，西王母子，』或卽西王母自指其子而言也。尙書洛誥篇中有指稱成王曰子，有指稱卿大夫曰子者，故西王母一再稱子，亦當分別觀之也。惟天之望，則天卽天子，所以深述世民於穆王既行而後之去、思，且以慰穆王者也。以上釋吟辭明矣。更申論者，漢世言西方『俗貴女子，女子言，丈夫乃決正。』見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豈此風在上古而已然，故中朝因應得宜，遂使西王母以一女子而振權於西域也

歟！然歷史上之通例：『凡屈伏於女權下之人，鮮有能抵抗最强力之團體，而維持其版圖者。』(世界史綱第十七章一五八頁) 則西王母之終歸於失敗者，必然之勢也。故唐虞迄周建國於西方數千年，而後世至莫能舉其牒譜疆域者，豈不惜哉！且前考西王母之邦當本名曰沃民之國，而山海經海外西經云：『諸夭之野，』(畢校作渚夭，渚諸通用字。) 諸夭與諸夏對文，猶東土與西土對文。夏夭二文，於篆皆象人形。夭之言夭矯，有長大之意。白色民族之體格，大率較夏族爲長大也。其後字又變作沃，沃民白色，當爲今之暗白民族 Iberian race 。而山海經又有白民者，或卽今之全白民族 Nordic race 也。全白民族原居歐洲，暗白民族則有初居中國新疆，而西徙者，與西王母由舊邦而西遷至新邦略符。然西王母以本中國女子而建國於西方，其邦之民，亦宜爲中國之民也。通典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惟于闐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此豈西王母舊邦之遺種耶！及其西遷，所隸者必爲沃民，抑兼有華夏之民而爲黃白雜種耶？今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一帶民族，猶且多睛黑髮直，足見其與黃色民族有血液混合之關係。惜書闕有間，無可詳徵耳。

附記　卷一言河典有虎豹狻猊，蓋出上古所傳；而一入西方之後，僅見舂山有虎豹。若西王母之邦有虎豹，亦止見於西王母謠辭之中而已。狻猊卽獅子，則不見也。（周書王會篇文無狻猊。）象則更未一言及之也。據世界史綱云『紀元前約二千年，舊大陸中心之氣候漸冷，使小亞細亞及希臘之獅象絕滅。』又曰『歐洲東南部，及小亞細亞之獅象，是否爲氣候變化所驅逐，殆難決定。此種動物，日漸消滅之原因，在於人類獵獸武器之發達。紀元前四世紀時，巴爾幹 Palkan 半島尚有象。獅之不見於亞洲西部，或在紀元前八世紀。德國南部在新石器時代尚有獅，較今爲大云。』（第二十一章，二二一頁，二二二頁。）然則亞洲西部之獅象絕滅，蓋較歐洲西部爲早，穆王西征，正値其時歟？

天子遂驅升于弇㊀山，（弇山㊁，弇兹山㊂，日入所也？）乃紀丌跡㊃于弇山之石，（銘題之。）而樹之槐。眉㊄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

㊀弇，洪校據西山經注引作奄，通用字。　㊁注山，原脫，翟校補。　㊂注弇兹山。翟校據西山經作崦嵫之山。　㊃丌跡，洪校作迹，洪據爾雅疏引作其，丌其通用字。西山經注引作紀迹，無丌字。大荒西經注又作

乃紀名迹，亦無其字而有名字。蓋出傳寫有異。陳曰『紀迹，猶銘迹也。刀字本可通，若紀名迹，似不通貫』，是也。　㊄眉翟校據爾雅疏引作名。然墨子非樂上篇曰『眉之轉朴』，眉亦卽名也，則不必改。

實案：弇山，當卽第希蘭西北之厄耳布爾士（鄂刻地圖作耶耳布爾斯）山脈 Elburz Mts. 中之最高峯也。名曰西王母之山者，猶名曰西王母之邦，皆以一婦人爲主權者而名之也。大荒西經曰：『有西王母之山，』卽此。僞列子周穆王篇言觀日入事，卽此穆傳升弇山事。然穆傳並未言觀日入，則升弇山，未必爲觀日入，列子乃晉人僞書，固不足據也。郭注弇山卽弇兹山，古音弇讀如 Am 或如 Amb，故弇兹古音與厄耳布爾士 Elburz 之音極相近。然在今裏海南岸波斯北境者，尙爲厄耳布爾士山脈，而在今高加索山脈 Caucasus M.t.s. 中之高峯，又有曰厄耳布爾士山 Mt. Elburz 者，則古弇兹山，當直通至今黑海之濱，而西王母之山，亦宜通至於此也。然則西王母乃以一中國女子，而奄有今歐亞兩洲交界之高加索山，豈非上古一至榮譽之歷史譚哉？弇兹亦作崦嵫，山海經西次四經曰：『崦嵫之山，苕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郭注引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蓋以苕水洧盤之水爲一水也。或曰洧

盤卽歐羅巴之對音，然未可定也。大荒西經曰：『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弇茲。』則神與山同名，尤可爲上古謂裏海以西通名曰西海之證也。故離騷曰：『望崦嵫而勿追，』王逸注云：『崦嵫，日所入也。下有蒙水，水中出虞淵。』此蒙水卽蒙谷，故淮南子天文篇曰：『日入崦嵫，經於細柳，入虞泉之池，曙於蒙谷之浦。』（此曙，謂落日餘光，非旦明之曙也。）高誘注云：『嵫音茲，亦曰落棠山。細柳，西方之野。蒙谷，濛汜之水。』（淮南原文，與高注，均見初學記引，與今本不全同。）是也。蒙濛古字通。濛汜之水，省言之，卽蒙水也。蒙谷，又卽昧谷。尙書堯典云『宅西土，曰昧谷。』蒙昧一聲之轉也。昧谷，今文尙書又作柳谷，卽細柳也。故論衡談天篇曰：『日出扶桑，暮入細柳。』蓋細柳昧谷密邇，故可曰昧谷，亦可曰柳谷也。且弇奄古字通。奄蓋亦古字通。商奄作商蓋可證。大荒西經曰：『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幹，青葉，名曰朱木。』畢沅曰：『司馬相如賦有朱楊，郭注云「朱楊，赤莖柳也。」一名曰朱木，楊柳也。』畢氏猶有未明也。漢書西域傳注云：『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此赤檉，正卽赤莖柳，今俗亦謂曰西胡柳。（卽西河柳之音轉。）其葉細於白楊之葉，及綠柳之葉遠甚，故名之曰細柳也。大抵弇山之西有細柳，又有昧谷，淮南之言

可據也。穆傳不言及細柳與昧谷，下文曰『有□藪水澤，』然不能指□藪卽細柳，水澤卽昧谷也。惟古塞米的語，謂歐羅巴本有日歿國之義，而歐洲人在距今四百年前，猶謂大西洋 Atlantic Oceon 曰黑闇海，則中國與西方之觀念正同。故自弇山以西，泛指之曰細柳，曰昧谷，可也。抑且弇山又卽弇州之山也。大荒西經云：『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此卽沃民之國，鸞鳥自歌，鳳鳥自舞，足明弇山確卽弇州之山也。據河圖括地象，及淮南子墜形篇，皆載上古大九州，正西曰弇州。不知弇州，卽不知弇州之山。雖從來鮮識者，茲試釋之，則伏羲畫八卦，定八方，加中央，卽大九州也。去四隅，(卽四維) 則爲五方。淮南子及尙書大傳之言，可幷表之，如次：

淮南子時則篇	尙書大傳	河圖五方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萬二千里	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	正東 陽州	東荒 (日下)

南方之極，自北戶烏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萬二千里	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	正南　迎州	南荒
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恆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湮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萬二千里	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大室之野。	正中　冀州	中國
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萬二千里	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	正西　弇州	西荒（西王母）
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萬二千里	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	正北　玄州	北荒

依右表觀之，可知弇山即弇州之山也。然則中國上古西方，何邇封之有哉！曰不死之野，曰三危之野，是又不與穆王曰將復而野，西王母曰爰居其野，可相證而無間

耶？畢沅曰：『弇茲山在今甘肅秦州西五十里。』則誤以同名之小山當之，失考甚矣。

西王母㊀還歸丌□。㊁

㊀西王母下，原有之山二字，翟郝校據御覽九百二十一引作『西母還歸』，則宋人所見本無『之山』二字，當承上文而誤衍，今刪。㊁洪校刪去此句，然西山經注引至『眉曰西王母之山』句而止，不能斷定此句之有無也。則不必刪。惟此下直接『丁未，天子飲於溫山』句，各本無徵，不能不出於以意綴合耳。

實案：缺文不盡可曉，惟卷四云：『柏夭歸於丌邦，』即彼例此，則此亦當是西王母還歸其邦也。西王母之職守，由此益明。下文之溫山溽水，當已離西王母之邦而更西行，不在西王母之邦境內也。是西王母之邦不甚廣大，確爲古代西方之一部落。而稽諸古米塔疆域，則波斯壽齊第一王分全國二十道地圖，及英文百科全書所誌，均極分明。溫山溽水亦確不在境內。適與穆傳所記，若合符節。然則西王母之邦，

確卽米塔故墟矣。

丁未，天子飲于溫山。□考鳥。㊀紀年㊁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㊂止之曰，「有鳥䳄㊃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

㊀郝曰：『文選赭白馬賦注，引古文周書，穆王曰「有黑鳥若鳩，」云云，或卽考鳥之事。』存參。㊁注紀年，洪曰，『今本紀年無此文，原本紀年久佚，今本乃後人採綴成書，故年數次第，多與此傳不合。』是也。㊂注西王母三字，范本無。㊃注䳄，金曰：『有本作鴿，亦無義可訓。』

實案：丁未，十一月十二日也。溫山當卽阿拉拉特 Ararat 山。在今俄屬高加索南部，當阿爾美尼亞 Armenia 高原之一部，有阿拉拉特高峯峙焉。波斯人謂之諾亞山，卽人祖諾亞 Noah 一族，在此避大洪水處也。此山昔曾爲噴火山，故穆傳稱曰溫山。溫者溫煖之義，與卷一言溫谷之溫，當同一意義也。朔方備乘曰：『俄國高加索路之是爾灣 Shirvan，首都曰巴古 Baku，有火田，石漿溢滿，地氣焦灼，波斯之敬火者，皆來此朝拜焉。』然巴古一名詞，本爲暴風，或寒風之義，必與此溫山無涉也。陳逢衡曰：『考鳥猶校獵也。』然或爲預計北至曠原取羽也。西之造字，於篆文

本象鳥棲之巢形，則西方尤為產鳥之區域。故少昊金天氏宇西方，而以鳥紀官。（昭十七年左氏傳）周官有射鳥氏，羅氏，掌畜，翨氏，硩蔟氏，皆治鳥之專官。則穆王至西方而考鳥者，宜也。今高加索一帶之地，猶尚鳥獸充牣，不難想見穆王當年考鳥之盛況也。郭注引古本竹書紀年，鷒字不見於字書，其義不可曉，或是傷害人之意。

己酉，天子飲㈠于溽㈡水之上。（溽音淑。）

㈠飲，北堂書鈔八十二引作大飲。　㈡溽，北堂書鈔十六引作濤，形近誤字。洪校據御覽引作辱，陳曰：「鮑刻本作溽，藝文類聚水部引亦作溽。」

實案：己酉，十四日也。溽水，當卽庫拉 Kura 河。其河上有俄屬高加索總督所駐之首府，曰第弗利斯 Tifris，義言熱市。因第弗利斯者，本為熱泉之義也。附近多硫黃溫泉，溽亦熱義，說文云：『溽，溼暑也，』是其證也。高加索山原為噴火山，遺跡甚多，故溫山溽水皆在其附近，此亦天然使後世今日，猶可推尋穆王西征之轍迹者也。然高加索山殊無顯著之橫谷可以通行，僅有高九千尺之達利厄耳 Dariel 峠，為

唯一通行之車道。古今山川形勢不移，穆王自飲於溽水之上而後，遂發憲令，當卽通過此峠道而入西北大曠原矣。至若山海經西山經云：『鳥山，辱水出焉。』畢沅曰：『卽今陝西安塞縣出之秀延川，』自與此溽水不涉。

乃發憲命，㊀憲，謂法令㊁。**詔六師之人□其羽。**

㊀命，范本作令，北堂書鈔八十二引，亦作令。然郭注訓憲爲法令，則似穆傳本不作令也。㊁法令下，北堂書鈔引有也字。

實案卷一云：『命正公郊父受敕憲，』乃踰積石而西，由東而西之關頭也。此『發憲命，』將踰令高加索而北，由南而北之關頭也。故兩皆見其至重大也。尤以此由今亞洲入歐洲之關頭，天不沒却此一段公案，猶留穆傳一書，使吾人之今日案合西征道里所經歷歷不爽，爲黃種人爲吾中華民族，保留一線無上之光榮。自有天然之地理，爲之鐵板注脚，而不可移易，豈吾人好爲釣奇而故作飾說者哉！所恨沉沉千年，讀者皆不盲於目而盲於心，必待吾書，始盡發之，不已晚乎？穆王西征所取

二大物品，一曰玉，二曰羽，此爲其第二事之大取鳥羽也。『詔六師之人□其羽，』疑缺文頗多，下文云『畢至於曠原，』當卽複述此文，要其以取羽爲目的甚明也。

爰有□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大阜曰陵㈠，高平曰陸。碩㈡鳥解㈢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言將獵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

㈠注陵，程本范本皆作陸，誤。㈡碩，程本作顧，誤。㈢解，程本道藏本作物，誤。

實案：□藪水澤，卽今黑海以北；陵衍平陸，卽今高加索山以北；而曠原則其總名也。然萬國通史曰『太古未有文字之先，歐羅巴爲草木叢雜之荒洲。』（卷三第四頁）是則曠原者，當包有今南俄大平原及歐洲大平原俱在內也。前考西土昧谷，尙止爲泛廣之統名。蓋禹主名山川，故穆傳亦屢記先王之所謂，乃此但曰『□藪水澤陵衍平陸，』或當禹之世猶沒在大海之中。及穆王西征，已爲出陸之新地，而尙未有主名也。然而迄乎今世，高加索人種歐羅巴列強方震撼於大地，豈眞後來者居上哉！更分釋之，□藪水澤，與陸衍平陸，相對爲文，則□藪當卽林藪二字，班固典引云：『肴

聚仁義之林藪，」此古以林藪連言之證。然則□藪者，卽世界史綱所屢言「南俄之森林」也。此□藪之解也。郭注引山海經大荒北經之大澤方千里，據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引漢書西域傳云：「奄蔡國北臨大澤無涯，」卽今黑海。又魏書西域傳云：「董琬等使西域還，具言所見，分其地爲四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兩海，今裏海地中海也。水澤亦卽黑海，更可與穆傳互證而益明。此水澤之解也。古稱山陵連語，故陵衍者陵阪也。今高加索山也。高加索山本不甚高，古嘗爲崦嵫之連麓。元史始名曰太和嶺，而今乃爲赫赫著名歐亞兩洲之界山，豈知上古本一無名之陵阪哉！此陵衍之解也。試檢蘇俄聯邦農業地圖 The Agricultural map of U. S. S. R. 則知高加索山前後，及黑海之北，皆最適於植物之繁盛，尤足證此□藪水澤陵衍平陸，連類而言，確卽今黑海及高加索山以北之太平原矣。此平陸之解也。碩鳥解羽者，古本竹書紀年亦曰「青鳥所解，」曰「積羽千里，」然千里云者，辜較言之也。其實何止千里哉！郭注引山海經云：「羣鳥之所生及所解，」則謂鳥生育於斯，解脫於斯，而爲一鳥世界也。或曰「幼鳥解脫乳羽而成長之謂，」故古曰

翰海也。』然卷四云：『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據此明文，則六師畢至於曠原，卽至於西北大曠原也。況西王母之邦在今波斯西北。更欲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則非自今波斯而北至歐洲大平原也，將焉至哉！故推定曠原者，包有今南俄大平原，及更北而歐洲大平原亦在內，萬無可疑矣。

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一□

實案：穆王舍於曠原三月，實卽居此過冬也。別詳年歷表中。前云：『一萬年前，歐亞兩洲之間，舊有一大海。』故此曠原，卽舊有大海之西北部，當原有海底，及本來低濕多沏沼之地，而高起爲平原者也。世界史綱曰：『三四千年前，歐洲及西亞，氣候似較今爲溫和，其植物草木之生命，亦較今爲繁多，南俄及今之西土耳其斯坦，昔皆森林，今祇草原及沙漠耳。』第二十一章二二一頁 然則穆王西征時，歐洲有如此氣候及物產，宜乎以隆冬而舍於曠原三月哉！

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㊀七萃之士（勤，猶勞也。）于羽琌㊁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乃奏廣樂。□

㊀勤，原作勒，洪郝校據御覽引改。卷二作吏字，誤，已詳前校。㊁琌，據郭注當作陵，西王母歌曰「丘陵自出」，則陵本作陎，琌當爲陎之形訛字，洪校據御覽引作陵，并據水經注引皇覽之楚王岑，岑亦卽陵之誤，更可爲陵琌易訛之證。

實案：羽琌，卽羽陵，已詳卷二疏。惟此羽陵以下文之東歸所經今地而證之，當在今波蘭 Poland 華沙 Warsaw 之間乎？穆王踰春山而西，有兩大都會，第一都會在鄄韓氏，今中央亞細亞也。第二都會在此，今歐洲大平原也。此亦天然之形勢，古今不變者也。在鄄韓氏既大饗正公諸侯王，故在此亦宜大饗正公諸侯王也。大概兩次大饗，當俱有黃白人種同蹐一堂之盛況。世界史綱曰：「阿利安民族與蒙古民族互相混合，游牧，其遷徙甚速，動輒數百里，在黑海北岸一帶，或達裏海之北。蓋自中歐 Central Europe 及中北歐諸原始條頓 Teutonic 民族之牧場，以達伊蘭民

族內包米塔人波斯人印度人之牧地，皆係混雜民族之草原，此諸民族之內情，荒渺難稽。』第二十章一九六頁此尤可與穆傳證合無間，而穆王至於西北大曠原，正卽入今歐洲大平原，愈確不可移矣。惟其尙爲曠荒不常居之草原，故有羽陵者，羽族所居之丘陵也。則穆王所饗之正公諸侯王，當皆隨從狩獵而往者，非必土著之民族也。

附記　萬國通史曰：『赫梯 Hittite 人之種類，實惟黃色，與東方人絕相似，埃及碑曾圖其狀，至於衣襦之短不掩膝，鞋尖之彎上如鉤，或其人初處北方，終年踏雪而行，得此實爲相宜，雖後遷至較暖之地，尙不肯改耳。今德 Deutsche 俄 Russia 奧 Austria 三國之旗，有繪雙頭鷹者，蓋卽仿赫梯之古幟也。赫梯故常繪此以作國徽。厥後回教主人久假不歸，赫梯早亡，無人過問。迨乎十字軍興，歐洲諸國王遠至小亞細亞，見此旗而悅之。遂迭相借重，流傳以迨今世焉。』卷六第二十頁由此言之，則今德俄奧三國之雙鷹旗有由來，而赫梯一民族之雙鷹旗，又奚自來哉！蔡爾康曰：『小雅六月之詩，「織文鳥章，」鳥章，鳥隼之章，亦可爲中西古世相通之證。』蔡氏猶有未明也。考工記輈人『龍旂九斿，鳥旟七斿，熊旗五斿，』與秋官大行人『上公九

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之制正合。陳奐說則旗也，而繪以鷹隼之形者，中國上古周制侯伯之旗幟也。竊意穆王西征大饗諸侯王之中，或有赫梯一民族，以侯王之位而建此旗者，故遂轉輾流傳至今而未絕也。今之建此旗者原不足怪，獨吾民族已莫之知，則真可慨也。又若假令有建熊旗者，縱合於周制子男之熊旗，然中曠千載，遞嬗不明，則亦不可究詰者也。

六師之人，翔畋㊀于曠原，翔，猶遊也。得獲無疆。㊁無疆，無限也。鳥獸絕羣。言取盡也。

㊀畋，范本作畂，誤。㊁疆，范本作彊。注同。

實案：翔畋者，猶卷四云翔行，明迅捷也。此時正合於冬狩圍獵，故克奏鳥獸絕羣之效也。堯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唐虞已設草木鳥獸之專官，無怪周人狩獵之豪興矣。然此蓋黃種人特有之文化，而中國天子行之，所以上古疆域之浩廣，後世除元代外，莫能及也。

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陵㊀之□，㊁收皮効物，物，謂物色也。詩云『三㊂十維物。』賃㊃

車受載。貰，猶借也。

㈠陵，原脫，洪校據上注引補。㈡□缺文，疑卽上字。㈢注三，原作九，翟校改。㈣貰，原作債，形誤字，洪翟校改。王念孫廣雅疏證引作貰也。

實案：翔畋於曠原，以地域言也。大畋九日，以時日言也。蓋其實一也，然曰鳥獸絕羣，曰收皮效物，則是名爲羽，而實則羽毛齒革咸備，不但取鳥，亦兼取獸，可見周史記事之簡而該，必有所包甚廣，而爲後世所不能測知者多矣。貰車受載，則車不足於用而借之也。將借之於諸侯王耶？抑借之於民間耶？不能明也。世界史綱曰：『各阿利安語言中，皆有車字輪字，可知古阿利安人曾製車。然幅廓軸等字，在阿利安語中，則無公共語根。可知古阿利安人所製之車輪，不與今同。蓋截樹幹而爲之，橫貫以軸耳。以牛引車，不用馬。人民逐草原而遷移，載貨於牛車中，有如今日南非荷蘭農人Boer特其車之笨重，今世已無其匹。』第二十章一九八頁 由此言之，則穆王必不借車於阿利安人，以其車旣笨，而又不能駕以馬也。六師有車五百乘，但貰車幾何，不可考

知耳。

天子于是載羽百緷。㈠「十羽爲箴，百羽爲縳㈡，十縳爲緷。」見周官。

㈠緷，原作車，王念孫廣雅疏證，孫詒讓周禮正義，皆引作緷，蓋據郭注引周官，則可知穆傳本作緷。而緷之壞文，訛作車也。今據改。　㈡注縳，程本作縛，下同，俱誤也。

實案：上言收皮效物，不止乎羽，此穆王所載，則固純羽矣。周官有羽人，考工記有玉人，是古以羽玉二者並重之證。然今周官羽人『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與郭注引不同。惟箴審同部通用字，縳摶同聲通用字。而十摶爲縳之縳字，當係緷之訛字。則郭璞所見周禮本猶不誤也。至於爾雅釋器云：『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乃今本流傳之誤，說詳孫詒讓周禮正義。

己亥，天子東歸，六師□起。庚㈠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

㈠庚，邵本作甲，庚子甲子，相距多日，見前年歷表。蓋甲字有誤，稍遠於事實也。

實案：己亥，穆王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也。庚子，初七日也。囗之山，有缺文不可知，以下文證之，則當在今俄國明斯克 Minsk 境內。其地稍高，實一分水嶺也。自此以下，多有地名，則必較今黑海高加索山一帶，古尙無主名者，早爲黃種人舊有之住地也。彼古尙無主名者，不獨黃人未爲住地，而白人更在蒙昧之中也。故讀穆傳者，於此地名有無之關係，誠不可不重視也。所惜書闕有間，則雖有地名，而仍不可詳知耳。穆王馬駿御良而行速，六師行遲，故常休以待之。

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囗之山。

實案：庚辰，四月十七日也。癸未，二十日也。戊囗之山，當卽今俄國之華爾泰岡。Valdai Hills 戊與華 Val 音尙相近也。此山在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及莫斯科 Moscow 之間。蓋自華爾泰岡以南，爲歐洲東部中間之高原。窩爾加 Volga 河倭加 Oka 河等出其東麓，條那 Duna 河特涅伯爾 Dniper 河等出其西麓，實一大分水嶺也。

智氏之所處，□智□。㊀往天子于戊□之山，勞用白驂二匹，㊁驂，騑馬也。野馬野牛四十，任守備者。守犬七十。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

㊀智下缺文。洪翟皆曰「當是氏字。」檀本正作氏，蓋據上文而補。 ㊁匹，程本范本作疋，俗字。

實案：智氏不可考。方言云『往，勞也；』則往亦勞也。蓋重複言之，故上文曰往，下文曰勞也。勞用白驂二匹，蓋華夏之禮。不圖西方有西王母之行再拜禮，又有智氏之用白驂禮，何異空谷足音耶！故前斷言智氏爲黃種人，此更疑其爲中國人。然又獻野馬、野牛、守犬、牛羊之類，則必黃種人之游牧於歐洲者耳。

天子北遊于𧳜㊀子之澤。

㊀𧳜，檀本有『古獅字』三字注，恐檀氏肊增。卷一有狻猊，此不當有獅子，甚明。翟曰：『𧳜字，據汪本檀本，鄭作綠，周作𧳜。』鄭周二本亦不足據，蓋𧳜當卽㣇之古文，从重㣇，古文作𢑴。形訛作𧳜耳。玉篇曰：『㣇，貍子也。』借㣇爲貍，此𧳜子，正卽貍子矣。

實案：羲子之澤，當即華爾泰岡（亦曰華爾泰丘）北之拉獨加 Ladoga 湖，或倭納加 Onega 湖也。而羲子當即貍子之古文，貍與拉獨加湖之拉音近。且接近芬蘭 Finland。芬蘭至今猶爲黃種人之住地也。

智氏之夫㊀獻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璭㊁采（疑玉名。）黃金之嬰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㊂乃膜拜而受。

㊀夫，翟曰：「疑人字之譌。」　㊁璭，程本如是，范本作琟，洪曰：「璭疑璪之訛，古文璪璪通用。」　㊂□缺文，洪曰：「下文兩言桂薑百崮，」翟曰：「缺文當是崮智氏三字。」

實案：朱、丹、皆帛也。朱已見前赤烏氏等，丹則淺赤色也。智氏獻酒，而穆王賜之珍物倍蓰，見古之柔遠人，待遇至爲優渥。然此智氏未知與今芬蘭人之祖先有無關係否也。

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

實案：乙酉，二十二日也。己丑，二十六日也。獻水，當卽今俄國之窩爾加 Volga 河。亦譯作佛兒格河，以明云『南征東還，』則大約當爲行南北直線，而稍傾向於東南。故知此時已至窩爾加河之上游也。況下文云『乃遂東征，』『乃遂東南，』正卽依窩爾加河之北岸而東南行，是其遊蹤極爲分明，而愈可知此時已至窩爾加河之上游也。其在謨羅噶 Mologa 河入窩爾加河之處，或更東而在色克納 Shekina 河入窩爾加河之處乎？朔方備乘曰：『佛格兒河源出倭斯瑪城之西北四百餘里外，窩集中，東流七百餘里，謨羅噶河自西北合一水來入之。又東流，色克納河自西來入之。』卷二十七第九頁 是也。今俄國之河，莫大於窩爾加河。古代斯拉夫 Slovonian 語，謂之曰 Wolkoi，義言大也。故今俄人呼此河曰 Mather Volga，非無理也。然中國古代名之曰獻水，獻之爲言聖也善也，則亦有大之意味也。清一統志曰：『佛兒格河發源西北山中，東南流至喀山 Kazan 城東南，受喀穆 Kamu 河，又流三百餘里，至西穆必爾斯科 Simbirsk 亦譯曰辛卑爾，卽古鮮卑之對音也。 轉而南流，又五百餘里，入土爾古特國界，南流匯於騰吉思湖。』此土爾古特，卽土耳其 Turkey，亦卽土耳扈特也。騰吉思湖卽裏海

也。皆大可注目者也。

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言山周匝三重，狀如城壘。

實案：己亥，五月初六日也。瓜纑之山，當卽烏拉爾 Ural 山。瓜纑古音與烏拉爾極相似，或竟爲一語之轉也。自己丑至己亥，凡十一日，當循窩爾加河之北岸，而東南行，已至今俄國薩瑪拉 Samara 之地。是乃烏拉爾山脈 Ural M.t.s. 之西南端，當有一支阜，或連麓之小山，故三周若城也。至於烏拉爾山脈雖不甚高，而界於歐亞兩洲之間。烏拉爾者，義言帶也。如帶之橫亙，藉以爲兩洲分界，比於恆言曰礪山帶河，而此則以山爲帶耳。然中國上古爲農業國，故名之曰瓜纑。蓋猶言瓜蔓也。瓜蔓與帶，亦有相接近之意味。則謂曰瓜纑之山，與謂曰烏拉爾山，殆又可見古今東西人之心理不相遠也乎？

閼㊀胡氏閼，音遏。**之所保。**

㊀原作閼氏胡氏，翟曰：『路史國名紀引作閼胡氏，』今據改。

實案：以下文云『濁繇氏之所食，』『骨飦氏之所衣被，』爲例，則此亦當作闕胡氏矣。原作闕氏胡氏者，誤本也。或曰：『當作闕氏胡，與犬戎胡一律，闕氏卽禺氏，卽牛氏，亦卽月氏。』然匈奴單于妃曰闕氏，不聞卽月氏，則未可定也。更以地望推之，則似當爲烏拉阿爾泰語系民族，殆負嵎不恭於天子，故穆王亦掉頭不顧，捨之而他去歟！

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沙衍，水中有沙者？

實案：沙衍，當卽今裏海鹹海北部之乾燥地 Ard Region。易之需曰：『需於沙，象曰需於沙衍。』是沙而以沙衍釋之，則沙衍之卽沙也，何疑哉？蓋沙衍者，猶言沙阪也。古無鹹海，但有裏海之東北部而已。烏拉爾山脈南端之麥格札嶺 Mugojar Hills 及烏拉爾 Ural 河在焉。吉利吉思荒原 Kirghiz Steppe 之西部也。自今俄國阿斯脫拉干 AStrakhan 省之東境，至中央亞西亞之北部，而東西橫亙者，吉利吉思荒原也。於古當爲中亞森林之一部，而今盡成荒原。外國史略所謂『有草無木，一帶

沙漠。』朔方備乘曰：『界亞細亞歐羅巴兩洲之間，在北哈薩克Kosaks之西，烏拉嶺之西南，裏海之東北，豐草鋪原，沙漠相間。』卷十六第九頁 此沙漠相間一語，更精於泛謂之沙漠，正可據以鑿指沙衍即今吉利吉思荒原矣。夫穆王東歸，須斜東南，橫截而過，故曰南絕沙衍。是亦正其路程之歷歷可指者也。沙衍又與後言流沙不同，沙衍猶或溼潤而凝結，流沙則已乾枯而飛流也。

辛丑，天子渴于沙中，㊀沙中無水泉。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㊁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㊂取其清㊃血以飲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㊄奔戎再拜䭫首。古稽字。

㊀沙中，原作沙衍。洪曰『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作中』，今據改。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引作沙間，間亦中也。然御覽八百九十六又引作沙衍，蓋據誤本矣。㊁曰，洪校據御覽引補。㊂頸，洪校據御覽引作頰。㊃清，原作青，洪翟校據御覽事類賦注引改。㊄隻，陳據御覽六百九十二及八百六十一引俱作雙。

實案：辛丑，初八日也。世界史綱曰：『一五〇〇年，與一二〇〇年前之間，烏拉裏海

一帶，蓋較今爲燥。而其海亦較今爲小。』第二十一章二二一頁 則穆王之時，或已甚燥。故沙中無水也。郭注言羌胡刺馬取血之風，迨明世而猶有言之者。艾儒略職方外紀曰：『中國之北，迤西一帶，直抵歐羅巴，俱名韃而坦，其地江河絕少，平土多沙，氣候極寒，冬月無雨，入夏微雨，僅溼土而已。人罕得遍歷其地，道途饑渴，卽刺所乘馬，瀝血而飲。』此韃而坦卽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 之異譯。近世以土耳其斯坦與吉利吉思荒原，分別言之。而艾氏則統合言之者也。可證穆王此時，已行抵此地，萬無可移易。其氣候既古今無大異，則刺馬取血以止渴之風，亦安得不亙古今而猶未變哉！

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邍，㊀爰有蔓柏。

㊀邍，程本如是，范本作邊，洪校本作邊，翟校本作邊，檀本有『古複字』三字注，恐亦檀氏肊增。

實案：甲辰，十一日也。積山之邍，當在今阿拉爾 Aral 海卽鹹海中。元史譯文證補曰：『歷考載籍，惟鹹海無徵，泰西古書亦從未言及鹹海。近時德國人考紀行之書，謂前五六百年，西人往東者，稽其程途方向，皆似逕從鹹海中，策騎以過，不言繞道海

濱。又鹹海之南，有東西流故水道，當錫爾阿母兩河之中。因疑昔時阿母河固入裏海，卽錫爾河亦合於阿母，以入裏海。』由此言之，則古本無鹹海，穆王東歸，當亦驅車而過今鹹海中，無疑也。謂曰積山之邊者，疑邊卽邊之古文，臱卽𦣝字，辶卽辵字，金文凡字从辵者，往往兼从彳，數見不鮮也。蓋非山之主幹，而爲其邊裔徼末，故謂曰積山之邊歟！今鹹海東岸有多數之島，島上多松，土人猶稱此海曰島海。其海濱曰松島灣，卽此，一方可見爲積山之邊，一方可見古有𦶇柏，今猶依然未變也。𦶇卽蔓之別體。碑別字，曼多作𦶇可證。陳逢衡曰『字書無𦶇字，』然吳任臣曰『字彙補，疑卽蔓字，』是也。沙中無樹木，穆王甫踰沙衍，見有奇異之𦶇柏，故特記之。松柏爲連類之物，各得單言松，或柏，以互該也。長春真人西遊記曰：『沿天池南下，松樺蔭森，自嶺及麓，何啻萬株。』劉郁西使記曰：『行過孛羅城，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此則一地而或單言松，或單言柏，卽各得單言以互該之例證也。謝濟世西北域記曰：『杭靄之麓多松柏，松冬彫，柏蔓主。』杭靄，卽今外蒙古之杭愛山。與鹹海俱在北方同一緯度，故亦產蔓柏也。漢書地理志，五原郡有曼柏縣，似今河套亦產蔓柏。是卽此一物，足證穆王已行

至今鹹海也。世界史綱屢言南俄及中亞之森林，或此蔓柏郎中亞之森林也。雖然，據穆傳而細觀之，則似當時之南俄森林猶盛，而中亞森林已漸衰落。以今地味較之，固亦必不能相等耳。

曰『䣄。㊀余之人命懷（命懷，人名。）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

㊀檀本有『古儔字』三字注，據卷三有『古疇字』三字注，則此疑重出，可證檀氏肊增。

實案：䣄余之人不可考。陳逢衡等以爲郎卷二之䣄口，則大誤矣。當西紀前三三一年，希臘亞力山大東征。世界史綱曰：『其時北方一帶之情狀，蓋自多腦河流域，直貫南俄，至裏海之北，橫越其原，以至裏海之東，直達帕米爾高原，再東至中國，今新疆省之塔里木 Tarim 河流域，此一片大地之中，方滿布多數相類似之蠻族，其文化程度略同。其族姓泰半屬阿利安語系，而爲北歐種。城市極少，蓋多游牧之民也。然亦時或暫居一地而耕耘之，其在中亞者，固已與蒙古種混雜。惟其時蒙古種尙

不甚多。』（第二十三章二七七頁）斯言也，後於穆王西征六百餘年矣。乃與穆傳所記，適得其反。穆傳所記，多黃色人種，卽所謂蒙古種也。詎料後六百餘年而轉見其少，固由遊牧無定所，然亦可驚白人東侵之速矣！

乙巳，□諸飦獻酒于天子。（諸飦，亦人名。音（一）犍牛之犍。）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二）

（一）翟曰：『音上當有飦字。』（二）受下原有之字，洪校例删。

實案：乙巳，十二日也。下有缺文，不可知矣。

卷四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

實案：庚辰，六月十八日也。滔水，當卽今之楚 Chu 河，亦曰朱河，曰吹河，曰潮河，皆譯音之異文。蓋古代語音剛硬，後世音變而柔軟，故古曰滔 Tao，而後世轉軟化曰楚 Chu 也。抑且西方語多複音，中國語多單音，此楚河之命名，獨單音曰楚，不類西方語，必沿之自古，而爲中國固有之名稱。其出自禹主名山川以來之遺語也乎！

濁繇氏之所食。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亦此類。

實案：濁繇，亦作諸繇，居繇，屬繇。史記六國表，載『周安王七年，秦惠王五年，秦伐諸繇，』山海經海內東經曰：『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三國志注

引魏略云：『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其竪沙當以作堅沙爲是。蓋卽今哈薩克 Cossack 人種也。而諸繇，居繇，屬繇，皆卽穆傳之濁繇氏，以諸居屬濁四字形音皆相近也。其國旣在流沙之西，與大夏相次，故穆王歸經今楚河，而有濁繇氏，尤地望確鑿，萬無可疑者。或曰：『濁古音如獨，濁繇疑卽西史之土蘭 Turan，而後變爲突厥，及土耳其者也。』然未可定也。郭注引大荒西經曰：『昆吾之所食，』國語鄭語亦曰『主芣騩而食溱洧，』俱可互證。穆傳國語皆古文，然則山海經亦出自古文矣。

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㊀谷。

㊀蘇，翟校據路史國名紀引作胥。蘇胥同部可通。然以地理證之，則蘇當爲本字。

實案：辛巳，十九日也。癸未，二十一日也。蘇谷，當卽今伊錫克庫爾 Issik Kul 湖。下文云：『乃遂南征，』正從伊錫克庫爾湖南，而入新疆西北境，甚明也。蘇之爲言蘇生也，蘇息也。與卷一云溫谷之溫，皆各有相當之意義者也。伊錫克庫爾湖，一名曰圖

斯庫爾，又名曰特穆爾圖淖爾。回語伊錫克爲熱，庫爾爲湖，則義言熱湖也。圖斯謂鹹，則義言鹹湖也。特穆爾謂鐵，圖謂有，淖爾謂海，則義言有鐵之海也。漢書甘延壽傳謂之闐池。大唐西域記謂之大清池，唐書西域傳，杜環經行記，皆謂之熱海，惟熱海之名，與伊錫克庫爾之名義正合。唐岑參熱海行詩云：『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此係傳聞之過。實則在天山冰嶺雪海（海卽在嶺上，均在今新疆阿克蘇道，拜城縣境內。唐書西域傳曰淩山，今曰木素爾達巴罕，木素爾言冰也。達巴罕卽達坂，言山也。）之西北，而獨有不冰之湖泊，所以謂之熱海耳。是真無異於寒谷蘇生，故宜中國上古名之曰蘇谷矣。

附記　大唐西域記曰：『大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此窣利，卽窣堵利瑟那之省文。或作率都沙那，或作蘇對沙那，或作蘇都識匿，皆卽唐書西域傳之東曹，亦卽希臘古史記亞歷山大東征所至之索克地阿那 Sogdiana，或有以爲此卽穆傳之蘇谷者，非也。素葉水亦作葉河，卽唐書之藥殺水，葉藥一聲之轉，今錫爾河也。羯霜那卽漢大月氏之貴霜侯，在今撒馬爾干西南之喀桑 Kazan 城。此與穆傳蘇谷之地望必不合。

骨㊀飦氏之所衣被，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爲衣服。

㊀骨翟校據路史國名紀引作諸，蓋承上卷之諸飦人名而誤。

實案：骨飦氏不可考，或即今浩罕 Khokand 之對音。然浩罕之尾音爲 Kand 與塔什干 Tashkend 撒馬爾干 Samarkand 之尾音同爲城之意義。而鄄韓作韓，骨飦作飦，豈古人用字喜變化而不一律耶？通典，北狄有骨利幹氏，恐與此無關也。前言智氏之所處，闕胡氏之所保，濁繇氏之所食，與此言骨飦氏之所衣被，蓋皆變辭言之。而闕胡氏濁繇氏骨飦氏似俱不爲禮於天子，天子亦不責其供應，所以示懷柔者歟！郭注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爲衣被』此初民之生活。然木棉產於印度，上古已傳播至中央亞細亞，則骨飦氏之所衣被或與木棉有關，亦未可知。若中國之衣被木棉，則在趙宋以後也。更申論者，世界史綱曰：『自未有記載之時以來，此介於多腦河與中國間之一片地，實民族集散之淵叢。第二十三章二七八頁在西方進化史中已提及塞種人 Scythians 之名，以區別息米立亞人 Cimmerians，撒馬提亞人 Sarmatians，

米塔人，波斯人，安息人Parthians，哥德人Goth，以及徘徊於多腦河，中央亞細亞閒弧地之其他民族，或其他阿利安人。阿利安人之數族南遷，而得發展其文化時，其同種之他族，則發展其動性及游牧，而習受帳宿車運畜牧之生活。亦習以牛乳爲重要食物，漸不事農，卽易熟之穀，亦漸不欲植矣。其發展也，且得天氣漸變之助，南俄及中亞之沼澤森林，已成草原，有此大牧場，而健康無定居之生活，始得安然實現。惟因夏冬不能繼續牧畜，故每年有移殖之需要。此種人民略具政治之最低形式，時分時合，各種族有相同之習慣，故不能以嚴格之方法區別之。今中國北與西北邊外之蒙古族，亦正相類。』第二十八章四〇六頁 雖然，此亦後乎穆傳者之言也。試細卽穆傳所記而論之，則當時南俄及中亞之沼澤森林，猶未盡退而成草原。此可得諸地理形勢上之鳥瞰者，一也。食物有馬牛羊，有穄米麥，而絕未發見以牛乳爲重要食物，此可得諸民族文化上之鳥瞰者，二也。然則穆傳中之白色民族，殆不可得而見也。無已，則將數及彼臂長特異之長肱乎？抑此見天子而傲不爲禮之鬬胡氏濁繇氏骨飦氏乎！然而其真相亦甚難明矣。

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沙，㈠重䣀㈡氏之西疆。疆，界也。丁亥，天子升于長沙。

㈠沙，翟校據路史國名紀，引作𤤯，沙𤤯皆不見於字書。檀本有「山名，從淡省音炭」七字注，陳曰：「疑山名是郭注，從淡省音炭，則檀疏也。」　㈡䣀，程本如是，范本作䣀，道藏本作䣀，翟校本作䣀。路史國名紀引作䣀。然玉篇色部䣀下，不言國名，則路史誤也。洪曰：「䣀卽𩑶字之譌，重䣀卽重黎，」恐非也。巨蒐之人獻「匋䍃鼻䣀，玭佩百隻，」疑鼻䣀為一字，則重䣀氏以寶石之名為國名也。

實案：丙戌，二十四日也。丁亥，二十五日也。長沙，當卽伊錫克庫爾湖南之廓克沙勒山脈Kok-Shal M.t.s.。（亦作庫庫爾特留克，亦作貢古魯特）清一統志作喀克沙勒山是也。在今新疆西北境，與俄國分界處。「乃遂南征」四字，承上文而急轉南行，尤可見其行文自分明也。新疆圖志云：「庫嘎爾特山，廓克沙勒山，皆卽喀克善山之異文。在烏什西北。自蔥嶺折東行大山，延亙至此。」新疆要略云：「由特穆爾圖淖爾南岸，越巴爾渾大山，渡塔爾垓河，溯流向東南，越大山，可達回疆烏什。」今檢湖北刻亞洲北段地圖，有

巴爾斯克溫山，即巴爾渾大山。又有塔喇蓋河，即塔爾垓 Terkei 河。西域水道記作塔爾海嶺喀喇河。此河之下流，即大那林 Naryn 河。那林河發源於巴爾渾嶺。由渡塔爾垓河而越大山，即越廓克沙勒山。亞洲北段地圖有庫庫爾士克山口，亦即廓克沙勒山之一部。穆王此時南征東還，至于長淡，則爲其總地名，蓋以山而得名也。升于長淡，則升於山，即升於今廓克沙勒山也。此按其地望，無不一一脗合，自非穆王確有此行，又何能至今而發見其歷歷不爽之行程哉？雖西域水道記曰：『巴爾璮嶺險怪異常，盛夏殷雷，飛雪如掌。嶺陰雪深十餘丈，終古不消』云云，然清代乾隆中，西蕃用兵，曾便道取疾，越巴爾璮嶺，以至喀什噶爾，則習於行軍者，固無所謂險怪也。洪頤煊曰：『長淡疑即下文長沙之山』，非也。此疊言長淡，俱無之山二字，足徵其與長沙之山，決非一山。況於地望萬不能合哉！蓋長淡山名，不必下綴之山二字，猶後言雷首，亦並不綴以之山二字也。惟長淡之淡，與重䨻之䨻二字，究爲何字，均不可識耳。

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䨻氏黑水之阿。

實案：庚寅二十八日也。重𩕊氏黑水之阿，當在今新疆烏什之南，即葉爾羌河北流，合喀什噶爾河之處。葉爾羌河即黑水，已詳前疏。穆王既升于長淢之後而東征，即東行過今烏什之南也。水經河水注云：『葱嶺以東，南北有山，河出其中。暨于溫宿之南，左合枝水。』溫宿烏什一語之轉。（自來以阿克蘇爲溫宿，此乃相沿之誤，辨見新疆圖志。）此正可證重𩕊氏黑水之阿，在今烏什之南也。必謂曰重𩕊氏黑水者，猶之曰赤烏氏舂山也。舂山黑水皆爲大名，赤烏氏重𩕊氏，皆爲小名，以小名加於大名之上，即表示小名佔領大名一部分之意義也。是故黑水者猶是前記之黑水，決非在葉爾羌河之外，別有一黑水也。且前兩言河水之阿，俱在河北，則此言黑水之阿，自亦當在黑水北無疑。然則今之烏什阿克蘇以東，多爲重𩕊氏之故疆，其封域亦不小矣。

爰有野麥。（自然生也。）爰有荅㊀菫，（㊀祇謹二音。）西膜之所謂木禾。（木禾，穀㊁類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海經。）重𩕊氏之所食。

㊀荅，各本如是，范本作答，郭音祇，翟曰：「一作祇，蓋皆誤也。」孫曰：「荅疑當作苔，注當作音坻，」翟孫說

俱未諦。史記貨殖傳之鹽豉千荅，集解云：「或作合，器名有瓵，合爲瓵，音貽。」是合荅本一字而合可爲瓵，則合台二字互混也。然穆傳本假荅爲疊，郭注音祇，字亦俗作秪。廣韻云：「秪，丁尼切。」與荅音亦叶如的，則的祇正一聲之轉，蓋原爲晉人舊讀之音也。惟玉篇廣韻於荅字皆不載郭注此音，故後人遂覺不可通耳。㈡董，翟校作蕫，然古董蕫二字通用。㈢注穀，原作粟，洪校改。

實案：此記其食物。陳逢衡曰：「野麥，今之燕麥。」未審然否也。荅堇者，夏小正曰：「榮堇，」詩大雅緜篇曰：「堇荼如飴。」荅蓋借爲疊，如史記貨殖傳之荅布，訓麤厚之布也。是荅堇卽麤大之堇也。郭注謂木禾爲穀類，並引山海經之木禾長五尋，大五圍。五尋則長四丈也。（八尺曰尋。）五圍則周二尺五寸也。（五寸曰圍。）然山海經本述昆侖之帝都，當是一種人工建築物，如佛寺之塑像然，非必天產物也。已詳卷二黃帝之宮疏。郭氏蓋見不及此也。至如萬國通史曰：「數萬年前之地球酷熱，逾於今世。草木感受熱氣，發榮滋長，亦復迥異於今時。今階下之莓苔，當日極高之大樹也。今山巔之榛莽，當年極盛之森林。更或有高至二三十丈者也。且有當時葱蘢之嘉樹，而縮爲芊綿之小草者。又有一切樹株，今已絕其種類者。」（卷一第七頁。）此則出於氣候之關係，

而偉大之人工作品，或出於歷史上之流傳矣。然上古天產物而真有長五尋大五圍之木禾，已必非穆王之時所能有也。不過在西方之產物，多較東方為龐偉，亦一事實。長春真人西遊記曰：『阿母沒輦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彫，因取以為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為戈戟。又見蜥蜴皆三尺許，色青黑。』準斯以談，或者荅堇之為木禾，以其產生於西方之故耳。或曰木禾即木稷也。廣雅曰：『堇、藋也。藋、粱木稷也。』此荅堇為木禾即木稷之證，今之高粱也，又曷足奇哉！

爰有采石之山，（出文采之石也。）重𨈇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瑰，玉名。左傳曰『贈我以璿㈠瑰。』旋回兩音。）㻶㈡瑤，（亦玉名，瑤音遙。）琅玕，（㈢石似珠也。郎干㈣兩音。）玲㈤、瑰无㈥、瓀，（㈦皆玉名。字皆無聞。玲瑰音鈴㈧瓀。）玗琪，（玉屬也。玗其二音。）徽尾。（無聞焉。）凡好石之器于是出。』（盡出此山。）

㈠注璿，今成十七年左氏傳作瓊，與郭所見本不同。　㈡㻶，原作𤨬，洪翟校改。　㈢玕，范本作玗，注同，皆譌也。　㈣注郎干，原如傳同作琅玕，洪翟校改。　㈤玲，范本如是，程本作玲，洪校改。金曰：『尙書璆琳琅

玕，一本琳作玲，音林。」 ㈥无，范本如是，洪校本作旡，翟校作炁。 ㈦玲瓅无瓚，洪曰：「本作瓅无玲瓚，傳寫之訛，」翟曰：「玉篇玉部，玲同瑊，采石山有玲玕琪瓅，」郝曰：「无疑古天字，瓚疑瑤字之或體。」然玉篇當據穆傳而言采石山，似所見本與今本不同。 ㈧注鈐，范本如傳作玲，誤。

實案：采石之山，當即赤沙山。在今新疆阿克蘇北。水經河水注云：『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水注之。水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據楊守敬本。）此姑墨川水即今阿克蘇河也。河源紀略曰：『阿克蘇東行二日，至哈拉玉爾滾之北三十里，有鹽山。自麓至頂，俱紅土攙石。』此當是赤沙山。山則即清一統志之哈喇裕勒袞山也。後言文山出采石，則文石亦即采石也。山海經西山經曰：『瑰山無草木，多玉，淒水出焉。其中多采石黃金。』北山經曰：『單狐之山多机木，其上多華草，漨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茈石文石。』（據郝懿行校本）然皆止言水中有采石文石，未言采石之山也。惟泑水，即今塔里木河，以其下流之泑澤即羅布泊，可證漨水當即阿克蘇河，以其西流注于泑水，與阿克蘇河西流注於塔里木河之方向正合。（天山南面諸水，多發源西流，而後入於塔里木河。）則單狐之山當即采石之山也。郭注山海經，謂『采石即雌黃空青綠碧之屬，』則與穆傳所記

之采石，大相剌謬。蓋未綜核二書之過也。由今考之，則以據穆傳爲長。穆傳采石凡八種，一曰枝斯，其命名之意義，略見前疏。穆傳言此，凡三見，而兩言枝斯之英，則單言枝斯者，或有微別歟？二曰璿瑰，左氏傳言瓊弁，說文引作璿弁，則璿瑰卽瓊瑰也。詩秦風渭陽篇曰：『瓊瑰玉佩，』毛傳云：『瓊瑰，石之次玉者。』則不以爲卽玫瑰而訓火齊也。三曰㻬瑤，詩衛風木瓜篇有瓊瑤，而㻬瑤則不可知矣。四曰琅玕，尙書禹貢爾雅釋地，皆載雍州之璆琳琅玕，而海內西經又言昆侖有琅玕樹，殆似珊瑚樹之類。漢後釋琅玕者，或曰卽青珠，或曰卽石珠，張衡四愁詩曰：『何以報之青琅玕，』曹植美人篇曰：『腰佩翠琅玕，』皆是也。五曰玪𤨭，六曰无瓚，據洪翟郝三家校語，則文字且有錯誤，愈不可知矣。七曰玗琪，海內西經言：『開明北有玗琪樹，』亦似珊瑚樹之類。而爾雅釋地，淮南子墬形篇，又皆載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玗琪當卽珣玗琪之略。則不獨西方產此物矣。且琪璂古字通，璂以飾弁，豈爲弁飾之用耶？八曰徵尾，此與五六兩物，皆無法以知之。郭注亦稱無聞焉。曩嘗僑居東瀛，及我關外奉天，見日本人所製種種文石之玩具，竊歎彼邦雕琢之工，猶沿古風之

餘，而吾國人乃習於游惰，幷產文石之名山而亦忘之矣。噫！

孟秋癸巳，天子命重⿰足邕氏共食天子之屬。音供㊀，言不及六師也。

㊀注供，原作共，洪校改。翟曰：「音上當有共字。」

實案：癸巳，七月初一日也。天子之屬卽王屬，已詳前疏。郭注因傳前言「天子命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故知此不及六師也。

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足邕之民，鑄以成㊀器于黑水之上。㊁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

㊀成，北堂書鈔引作爲。　㊁上，御覽五十一引作山，蓋誤也。書鈔一百六十引，有「天子於是取好石彩具成」句，文殊不類。

實案：丁酉，初五日也。大易有言：「制器尚象。」然此不曰制以成器，而曰「鑄以成器，」則可異也。大凡古書言鑄，本指銷鎔金鐵而言。管子任法篇曰：「猶金之在爐，

恣治之所以鑄，』是其證也。故說文云：『鑄，銷金也。』顏師古急就篇注云：『凡金鐵銷冶而成者，謂之鑄。』然更引伸其義，則凡石質銷鎔而成者，亦可謂之曰鑄也。論衡率性篇曰：『禹貢璆琳琅玕，兼魚蚌之珠，皆真珠玉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此漢世之人，述中國古法，有銷鎔石質而鑄成珠玉若真者，必其來已甚遠也。郝懿行曰：『鑄石成器，如今琉璃之類，』是也。（余於民國三年，著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卽言此爲製造玻璃，而郝氏已先我言之，可謂老眼無花矣。）然琉璃一語，來自西方，說文曰：『珋，石之有光，璧珋也。出西胡中。』璧珋，卽璧流離。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國出璧流離。』而亦卽佛書之吠瑠璃 Vaidurya，故省言之曰玻璃，亦省曰琉璃也。魏書西域傳載『大月支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太平御覽引南州異物志曰：『琉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此二書所言，未知同是一法否也。更考萬國通史曰：『埃及在西紀元前二千四百年，已知製造琉璃之法，與歐洲沿用之今法，類皆銷冶火石而成琉璃。今山東博山縣境，尙有琉璃廠遺址，相傳以白火石，卽石之明者爲之。印度琉璃亦卽此質。』卷一第二〇頁 又曰：『四百年前，西班牙人哥倫布 Columbus 尋得美洲，察其土人所用之戰具，皆以火石鑲入木端，充作槍箭。』卷一第一六頁 德國考古家許雷門 Schlieman 在腓尼基之特羅耶城，掘得古時日常需用之器皿，悉以光火石雕琢而成，雜以武備諸器械，又有箭鏃，不計其數，亦是石質。』卷一第二六頁 然則腓尼基人所用石器、較美洲土人所用者，遙爲進步。當歷史學家之所謂新石器時代也。而此穆傳所取采石，不問其原料是否亦光火石，要能鑄以成器，或較腓尼基更進步，未可知也。然世界最古發明之玻璃，悉是五色玻璃，而非純淨無色透明之玻璃也。故中國亦謂之曰采石，以爲是五色五彩之石也。抑且中國曰采石，與西方用語曰玻璃，判若鴻溝，尤足見中國自有鑄法，不必出於西來也。雖重䍃氏在今新疆，未審與埃及有無關係，然在距今約三千年前，而中國之屬邦，早已發明製造玻璃，可不謂曰製造玻璃之古國哉？曩

讀日英兩國人著書，有謂玻璃爲支那人發明者，殆卽據此穆傳而爲言歟？黑水之上，卽塔利木河之北岸。漢書西域傳曰：『鄯善國出玉，溫宿國與鄯善同。』清學部審定瀛寰全志曰：『阿克蘇攻玉製器，精巧可觀。』是則漢後訖今，雖不造玻璃，而巧於製玉，猶有餘風存焉。

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

實案：一月休者，蓋以待鑄器之成也。

秋癸亥，天子觴重䟅之人髁㊀黛，乃賜之黃金之嬰二九，銀烏㊁一隻，㊂貝帶五十，朱七百，裹筍，㊃箭桂薑百𦣞，絲縕。㊄雕官。髁黛乃膜拜而受。

㊀髁，各本如是，翟校本作䯊，洪校據曹全碑鰥寡子鰥作髁，疑鰥字。　㊁烏，范本作鳥，北堂書鈔引作馬。

㊂隻，陳曰：『卽古省雙字，』見前羣玉山疏。　㊃筍，洪曰：『筍，當作笥。古文攸通作卣，笥卽筱字。』郝曰：『筍疑筩字之譌，見竹譜。』　㊄縕，范本翟校本如是。程本洪校本作縕。

實案：秋上當脫仲字。癸亥，八月初一日也。觴重䆗之人鰥鑯者，蓋勞之也。上言重䆗之民，此言重䆗之人，是古者人民二字有區別。蓋民爲羣衆，而人則代表一國者也。

絲䌹，疑卽絲緜。離官見前鄄韓氏疏。

乙丑，天子東征，鰥鑯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

實案：乙丑，初三日也。長沙之山當卽今之沙山。在新疆哈喇沙爾之南。哈喇沙爾卽焉耆。蓋以其山東西相屬而緜長，故古亦謂之長沙之山也。新疆圖志曰：『沙山以漢名相傳，非準回語之名。在庫爾勒之東二百里，與庫爾勒山脈相接，緊傍博斯騰淖爾之南，爲哈喇沙爾之南屏，』是也。然若山海經西次三經云：『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此山當在今塔里木河之南岸，爲于闐南山之一部，雖同名長沙之山而實不同也。吳承志山海經地理今釋已辨正之矣。

□隻，⊖天子使柏夭受之。柏夭曰：『重䆗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

木㊂𨈑銀采□乃㊃膜拜而受。三苗，舜所竄於三危者。

㊀隻上缺文甚多，當係所獻牛羊之類。㊁處上缺文亦甚多，櫝本作三苗之後處，恐誤。㊂木，范本作水，誤。㊃乃上缺文，翟曰『當有餜黛二字。』

實案：此言『重𨈑氏之先，三苗之□』下有闕文，不可詳知。然重𨈑氏之先，必與三苗有關係，故其所居同在一地，則甚明矣。舜竄三苗於三危，禹導黑水至于三危。此與三危之國不同，當分別觀之。三危黑水，地本密接。況山海經大荒北經云：『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海內西經云：『洋水黑水南入海，羽民南。』此所謂海，皆卽今羅布泊。苗民有翼，則羽民亦卽苗民，足證苗民居黑水之北，黑水行苗民之南，而苗民在今塔里木河羅布泊之北，卽重𨈑氏之所居者甚明也。且重𨈑氏之東疆在今塔里木河羅布泊之北，亦可知也。參照前言西疆 若洪頤煊據大荒西經言：『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大荒北經言：『顓頊生驩頭，驩頭生三苗，』則重黎三苗皆顓頊之後，因疑重𨈑卽重黎之譌。然尙無其他確據也。惟後漢書西羌傳曰：『西羌之本，出自

三苗，姜姓之別也。』則三苗有後，今西藏是已。

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文山。

實案：丙寅，初四日也。己巳，初七日也。文山當卽今哈密之俱密山，而其連麓尙有星星峽也。（亦作猩猩峽）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琳瑉昆吾，』昆吾或作琨珸，後起字耳。一種石之次玉者，必因出於昆吾國而得名。古昆吾國，漢爲伊吾廬地。正卽今新疆迪化府之哈密廳。哈密當以俱密山之音轉而得名。山卽在三堡西北之哈木爾達坂，俱密，哈木爾，亦一音之轉也。元和郡縣志云：『伊州，古戎地。周穆王伐昆戎，昆吾獻赤玉刀，後轉爲伊吾，漢取伊吾廬地，魏立伊吾縣，』是也。惟穆傳不載昆吾獻刀事，當非一時之事也。

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

實案：西膜，亦卽今之哈密。卷二郭注云：『西膜，沙漠之鄉，』是也。但郭氏猶未知何

以名之曰西膜也。考北唐、西夏、西膜，皆國名也。則其命名之意義，亦可得以例推而知也。北唐以在唐國之北，故名。西夏以在大夏之西，故名。則西膜當以在沙漠之西而得名也，何疑哉！西河以在黃河之西而得名，俱可爲同類用語之比證。禹貢曰：『西被於流沙，』凡古書言在北方西行而涉流沙者，數見不鮮。流沙卽沙漠也。今俗亦謂曰沙海。哈密東南，正當蒙古大戈壁之西端，爲一大沙海。則哈密在沙海之西，正合於古以其在沙海之西而得名曰西膜。今日地理上之形勢，猶尙鑿鑿可指也。穆傳所記西方名物，往往用西膜語，如西膜之所謂云云，幾於普被，而夷考西膜之主人翁，所謂『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云云，在全書之中，僅此一見。則西膜不爲西方之大國，亦必當西方之衝要矣。果也，古今形勢不移，故東漢之世，常與匈奴爭今之哈密，以爲制馭西戎之關鍵，豈非姬漢重規疊矩，可以互證而益明哉！

曰『□。㊀天子三日遊于文山，』于是取采石。以有采石，故號文山。

㊀缺文之空圍，以前文之『曰天子一月休』句爲比證，則空圍不當有，而宜删矣。

實案：采石，當兼有天然之石質，及人造之玻璃。三國志注引魏略曰：「大秦國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卽其類。」伊吾卽今哈密，此今哈密山中舊出采石之證也。新疆圖志曰：「星星峽在哈密城東南五百二十里，爲甘肅新疆分界之處，山麓產白黑星星石，卽石英大者世呼爲水晶，巉芒圭角，儼若削成。土人以鍬掘取，跗萼相銜，大小闊狹，皆視下鍬時以爲衡。」是則今產采石，特不如魏略言九色石之多耳。

壬寅，㊀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歸遺，名也。）乃獻良馬十駟，（四馬爲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以行流沙。（㊁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天子㊂之豪馬、豪牛，（豪，猶髦也。㊃山海經云「髦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尨㊄狗，（尨，尨茸，謂猛狗。或曰：尨亦狗名。）豪羊，（似髦牛。）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嬰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㠋。歸遺乃膜拜而受。

㊀寅，當作申，古文寅申二字形近易誤也。㊁以行流沙四字，洪校刪，非也。然御覽引郭注在卷二鄄韓之人所獻牥牛下。㊂天子下，當脫賜字，下文云又賜之句，可證。㊃注髦，范本作氂，下同，俱誤。洪校據

今山海經海內南經作旄，髦旄古字通用。㊄尨，程本如是，范本邵本道藏本俱作龍，注同。龍尨古字通用。

實案：壬寅，當作壬申，初十日也。流沙，卽今哈密東南之大沙海。既有流沙之明文，愈可證西膜以在沙漠之西而得名也。流沙之名，始見於禹貢，而管子小匡篇曰：『西服流沙西虞，』禮記王制篇曰『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漢書地理志曰：『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通典曰：『燉煌卽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此班固杜佑兩家之解釋雖不同，要皆在今哈密東南之大沙海中，當古之流沙，證以穆傳而愈明也。天子祭天下名山，此祭文山，則亦如鐵山之比，爲西方之名山矣。牥牛，郭注云『如槖駝，』尙不以爲卽槖駝，不悟其卽槖駝也。已詳鄄韓氏疏。曰豪曰尨，皆以多毛而得名。陳逢衡曰：『尨狗，今謂之獅子狗。』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㊀服𩦤㊁騮㊂疑華騮字。㊃而左綠耳，右騵赤蘢㊄古驥字。而左白俄。㊅古義字。音俄。天子主車，造父爲御，𠪚𠕋㊆爲右。

㈠右范本作叉。㈡𪍴，翟曰：『列子周穆王篇作𧄍，玉海百四十八作𦳝。』孫曰：『𪍴，當作䌛，卽籒文騼字，䌛譌爲𧄍，又譌爲𪍴。㈢右服𪍴騮，洪曰：『爾雅釋畜注疏，俱引作右服盜驪。』然當是爾雅郭注邢疏俱因下文之盜驪而誤引也。不然，則八駿之中，將有兩盜驪而爲九駿，必不可通矣。㈣注華，郝曰：『道藏本作騂。』㈤龗，翟曰『玉海作龘，』孫曰：『蓋以龔爲驥，隸古定作龔，而傳寫譌舛，遂成龗字。』

㈥俄，范本作俄，誤。翟曰：『玉海作𥳑，』洪曰：『列子周穆王篇作渠，』或謂卽爾雅釋畜之減陽，則大誤也。㈦𦋐𦋐，翟曰：『玉海作𠷎𠷎，』洪曰：『列子周穆王篇作𦋐𦋐，釋文云：「𥙿音泰，篆作𠌥，𦋐音丙，石經作𠀎，」張湛注云：「上齊下合，此古文未審。」雲溪友議載王起不識穆王傳𥙿𦋐二字，今本無𥙿字，惟湛注上齊下合，頗與𥙿字相類，疑列子𦋐此𦋐，皆𥙿字之訛。』孫曰：『𥙿當作𣪺，上從大從收，與齊字上半形近；下從水而變爲合。則失之遠矣。殷云：「篆作𠌥，」亦傳寫之誤。其字上從齊，下從合，古字書無此文。形聲皆不可說。故張云「未審。」蓋張殷本雖訛𣪺爲𥙿，而音泰則自不誤。上齊下合之云，自專釋𥙿字之形，本與音不相涉，與𦋐尤不相涉也。自別本譌𥙿爲𦋐，又誤箸此注於𦋐字下。讀者不解，遂誤析而爲𦋐𦋐二字之音。而丁度集韻，韓道昭五音集韻，並於齊紐收𦋐字，合紐收𦋐字矣。𦋐，石經作𠀎，亦不成字，以音推之，疑當本作𠔼，蓋重累丙字之形，隸寫貿亂，變上丙爲凡，下丙爲□，遂不可辨識。穆傳作

莤茵，亦傳寫之訛。」孫氏所指，般卽般敬順，本張湛注列子，而般敬順又爲之釋文者也。般敬順王起皆唐人，而所見審字同，與玉海所引穆傳不同，則唐宋人見本不同矣。周穆王傳卽穆天子傳之別名，然王起蓋誤以僞列子周穆王篇爲周穆王傳者。

實案：癸酉，十一日也。此主車所駕八駿之半數，其名俱在卷一所記八駿中也。陳逢衡曰：『茵莤卽大丙，淮南子原道訓覽冥訓皆云「大丙之御，」是也。』郝懿行曰：『茵莤，今文作泰丙，古之善御者名也。』孫詒讓曰：『茵莤，當作𣴎冏，漆書或微有省變。』劉師培曰：『孫說𣴎冏卽耿翛，𣴎爲古泰字，冏卽囧字之或體。列子釋文音爲泰丙，此其確證。蓋丙睪古音相近也。泰卽大僕正之大，亦爲大義。泰囧與伯囧義同，猶大禹亦名伯禹耳。』此諸家說均至審諦。劉氏說大囧卽伯囧，尤爲塙詁。惟必以爲卽卷一之耿翛，則終有疑問。蓋雖耿囧可通，而何以不曰大耿，曰伯耿，而必曰耿翛，則苦難說明耳。自此命駕八駿之乘云云，直至下文之至于巨蒐氏云云，穆傳乃紀東還之歸躅，而僞列子周穆王篇則轉以敍西征之往蹤。此列子所以爲僞書。作僞者尙在汲冢盜發之後，剽竊穆傳，不顧事實，但任意騁文筆，與郭璞山海經序，

摭拾穆傳，亦不循原文之次第，可作比證。而證確同出於晉人手筆矣。

次車之乘，（次車，副車。）右服渠黃㊀而左踰輪，右驂㊁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

㊀黃，洪校據御覽引作胥。陳曰『胥字譌，鮑刻本正作黃。』　㊁驂，程本范本皆脫，洪郝校據御覽引補，但翟校本不脫。

實案：此次車八駿之半數，其名亦見卷一所記八駿中也。參百，卷一作三百。奔戎，高奔戎也。本爲七萃之士，蓋擢升車右也。抑次車亦卽從萃車而選出者歟。

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㊀千里。（一擧輒千里，行如飛翔。）

㊀馳驅，洪郝校據文選曲水詩序注引，無驅字。

實案：水道提綱曰『自哈密東南爲大沙海，無流水。』穆王此時正自今哈密而東南，通過大沙漠，故有翔行馳驅千里之必要也。然此言馳驅千里，較下文言馳驅千

里，入于宗周，同名曰千里，而案其實則大有逕庭也。以此爲荒服之里數，彼爲畿甸侯綏之里數。換言之，則此爲荒外之里數，彼爲內地之里數也。荒外之里數，三倍長於內地之里數，故名曰千里，乃實有三千里也。余於讀穆傳十論中已詳言之矣。

至于巨蒐氏。㊀

㊀巨蒐氏，原脫，洪校據御覽引補。史記匈奴傳索隱又引作臣蒐，巨臣形近而誤。

實案：巨蒐氏，當在今土謝圖汗南端，與喀爾喀右翼旗，及烏喇特旗接界處。以下文言『獻膜稷』可知其逼近大漠。更以天子由此『南征陽紆之東尾』證之而益明也。蒙古游牧記曰：『土謝圖汗東南踰翰海，接蘇尼特右翼四子部落，喀爾喀右翼諸部。』又曰『土謝圖汗左翼中旗西南，至和博塔勒，接烏喇特後旗界。』然以今地圖驗之，則土謝圖汗南端，與喀爾喀右翼旗及烏喇特旗接界耳。此南端，今猶有烏爾圖古勒湖。鄂刻地圖有之 則正可爲駐牧之地也。巨蒐卽渠搜，巨渠同音通用字。蒐本音讀如鬼，而變同搜音者，因齶音K變爲齒音S而轉成，梵文歐文多有此例，中國

亦然也。尙書禹貢曰：『西戎渠搜，浮於積石，達於龍門。』此卽隋書西域傳云：『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今俄屬西比利亞之費爾干省地。費爾干，卽鏺汗之對音也。（鏺汗之合讀爲宛，或說大宛卽塔什干對音，則非也。）而穆傳之巨蒐，則當以游牧部落，往來遷徙無定處者也。然此卽今可薩克 Kosaks or Cosack 人種，亦作哈薩克，古音巨蒐與可薩正相近，而爲一語之轉也。朔方備乘曰：『端可薩者，謂居端 Dow 河旁之可薩部也。在南俄諸部之東，其種人曰可薩，一作可沙，本唐可薩，突厥部落，乃韃靼里 Tartars，蒙古種類，勇悍善戰，馳騎如飛。俄人每用以破敵，稱爲勁旅。』（卷十六，波羅的等路疆域考。）又曰：『哈薩克，本回部之俗，恃畜牧爲生，東接塔爾巴哈台，南接伊犁二城之境。其分部大者有三，曰左，曰右，曰北。左右二部最近新疆。右部之西，卽俄羅斯 始 起 地也。』（卷六，哈薩克內附考。）此右部之西，卽端可薩也。蓋其種族蔓延甚廣，而半開化不進步，則千年來如故也。（案哈薩克有三部，則必不止一族，俄人亦謂哈薩克曰吉里吉思，有赤髮皙面綠瞳者，則非黃種也。詳見屠寄蒙兀兒史。）然若水經河水注云：『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故城。』董祐誠曰：『漢志縣屬朔方郡，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之東，接左翼後旗界。』此則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猶上郡有龜茲縣，張掖郡

有驪軒縣，而其本地則渠搜在今中亞 Central Asia，龜玆在今新疆，驪軒在古大秦。（即羅馬帝國）皆與縣名杳不相涉者也。舊注家解爲以其置降人之地而名之，抑或如今上海租界之有四川路江西路浙江路等，但取以標名稱而便記識歟！是世有以漢志證古地者，必多紕繆矣。

巨(一)蒐之人𤔲(二)奴，乃獻白鵠(三)之血，以飲天子。（飲血所以益人炁力。(四)）且具牛馬(五)之湩，（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爲湩。音寒凍之凍(六)。）以洗天子之足，（令肌膚滑。）及二乘之人。（謂主天子車，及副車者也。）

(一)巨，程本如是，范本作臣，誤。(二)𤔲，洪校引錢大昕說：「從𠬪卽若字。」然其從𤔲終不可曉。(三)鵠，洪翟校據御覽等引作鶴，當以鵠爲本字，鶴借用字。(四)注所以二字，原在飲血二字之上，洪校改。(五)且具牛馬，原作因具牛羊，郝曰：「御覽三百七十二引作且具牛馬之湩，廣韻亦作牛馬」，今據改。(六)注音寒凍之凍，原作音寒凍反。翟校改？然郝曰：「文選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郭注作湩乳也。竹用切。」則李善所見本又不同矣，

實案：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者，蓋其地北臨翰海，故產白鵠也。古書單言曰鵠，連言

曰黃鵠，皆卽此物。其形似鶴而色蒼黃，亦有白者，其翔極高，一名曰天鵝，今俗猶說『想吃天鵝肉』也。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此大澤所在，姑從蓋闕。惟史記驃騎將軍傳言：『登臨瀚海，』索隱引崔浩漢紀音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淮南子墬形篇，高誘注云：『雁春分而北，詣漠中，漠中爲羣鳥所居。』則今內外蒙古之大沙漠，古名曰翰海之所由來也。翰海既爲羣鳥所居，宜有白鵠可弋而得，是亦爲巨蒐氏當居今陰山之北，大漠之南之證也。郭注飮血以益炁力，炁爲氣之俗字。太古之民，茹毛飮血，今俗猶有飮動物之生血，以益氣力，醫術名之曰生血療法者。惟用牛馬乳洗足，而不以爲飮料，蓋三千年前，黃種人尙未發見牛乳可飮之習慣也。阿利安人宜更無從學習矣。今歐洲人尙有以牛乳浴身者，則仍是三千年前之舊俗。

甲戌，巨蒐之人㊀𤞞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

㊀人，各本俱無，惟翟校本有之。

實案：甲戌，十二日也。焚留之山，當卽在土謝圖汗南端，烏爾圖古勒湖東南之小山。以下文云『遂絕虢晉之谷，』卽由此而東南行，可證也。然漠南地久荒棄，徧檢清一統志、清一統輿圖、清會典地圖，俱不得其主名。蓋此山失名久矣。必不得已，姑名之曰小山云爾。且第卽焚留之云，而顧名思義，將爲獵火之燒殘，抑兵火之劫餘耶？更轉眼而觀，則黃帝合符釜山，卽土謝圖汗左翼中左旗北之轟郭爾山，清一統輿圖 彼爲釜，而此爲焚留，倘上古不無歷史上之關係耶？

乃獻馬㊀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秋麥，禾也。膜稷三十車。稷，粟也。膜未聞。天子使柏天受之。

㊀馬上當脫食字，以前珠澤、赤烏、曹奴、潛時、智氏、西膜皆云獻食馬可證。黃校朱筆添食字，不知據何本。

實案：秋麥者，禮記月令篇曰：『孟夏麥秋至，農乃登麥。』故麥雖夏收，而得稱秋麥。郝懿行說：『麥有春種者，食之不益人。秋種者良，故名。』是亦一義也。禾乃稻屬之名，但渾言不別，故郭注訓麥爲禾也。今河套北岸，地味膏腴，而北部地近沙磧，所在

茂草荒沙，猶宜牧畜。古或兼宜麥稷。膜稷必以產於沙漠而得名，猶後世言番薯番茄之類。山海經中次十一經曰：『鮮山有獸焉，其狀如膜犬。』郭氏於彼無注，故於此亦云未聞。郝懿行曰：『膜犬即西膜之犬，今其犬高大，獶毛，猛悍多力也。』則謂膜犬即番犬。然膜與番，究有微別。膜借爲漠，以近沙漠者爲限；而番則後世用語，非出自古，其含義頗廣，凡異域之人禽草木等物，皆可泛指之曰番也。

好獻枝斯之英（一）四十，精者爲英。㑯𨨏𪇆𨭿（二）珌佩百隻，琅玕四十，𩉇（三）𧺝十篋。疑此紵葛之屬。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䤸（四）采，黃金之嬰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䓣。䑛奴乃膜拜而受。

（一）英，原作石，洪校從注改。（二）𨭿，范本道藏本作𨭺，與前重𨭺氏之𨭺極相似，疑係一字，但亦知其當爲實物而不能說其形聲。（三）𩉇，程本作𩉊。（四）䤸，程本如是，范本作䤸，洪曰『疑即瓔。』

實案：枝斯之英，穆王前得之於舂山，今又得之於巨蒐氏，可稱無獨有偶。張穆蒙古遊牧記及近人著蒙古遊記，多言蒙古產珍奇之石，則今猶可徵也。膜拜之風，至此

而止。更南，則入河宗之邦，而行華夏之典禮矣。然則陽紆之山，當今之陰山山脈，在上古爲天限華戎之一大界山，亦不異於秦漢隋唐之世耶？特上古山川之名，一如華夏所命，不若後世之轉病其詰屈難知耳。

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尾，山後也。

實案：乙亥，十三日也。陽紆之東尾，當卽今烏喇特旗北之噶札爾山。自翁金朔龍，達罕德爾諸山，迤東，皆爲陽紆之山，而噶札爾山在其東北，適如餘尾，故曰陽紆之東尾也。然穆王此時於陽紆之東尾，尙止是目的地。故下文云『乃遂絕𨆪晉之谷，』必先絕𨆪晉之谷，然後得南征陽紆之東尾。此細玩卷一所言陽紆之山，密邇河濱，而益可悟余言之不謬也。

乃遂絕𨆪晉㊀之谷。

㊀晉，程本如是，范本作䨪，翟曰：『亦作晉，未知所從。』郝曰：『道藏本作正胃，』然亦不可識。

實案：鵔晉二字不可識，然鵔晉之谷，按其地望，當卽今之巴彥鄂博河。清一統圖，會典圖，皆有此河，喀爾喀右翼旗札薩克駐此。在噶札爾山之西北有巴彥鄂博河，而其東南則有哈喇木倫河也。穆王從土謝圖汗南端之小山，在烏爾圖古勒湖東南而起程，正卽從西北來，故東南逕絕巴彥鄂博河谷，進循噶札爾山之西麓而南行踰之，是乃所謂南征陽紆之東尾也。前有溫谷蘇谷，俱可與此鵔晉之谷爲比證。雖蘇谷卽伊錫克庫爾湖，然此湖上多河流，仍與指河流而言不異也。或曰鵔晉之谷卽魚海也。然魚海當卽今活育兒大泊，殊於地望不合。

已㊀至于稯璠，河水之北㊁阿。

㊀已，翟曰：「蓋辰已字」，非也。已猶既也，已而也，既而也。㊁原作河之水北阿，陳曰：「之字當在水字下」，是也。全書多以河水二字相連，卷一云「鈃山之西阿」，與此言「河水之北阿」，句式正同一例，故乙正之。

實案：稯璠二字，雖不可識，而其爲地名，則可以斷言。蓋地卽在河水之北阿也。與言

『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同一句例，皆以二合地名，而見其確鑿不易也。且已踰陽紆之東尾，而至于河水之北阿，與秦蒙恬渡河取陽山互證，則此爲自北踰山而南，彼爲自南踰河而北，兩相會合，其地當甚接近也。然此當爲今黃河故道，東通至坤都侖河，卽最初黃河故道之北岸，與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又南北適相對待，故此曰北阿，特加言北以別之，以示前之單言阿者，尙在此阿之南者歟？惟是最初黃河故道，至東漢季世已就湮沒，余今特考覈古籍而爲之疏通證明，已詳見卷一陽紆之山疏。

爰有𩠐溲之□。㊀河伯之孫，今西有渠搜國？𩠐疑㊁渠字？事皇天子之山。

㊀□缺文，疑卽邦字。　㊁注𩠐疑，原作疑𩠐，洪校改。

實案：𩠐字不可識，必非渠搜，則亦可斷言。郭注誤也。皇天子之山，當卽在河水之北阿之北岸，卽余所考定最初黃河故道之北岸。然必鑿指當今何山，則又難言矣。蓋古史茫昧，吾民族放棄北方，亦已久矣！其奈之何哉！檀萃曰：『卽前河伯致命於皇

天子之處，』則是燕然之山也。意者亦如弇山，改名曰西王母之山，故燕然之山亦改名曰皇天子之山也歟！然上文言河水之北阿，則不當踰河而南數燕然之山。下文言『有模堇，是食明后，』卽皇天子之山之所由名，分明別自有山，必非燕然之山也。事猶言奉事也。山海經亦有天帝之山，及三天子都等名，可與此爲例證。水道提綱曰：『黃河流經烏喇特旗南，直行五百里，受小水無數，其北岸大者坤都崙河，在陰山中。二源：一自西北曰喀喇木楞，出漠中山，兩澗合東南流二百數十里。其東源水自東北察罕七老圖山之陽，合兩澗而南流，經諸山，會額古德水，及齊齊爾哈納水，與東北雞鬮拖羅海山（卽牛頭朝那山）水合，南入黃河。』（卷五及卷二十七。）由此觀之，則穆王自焚留之山而至河水之北阿，當皆在坤都崙河之西，以下文之斷多，卽今包頭，在坤都崙河之東而證之，益明也。

有模堇，㊀其葉是食明后。（模堇、木名。后，君也。堇，音謹。）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夭再拜稽首。

(一)堇翟校作蓳，已詳前荅蓳。

實案：模訓大也，則模堇亦荅堇之類也。模膜漠俱同聲可通用，則模堇猶膜稷之類也。然不知其葉以何特異而食明后也。

癸丑，天子東征，柏夭送天子至于䣙人。䣙柏絮(一)觴天子于澡(二)澤之上，䣙(三)多之汭，（汭，水涯。）(四)河水之所南還。（還，回也。音旋。）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

(一)絮原作絜，一律改同卷一作絮。 (二)澡當作滲，下同，詳見卷一滲澤。 (三)䣙，各本如是，洪校本作劉，誤。

(四)檀本有『䣙音伐』三字注，恐檀氏臆增。

實案：癸丑，九月二十二日也。澡澤之上，即滲澤之上，詳見卷一疏。䣙多，當即今綏遠之包頭。民國十四年，改鎮爲縣。日本小川博士曰：『山海經西山經，河水東注於無達，漢書地理志，五原郡莫䵣縣。伯夷叔齊墨胎氏。無達、莫䵣、墨胎、皆即䣙多之音變。今名包頭，準語（土耳其語）曰博托，Bogdo 義言神聖。日本大正三年，藤田春湖

學士遊歷目覩現尙爲河神廟之所在，則其名經三千年而猶存也。』此說誠發前人所未發。然無達壘胎，俱當別論。卽莫䫉，亦在淸一統輿圖有無黨河，或作五黨，淸一統志作五達，均與莫䫉音近。漢莫䫉縣當卽置此河濱，非包頭也。無黨河西，又有博托河，因音別而爲包頭，（淸會典圖作包頭河）此真包頭矣。最古當是名曰斲多，斲字不見於字書，依其偏旁从伐而讀之。（卽讀半邊字。）古無非敷奉微四母之輕唇音，須讀幫滂並明四母之重唇音，則斲多，今轉爲包頭，猶滲澤今轉爲山黛也。滲澤之上，地最廣大，故當爲最大名。斲多之汭次之。河水之所南還又次之。此種三合地名，以切指行蹤，古書希有，卽穆傳中亦僅此一見也。大概鄘邦之境，跨連今圖爾根河與博托河之間，故滲澤之上在東，斲多之汭在西，而特以河水之所南還，爲居間之要地，其當在今薩拉齊之南境，黃河折而南流之處乎！汭有數義，此當訓水口也。還旋古字通，猶言轉也郭注訓回，亦爲轉折之義。

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柏夭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

首。辭去也。

貫案：戊午，二十七日也。正政古字通。河宗正者，蓋命河宗氏歸而治政也，

天子南還，升㈠于長松之隥。㈡坂㈢有長松。

㈠郝校據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昇長松之山。又翟校據北堂書鈔十六引『祭于宜輇之鄭，升于長松之隥』。郝校並同。然非此穆傳文如是也，『祭于宜輇之鄭』句在穆傳卷六，書鈔撮成駢辭耳。㈠隥，洪翟校據御覽引作坂，余檢北堂書鈔十六引作隥，百五十七引作坂。陳曰：『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磴，藝文類聚木部引作隥，』蓋傳作隥，注以坂釋之，遂爾混用。而坂又作阪，隥又作磴，更成異文矣。㈢注坂，范本作坡，誤。

貫案：長松之隥，當在今朔平府右玉縣牛心堡迤北一帶，舊有大松樹山是也。穆王此時由東征而南還，與下文云『至于雷首』，當成一直角線。按其地望，確相符合。而三千年之後，猶尚存留大松樹山，可爲佐驗，亦奇矣哉！吾家景范讀史方輿紀要云『破狐堡在右衛東北三十里，邊外大松樹山一帶，皆屬部駐處。』此大同右衛，

清改設右玉縣。清一統志云：『牛心堡在右玉縣東南四十里，邊外小松樹山，長溝諸處，卽首領駐牧。』此一統志明襲紀要之文而小變之。尤以其牛心堡下注語，卽摘鈔紀要大同右衞之文，而獨不錄其破狐堡一段。蓋以重複而省併之歟！要可見今右玉縣境內，明清兩代，猶有大松樹山及小松樹山，則古時松林，當益茂盛，故穆王升于長松之隥，非異事矣。洪頤煊引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過西河陰山縣，有長松水，』因疑卽從此長松之阪而得名，豈知陰山縣在今山西吉州地，地望懸隔，烏可并爲一談哉！

孟冬壬戌，天子㊀至于雷首。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坂縣南也？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㊁之阿，㊂乃獻良㊃馬四六。㊄

㊀天子二字原脫，洪校據水經注玉海引補。㊁首，各本如是，惟洪校本作水，洪據水經注北堂書鈔引作首，余檢御覽九百二引，亦作首。雷首之阿，與鈃山之阿同例也。雖下文云：『雷水之干，』則此阿與雷水密邇之故耳。㊂阿，北堂書鈔八十二引作河，形誤字。㊃良原作食，檀本注云：『他本引此作良。』

洪翟據水經注御覽玉海引作良，郝校據初學記二十九引亦作良，證以文義，作良爲是，今改。㊄北堂書鈔八十二引作『及獻良馬四匹』，大誤。

實案：壬戌，十月初一日也。雷首，卽今朔平府馬邑縣之洪濤山。出雷水，卽灅水，今之永定河。其源出洪濤山，流至直隸天津府之大沽河，北入海，卽桑乾河，是也。日本小川博士說略同。蓋漢書地理志云：『雁門郡、陰館縣、樓煩鄉、累頭山、治水所出。』說文云：『灅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水經灅水注云：『灅水出于纍頭山，一曰治水。泉發于山側，東北流出山，逕陰館故城西。』其說皆同。古雷累灅三字同从畾聲。旣以一聲而分爲三字，亦復同聲通用。首頭二字古音亦雙聲通用。故雷首山卽累頭山，雷水亦卽灅水矣。郭注以爲卽今山西蒲州之雷首山，地望不合。水經河水注，河水南逕雷首山西，亦引穆傳此文。然則郭氏酈氏皆撰水經注，其失惟均也。至于卷一云：『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蓋其東境。而此云『觴天子于雷首之阿，』蓋其西境。參互觀之，可略識犬戎胡當時之疆域矣。

天子使孔牙受之。

實案：陳逢衡曰：『孔牙，卽周書之君牙，爲穆王大司徒。』劉師培曰：『孔牙卽書序之君牙，君孔一聲之轉。』二家說俱得之。

曰：㊀『雷水之干，㊁寒寡人，具犬馬牛羊。』㊂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記異也。

㊀曰，水經河水注引作於，古曰於通用，見爾雅及經傳釋詞。㊁干，原作平，洪校據水經注引作干，今據改。㊂牛羊，范本如是，程本九行本俱倒作羊牛。又洪校據初學記御覽引，皆無寒下八字。蓋刪落也。劉師培曰『寒係衍文，寡人具犬馬羊牛，當在黑羊白血下。』然劉說肊寬，更不足據。

實案：干者，岸也。猶詩言河之干也。審文義，則當讀寒寡人句，具犬馬牛羊句，言以荒寒而少人，俱具犬馬牛羊也。卷二云寡草木，與此云寡人，其語例正同也。前鄄韓氏云：『犬馬牛羊，』此又云：『犬馬牛羊，』畜類皆以犬居首。與天子禮河云：『祝沈牛馬羊豕』以牛居首者不同。說已詳卷一疏。然何以鄄韓不名犬戎，而此獨名犬戎，意者將以其入中國，則視其人文而名之；在西方，則舉其地域而名之耶？抑各出

彼等所自認耶？

癸亥，天子南征，㈠升于髭之隥。音嘗㈡。

㈠征，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七引作還。　㈡音上當脫髭字。

實案：癸亥，初二日也。髭之隥，當卽今山西代州之句注山。句注山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雁門山在代州西北三十五里。穆王西征，絕險之關隥，則出雁門山也。其歸程中，每不循故道，如陽紆道中，往返不同路，卽其明例。故此亦不循往轍而歸，特走其稍偏東之句注山也，更以時日計之，則自癸亥從雷首南征，丙寅至于鈃山之隊，凡四日，而四分其路程，以四分之一當雷首以南之行程，亦足以明升于髭之隥，當已至今雁門附近之地也。髭本作䰇，說文云『䰇口上毛也，』然此非其義也。當借髭爲玼。古書凡泛稱顏色者多作玼，而稱繒帛乃作紫耳。況髭玼形近，又復易混用乎！淸一統志言五臺縣產紫石硯，紫英。並引山海經中山經郭璞注云：『今雁門中出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者。』玼赤易混，則卽玼石也。郭注言雁門者包該句注而

言，故髭之隥，當取義於茈色之隥。猶卷一云『黃之山』亦以爲黃色之山。則此何不可爲茈色之隥哉？且穆傳屢言鈃山，而卷六又言鈃隥，（水經汾水注引之，）按其道里，迥非一地。則可知凡曰長松之隥，曰髭之隥，曰鈃隥，曰大北之隥，曰薄山寘軨之隥，（三隥並見卷六。）各隨其隥道之狀況而名之，絕非獨立之山名也。更簡言之，則長松之隥，以松林而得名，鈃隥以山脊而得名，故此髭之隥，亦以茈色而得名耳。雖今句注山石如何，尙待目驗。要案其地望，必不謬矣。

丙寅，天子至于鈃山之隊，㊀東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邊。

㊀鈃山之隊，洪校據史記索隱引作陘山之隧。

實案：丙寅，初五日也。鈃山之隊，已詳卷一。三道之隥及二邊，當俱在今正定之井陘山中。此亦不循西征往轍，故其行程已至于西征所經鈃山之隊，而更東升于三道之隥，及宿于二邊也。方輿紀要云『井陘山勢，自西南而東北，層巒疊嶺，參差環列，方數百里。至井陘縣東北五十里，曰陘山。其山四面高平，中下如井，故曰井陘』以

此推之，則穆王西征時，已嘗至于鈃山之下，獵于鈃山之西阿，而絕鈃山之隊以去。然尚皆不過在鈃山之西部而已。至是歸來，方始東升于鈃山之東部。若三道之隥者，當時之途徑也。若二邊者，當時之行在所也。然年遠失考，不能鑿指其今在山中何處也。檀萃曰：『水經注云：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卽鈃隥也。』此檀氏誤也。天井水出東陘山，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之分水嶺。鈃隥則卽平陽府翼城縣之烏嶺山。並詳見清一統志。是烏可與鈃山，卽今直隸正定府之井陘山，幷爲一談哉！

命毛班（毛班，毛伯衞之先也。）**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子㊀之命。**

㊀子，各本無，翟校本有。

實案：周，宗周也。先歸于宗周，蓋以待天子之至而有所命也。郭注引毛伯衞，見春秋文元年九年，及宣十五年左氏傳。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㊀南征翔行，㊁逕絕㊂翟

道，翟道，在隴西？謂截隴阪過。

㈠御下原有□缺文，洪校據太平寰宇記引，刪。　㈡翔行，洪校據寰宇記引作翔野，然余檢寰宇記懷州河內縣引又作翔行。　㈢陘絕，郝曰：「御覽百十四引作經，藝文類聚卷七引，與今本同。」

實案：癸酉，十二日也。翟道，當在山西平定州，及潞安府潞城縣東一帶之地。上言「南征翔行，」而下文逕接「升于太行，」及卷一云「觴天子于盤石之上，」俱可爲證也。如斷流而過，故曰逕絕。翟叚爲狄，戎翟一也。故左氏傳定四年云：「唐叔封於夏墟，彊以戎索。」莊二十八年云：「狄之廣莫，於晉爲都。」宣十五年云：「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此狄土，正卽翟道矣。吾家復初無錫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曰：「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爲赤狄潞氏國都。國都在潞安，而其邊邑，則在今直隸廣平府之曲梁，延袤二省。」又曰：「狄之見於傳者，不一而足。均在晉之東。閔僖之世，狄滅邢、滅衞、滅溫、伐齊、伐魯、伐鄭、伐晉、幷蹂躪王室，藉非境壤相接，何以能爲患至此。」則自山西以迄直隸河南，直接山東

之境，皆其所出沒，』是也。正可證周初之翟道，至周季而禍作矣。蓋古者稱歸化人所居住之地曰道。漢書地理志，郡國之間稱道者不少，當猶仍古遺制。然則翟道決不止一處。不過後世僅有隴阪，以翟道之名而特著耳。郭注不辨地望，檀疏已正之。且既曰八駿之乘，又曰赤驥之駟，駟者四馬也。必赤驥白儀華騮綠耳四馬，駕天子之車者也。

升于太行，南濟于河。

實案：太行，卽太行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曰羊腸坂。闊三步，長四十里。羊腸所經，瀑布懸流，甚爲險阻。但未知古時如何也。曹孟德詩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孟德一世之雄，然行艱車摧，語涉悲涼，殊嫌譙殺之音。以視穆王，豈僅小巫之見大巫而已哉！元和郡縣志曰：『太行首始河內，北至幽州，連亙十三州之界。凡有八陘：第一軹關陘，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三陘在河內。第四滏口陘，卽鄴，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第七蒲陰陘，此四陘在中山。第八軍都

陘，在幽州。』蓋凡八陘，古謂連山之中斷者皆曰陘也。（詳見爾雅釋山）八陘以太行陘爲尤險。今穆王乃但由井陘以升于太行陘耳。

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

實案：上文言『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與此亦言『馳驅千里，』二者同名千里，而實不同，已詳前疏。宗周卽洛邑王城，今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卽周之王城故址也。古書言宗周有二：詩小雅正月篇曰：『赫赫宗周，』尙書序曰：『武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此宗周皆指鎬京而言也。禮記祭統篇載衛孔悝鼎銘曰：『卽宮於宗周。』此宗周則指洛邑而言矣。穆傳宗周，皆指洛邑，而西周則但稱曰南鄭。蓋已不居鎬京，故以宗周歸之洛邑，其後周季遂相沿不改歟！

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㊀**以洗天子之足。**（亦謂乳也。）

㊀翟曰：『當如前言「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以洗上必有缺文。』

實案：官人已詳卷一疏。巨蒐氏之白鵠，當出翰海天產。此宗周之白鵠，當出中國所

產也。天子玉食萬方，乃大勞頓之後。必飲生鵠血，以恢復元氣，亦古人之衞生法，大可注目者也。

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㊀乘」，是也。

㊀注四乘，「翟曰今左傳作駟乘。」指文十一年云「富父終甥駟乘」之文也。然郭氏或誤憶哀十四年云「成子兄弟四乘如公」之文，亦未可知。

實案：此飲生羊血，豈與生鵠血有同等之效力耶？四馬之乘，即上文所云赤驥之駟也。陳逢衡曰：『但飲王馭之一乘，副車不與，』是也。蓋八駿尚有半數之四馬，副車馭之，緩行後至，故不與也。然陳氏似以乘一爲一乘之倒言，則非也。一者蓋謂一度飲之而不再也。且以飲馬而非以飲人也。郭注引左氏傳爲證，當指文十一年之駟乘而言，則四人共乘一車也。與此穆傳明爲四馬之乘者不合。

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

實案：庚辰，十九日也。此言大朝于宗周之廟，則前言大朝於燕然之山，大朝于黃之

山，大朝于平衍之中，其隆重當亦大抵同矣。

乃里西土之數。里，謂計其道里也。紀年曰「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

實案：下文所言里西土之數，凡分七起，必以其里數之實，各有不同，故分別記之也。或以當諸定四年左氏傳言『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故有別也。然彼指其所接境而言，非謂里數也。開元占經卷四引古本竹書紀年曰：『穆王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里，北征二億七里。』更較郭注所引為備，惟其西征里數，與穆傳所記者大有逕庭。必戰國人所記，與周初人所記不同也。故紀年者，魏國史官所記也。穆傳者，周初史官所記也。墨子貴義篇曰：『民聽不鈞，是以多書。』史記三代世表曰：『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此司馬遷文士，徇儒家一孔之見，不知表其所見古文異同之年於史記中，遂使後人不及見古文之異同，而有可審論焉！上古史之所以難明，安得不為此號稱古之良史者，深致不滿之遺憾哉！

曰：『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今在洛西。洛即成周也。瀍㊀，音纏。北㊁至于河宗之邦，陽紆㊂之山三千有㊃四百里。』

㊀注瀍，各本無，惟翟校有。　㊁北，原脫，洪郝校據水經注引補，然不當以西北連讀，而當讀「北至于河宗之邦，」與下文云「北至于曠原之野，」同一句例。不與所云「自河首襄山以西南」同一句例者，音各有當也。　㊂紆，程本作于。　㊃有，洪曰「下文或作又，古字通用。」

實案：此第一起所記也。瀍水出今河南洛陽縣西北，穀城山。陽紆之山即今烏喇特旗之翁金朔龍迤東諸山，已詳卷一疏。周公營洛邑，澗水東，瀍水西南，繫乎洛水，北因乎郟山。故此里西土之數，猶以瀍水爲起點也。是穆王西征，當從王城之東北，瀍水之東岸而出發。不過征行之路線，須略偏於東北，而轉至西北，成一弧線形，故舉其起點，則曰『瀍水以西；』而舉其終點，則曰『北至于河宗之邦』也。此全在周王最高統治之下。秦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九原在今烏喇特旗東南，雲陽在今陝西淳化縣。是秦一天下，猶略與周同，真中國北

部自然之形勢也。計三千又四百里，純爲王畿及侯甸綏服之里數，可稱當時天下標準之里數也。若較以後世之里數，則古大今小，又豈止三千四百里哉！

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

實案：此第二起所記也。西夏氏當卽穆王西濟於河，在今甘肅蘭州府、河州大夏河之西。已詳卷一疏。但西夏氏之疆域，而爲河宗氏之所遊居，則自陽紆至西夏氏，盡在河伯二重統治之下矣。計二千又五百里，當尙在侯綏服內之里數，亦爲標準之里數也。若以後世之里數較之，又豈止二千五百里哉！

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

實案：此第三起所記也。珠余氏當卽膜晝之所封，在今青海大雪山西；而及於河首，則北達達布遜淖爾，已詳卷二疏。惟自此以下之二重統治者，不能明也。其或仍卽河伯，與西方有關係者歟！計千又五百里，爲要荒服內之里數，荒廣難密，計數疏闊，故比於畿甸侯綏之里數，當三倍之，得四千五百里。若以後世之里數較之，又豈止

此數哉！

自河首襄山以西南，㊀至于舂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

㊀此以西南句，當與下文云「乃遂西南，」同一句例。

實案：此第四起所記也。河首襄山，卽今青海之達布遜淖爾，及烏蘭代克山等。舂山卽帕米爾，珠澤卽于闐，昆侖之丘卽于闐南山。並已詳卷二疏。郝懿行謂「山海經中山經薄山之首，卽此河首襄山」者，見山海經箋疏，及穆傳補注。非也。然何以首舂山，次珠澤，又次昆侖之丘，蓋自西而東，西首東尾，此一說也。舂山、珠澤，爲昆侖之連麓。敍小名於大名之上，爲穆傳慣例，此又一說也。山海經曰：「昆侖之丘方八百里，」則以平方計之，而非以直徑計之也。計七百里，亦爲要荒里數，當三倍之，得二千一百里。若較以今之里數，又豈止此數哉！

自舂山以西，至于赤烏氏舂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舂山以北。㊀

㊀截，猶阻也。

㊀注猶，程本道藏本作由。㊁注阻，翟曰：「疑當作絕。」

實案：此第五起所記也。赤烏氏春山，在今興都庫士山。羣玉之山，在今葉爾羌。並已詳卷二疏。踰昆侖而西，則已出中央之極而入西方之極矣。於中國尤爲荒外，當屬荒服之里數，計三百里，三倍之，當得九百里。若較以今之里數，又豈止此數哉。截春山以北，則橫過帕米爾之北部而還至於喀什噶爾以東，亦詳卷二疏。

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㊀

㊀翟曰：「缺文宜删。」

實案：此第六起所記也。西王母之邦，在今波斯之第希蘭，已詳卷二疏。爾雅釋地以西王母爲四荒之一，尤可爲荒服之證。計三千里，三倍之，當得九千里。若以今里數較之，則自葉爾羌至波斯之第希蘭，又豈止九千里哉！

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㊀羽，所謂解毛之處。千有九百里。

㊀其，洪校據藝文類聚及御覽引，皆無之。

實案：此第七起所記也。曠原之野，卽今歐洲大平原，已詳卷三疏。計千又九百里，亦荒服里數，三倍之，當得二千七百里。今地則自波斯至歐洲中部之波蘭華沙，豈止此數哉！

□㊀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案山海經云「羣鳥所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一方千里。」卽此大曠原也？㊁萬四千里。㊂

㊀翟曰：「缺文，檀本擬作自當從之，」　㊁注一，范本下連萬字，誤作傳文。　㊂郝曰：「水經河水注，引作「去宗周瀍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似約此上下諸文而節引之也。」

實案：此西北大曠原，仍卽今歐洲大平原，或稍擴張其範圍，故稱之曰大曠原也。郭注引山海經二澤，一在雁門之北，一卽歐洲之黑海，已詳卷三疏。而郭注總謂此兩澤卽大曠原者，誤也。屠寄蒙史曰：「欽察爲裏海黑海以北之平原。一曰欽察兀惕，亦曰乞卜察兀惕，波斯地譔哈默德教徒之史家地理家稱之如此，曠野之義。」西北三宗藩地通釋。則在後世之波斯人，尙稱之曰曠野；三千年前，安得不爲中國西北之大曠原哉！計萬四千里者，總結上開里數，尙少七百里。檀萃曰：「自宗周至大曠原，萬三

千三百里，而云萬四千里，舉成數也。』然蓋古文四字，積畫作三，與二字形近，故誤三爲四也。又江淹遂古篇曰：『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崐崘之墟，海此間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此則又誤三千爲二千者也。

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

實案：從西北大曠原，還東南至于陽紆，七千里。或曰七上當脫萬字，云萬七千里，乃略合於下文『兼數三萬有五千里』之譜。然下文三萬之三實二字之誤，則不必於七上增萬字也。計七千里，純爲荒服里數。當三倍之，得二萬一千里，蓋前言自文山長驅千里至巨蒐氏，即自今新疆哈密至綏遠烏喇特旗北接連大漠處，以此一千里爲單位，若七倍之而依歸程，向西北展延，至今歐洲中部之波蘭華沙，約略相近矣。故穆王自西北大曠原，還至陽紆，即自今歐洲大平原而歸至河套北部，雖以今里計之，當尚不止二萬一千里，然非可以繩古也。且也，後世元代西征，封建親藩，

則有欽察汗國，而今乃在庫倫與莫斯科之間，此又非中國與西北，古今形勢未變之明徵哉！

附記　穆傳於此，凡言至于者十。通常里數之計算法，自某中點以至于某中點，是也。然穆傳全書之例，凡言至于者，皆是到著其邊境，而尙未深入其內地也。如是，則發生兩種計算法，一自某中點以至于某邊疆，是也。又一自某邊疆，以至於某邊疆，是也。此兩種計算法之第一法，較通常計算法爲延長，而第二法更延長。故穆王西征，道里悠遠也。然設令古史所記，言各有當，不必拘於全書之例，則此二法可勿論矣。

還歸于周，三千里。

實案：自陽紆歸周三千里，又入甸、侯、綏服及王畿，而爲標準里數矣。前自㶟水至陽紆三千有四百里。蓋以行稍紆迴曲折，故多四百里。檀萃曰：『以七合三，得一萬里。』

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

實案：各，別也。兼，并也。各行兼數者，往還各別之行程，并合而統計之，猶今言總結數也。劉師培曰：『三萬五千里，三蓋二字之誤，』是已。然總計上數，實止二萬四千里，此必古文四字作亖，五字作亖，皆以積畫書之，故其形易混，而又誤四爲五歟？

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告行反也。書大傳曰『反必告奠㊀』也。

㊀奠，原作廟，翟校改。

實案：甲申，二十三日也。此當祭文、武、成、康、及昭王之廟也。郭注引書大傳，蓋卽伏生尙書大傳。

乙酉，天子□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

實案：乙酉，二十四日也。洛水之上，卽洛水之北，王城之南也。古書凡言某水之上者，指其水之北岸而言。有時不曰上而亦曰陽也。此洛水卽伊雒二水之雒。洛雒通用字。源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與渭洛之洛有別也。朱駿聲曰：『魏黃初以前，伊雒字皆作雒。』然此穆傳作洛，若非後人所改，

則古文已有通用者矣。此當是解散，或遣歸六師之事。天子六師，有事則出征，無事則各還其鄉里。周官詳之。然六師征行中央西方兩極，地跨今之亞歐兩洲，榮歸故鄉，亦豪矣哉！故天留穆傳一書，真足爲吾民族發揚過去歷史無上之光榮也。

丁亥，天子北濟于河，□羝㊀之隊以西北。㊁

㊀羝，程本作羝，俗字。　㊁以西北，當與前云『以西南』下云『乃遂西南』同一句例。

實案：丁亥，二十六日也。□羝之隊，檀萃曰：『中山經，縞羝之山。』審較地望，良塙。當在今河南濟源縣邵源關之西北，山西翼城縣之東南。且以前云鈃山之隊爲例，則□羝之當爲山名，萬無可疑，而隊則今峠道也。卷六云：『天子西絕鈃隥，乃遂西南，至于鹽』鹽，卽今山西解州之鹽池。而太平寰宇記謂鈃隥卽翼城縣東北之烏嶺山，（今本誤作馬嶺山，清一統志不誤。）其說亦致塙。蓋彼時穆王自東北而至西南，此時穆王自東南而至西北，適成一交叉形，同在今翼城縣境內之烏嶺山通過。大概此□羝之隊，卽在所通過交叉地之東部，無疑也。

升㊀于盟㊁門九河㊂之隥，盟門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盟門之上。』乃遂西南。

㊀升，郝曰：『北山經注引作登。』㊁盟，洪翟校據山海經注，水經注引，皆作孟，孟盟古字通用。㊂河，當爲阿之誤，卷五云『天子西征，升于九阿，』可爲比證。況於事理，可以有九阿之隥，而決不能有九河之隥，尤極明白也。然山海經注，水經注引，均作河，其誤久矣。

實案：盟門九河之隥，河當爲阿之誤，在今山西吉州之孟門山。山海經北山經曰：『孟門之山，其上多金玉。』淮南子本經篇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風山，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孟門卽龍門之上口，實爲河之巨阸，蓋孟門津之名矣。』董祐誠曰：『孟門山在河中，故曰河南。元和郡縣志，文城縣東南至慈州六十五里，孟門山，俗名石槽山，在縣西南三十六里，在今山西吉州之西北，陝西宜川縣之東北，河流所經，』是也。或曰『孟門而又加以九河之名，以在河中故也。』然此不可通之說也。禹貢曰『導河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則九河廣矣，豈得有九河之隥哉！

仲冬，壬辰，至驫㊀山。癸巳，天子飲于驫山㊁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

㊀驫，程本范本如是，陳曰：『驫，吳本作驫，何本作驫，洪本同。』㊁『癸巳天子飲于驫山』八字，瞿藏楊鈔本，硃筆添入各本所無，今據補。

實案：壬辰，十月初一日也。癸巳，初二日也。驫山，卽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之三累山。檀萃曰：『驫古累字，水經注，橫溪之水出三累山，』是也。當本作驫，訛作驫作驫，而均不見於字書。以形聲求之，則與累爲同聲字，宜可通用也。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夏陽縣西北梁山，東南流，橫溪水注之，水出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夏陽縣卽今韓城縣，崌谷水，一名曰濾水自韓城縣之西北而東南流注於黃河。三累山更在濾水之西，其山下出橫溪水。後世但知名之曰三累，古人蓋特造驫字，从人升畾，而下有水，爲形聲兼會意字。畾卽三累，其取義頗爲巧備也。且前云『至於鈃山之下，』足顯其山之高危。此云『飲於驫山之上，』足徵其山之卑小。則驫山之卽今三累山，確不可易矣。

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祇㊀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者。』

㊀注祇，翟校本作祗，下同。

實案：丁酉，初六日也。南鄭，在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民國以來，改置華縣。穆傳卷四卷五卷六之末皆有『天子入于南鄭』一語。審核地望，則郭注是也。然自班固漢書誤之於前，鄭玄詩譜誤之於後。而晉京兆鄭縣同於漢京兆鄭縣，妄當鄭桓公始封邑，幾於莫能辨正也。漢書地理志，京兆鄭縣注云：『周宣王弟鄭桓公邑。』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為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此臣瓚卽校穆傳之傅瓚，而水經注謂之曰薛瓚者也。水經洧水注引竹書紀年云：『晉文侯二年，周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此卽傅瓚之所本也。多當為友字形近之誤。卽鄭桓公友也。鄭父之丘卽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傅瓚據竹書以為鄭桓公封於河南之

鄭，不封於京兆之鄭，所以正班固之誤也。惟晉文侯二年，適當周幽王三年，其時幽王未敗，則傳瓚以爲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云云，（會鄶通用字）又不免有小誤耳。然酈道元曰：『余按遷史記，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鄭。」又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儈之間。（儈鄶亦通用字）幽王霣於戲，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儈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乃遷封於彼。左傳隱十一年，鄭伯謂公孫獲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與許爭乎！」是指新鄭爲言矣。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隱闞駰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賢於薛瓚之單說也。』（水經洧水注）此則酈氏不明班固等之誤，而反攻傳瓚者失考之過也。不悟鄭莊公所謂先君新邑於此者，先君卽桓公也。左氏傳昭十六年，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莊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皆明言先君桓公，尤可鑿證此地卽今河南之新鄭也。故說苑權謀篇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則劉向傳經，猶不誤也。且國語

史記載虢鄶獻十邑，皆在鄭桓公之世，而鄭玄詩譜，韋昭國語注，乃云『武公取十邑』。是誤以取十邑與滅虢鄶，幷爲一談也。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此尤鄭玄踵班固之誤，而失考之甚者。世本，一名曰系本。史記鄭世家索隱引系本曰：『桓公居棫林，徙拾。』宋衷注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此宋說不誤。棫林卽咸林，棫咸形聲俱相近，故通用。拾地俟考。或當在棫林附近。據襄十四年左氏傳云：『諸侯之師，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師進至於棫林。』則旣踰涇水而後，西至於棫林。棫林自當在今陝西涇陽縣，必非漢晉京兆鄭縣，在今華縣之地，可破鄭玄以咸林當鄭縣之謬矣。然則史記鄭世家言宣王二十二年，桓公初封於鄭。此鄭卽當在今涇陽縣，而不在今華縣可知也。第班固漢書地理志求其地而不得，妄以京兆鄭縣當之，直無異經生之望文生訓，其後鄭玄酈道元輩，猶皆拘囿於其說，豈知國語世本史記皆不誤，亦無與穆傳紀年不合者哉！今余爲正定其說，可解千載之惑矣。然當本名曰鄭，而謂之南鄭者，蓋以在渭水之南，周初入之所名也。又謂之西